

# 抗戰叢刊

鄭光昭編

第四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光昭編

抗戰叢刊第四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

●H三二三八

又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抗

初版  
再版

(35636.3D)

戰叢刊第四輯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鄭光昭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 導言

我們，全中華的民族，數十年來，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達於頂點，去年，我們終於發動了「抗戰」。

說到這次「抗戰」，意義非常重大，并非祇是一種「圖存」的抗戰，而是一種革命的解放民族壓迫的抗戰。——因為只有我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纔能樹立了這個世界的和平，只有日本帝國的覆滅，纔可使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開始解放。

所以全國將士忠誠勇敢，全國民衆堅苦耐勞，不知在前線後方造成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這許多故事，都是用我們民族的血所寫成的，在本叢刊的前三輯中，我們已經看得很多；可是這些偉大的事蹟，委實有使我們感到彙集爲一專刊的必要，本輯，就由於這個需要而編成。

第一篇「南公益里一隊兵」至第三篇「空之祝福」，一是介紹幾樁無名英雄的故事；第四篇「一門忠勇的三兄妹」至第十篇「秦團長殉國記」都是殉國烈士的故事；第十一篇「不做俘

虜的戰士」至第二十二篇「歸隊」是描寫受傷官佐及健兒的；第二十三篇「李宗仁將軍會見記」至第四十三篇「滕縣縣長周同守土拒寇記」是記述一部分前線負責指揮作戰的將領的故事；最末三篇，卻介紹我們民間勇士及友邦的仗義者。

可是上面四十六篇短文，仍不足表現我們這許多民族英雄偉大的萬一，而且遺漏也不少。這次抗戰中極出力極忠勇的許多將領，本輯因搜集材料關係，而無專篇的介紹，祇好留待他日。但讀者當亦可由本叢刊的有關聯的各篇中去尋求出來。

至於我們民族英雄的領袖蔣委員長，忠誠謀國，最爲我們全民族的擁護，實無法在這些短篇中介紹，也要待將來另編專輯。不過我們必須記到，在我們今日有機會來將這些短篇記錄下來，固然是每一個創造這些故事的英雄們的光榮，而那領導我們抗戰的領袖的功蹟，也是永難磨滅，更值得我們來大書特書的。

最後，讓我們向全體的民族英雄致最大的敬禮吧！

# 目次

南公益里一隊兵·····	一
中華民族的英雄們·····	六
空之祝福·····	一〇
一門忠勇的三兄妹·····	一六
空軍烈士洪烈民君手書·····	二一
吳治良書弔瞿銀祥·····	二四
悼郝軍長錫九我兄·····	二八
悼郝錫九兄·····	三一
王銘章將軍殉國記·····	三四
秦團長殉國記·····	三七

不做俘虜的戰士.....三九

傷兵醫院羣像.....四四

血的故事.....五五

無畏的戰士之鬪志.....六二

林彪師長訪問記.....六八

敵人的本領.....七二

訪一位東北籍軍官.....七五

傷兵的話.....七八

殺敵者述.....八一

光榮的創傷.....八五

傷兵列車.....八九

歸隊.....九二

李宗仁將軍會見記·····	九五
白崇禧將軍印象記·····	一〇〇
李品仙將軍印象記·····	一〇五
第五路軍的榮譽·····	一〇九
孫將軍會見記·····	一一四
湯將軍訪問記·····	一一八
在抗戰前線的張自忠·····	一二三
抗日英雄趙尙志·····	一二九
白海風的蒙古保安隊·····	一三四
在晉北抗戰的一羣·····	一三八
今日的朱彭·····	一四三
張向華將軍會見記·····	一五二



訪羅將軍·····

一五七

宋希濂將軍·····

一六一

王敬久將軍會見記·····

一六五

晉南前線的各將領·····

一七〇

孫元良將軍會見記·····

一七五

韓團長訪問記·····

一七九

飛將軍樂以琴·····

一八二

池師長王團長及高營長·····

一八九

滕縣縣長周同守土拒寇記·····

一九七

戰時一童軍·····

二〇二

固安一農婦·····

二一七

友邦的轟炸家·····

二二〇

# 抗戰叢刊第四輯

## 南公益里一隊兵

包天笑

題解：

南公益里是上海開北的一里名，本文是記述開北我軍撤退時該里的一隊駐兵的忠勇於職守的經過。

的忠勇於職守的經過。

閃·出·一·隊·中·國·兵·。當敵機的燒夷彈丟下去的時候，不到五分鐘，南公益里的房屋，烈烈轟轟的都燒起來了。租界裏面一條蘇州河，好比着象棋的先生們，分開了的河界，象是不能渡河的。從蘇州河以南，看到了蘇州河以北的火燒，好像與他們無關，救火車也不能過去，這便喚做「隔岸觀火」了。

可是橫跨蘇州河的橋上，排列着不少的美國兵，以及中國義勇隊，外國義勇隊，荷槍實彈的防守着。沙袋疊得高高的，高過了人頭，從槍眼裏望進去，很似城隍廟裏的西洋鏡。一刻兒工夫，從北岸的火燒場傍邊，閃出一隊中國兵，整齊的列着隊伍。即使是頭頂上的飛機轟炸着，他們也一動不動的站立着。

烈燄的飛騰，漸漸燒到他們身邊來了。除非是過了橋，避到蘇州河以南的租界裏來，不然，在後面已燒斷了火路。

「阿呀！怎麼辦呢？」一位中國義勇隊的A君，他心中有些急了，中國人總是幫助着中國人，他想：「要是再燒過來，既無後路，不要使他們葬身火窟中嗎？除非讓他們過橋到租界中來，那就沒有事。」

允許過橋。不過要讓他們過橋，不是幾個中國義勇隊中人所能做主的，必先請命於美國駐防兵的首領。

於是中國義勇隊的A君，請命於美國駐防的首領B君，B君有難色：

「要是中國軍隊可以到租界裏來，我們無以阻止日本軍隊。」B君如此說。

但是火勢非常猛烈，一時又不及施救，漸漸燒到中國軍隊那邊來了。中國義勇隊的A君，又與美國駐防兵的首領B君商量，加以懇求的態度，以為非讓這班中國軍隊過橋來不可。

懇商的結果，美國兵的首領，允許中國軍隊過橋來避火。不過有一個條件，須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以後，方許過橋。

謝·謝·足·下·的·好·意·。中國義勇隊的A君，以為到底商量一個辦法出來了。瞧着橋墩下的中國軍隊，已有燃眉之急，又燒斷了他們的退路，除此更無別法。於是急急的奔向橋北屬於華界的中國軍駐地，召他們的隊長過來談話。談話的要點就是「已經和美國軍首領商量好，請他們解除了武裝，過橋來避火」的一席話。

「謝謝足下的好意！」隊長只是微笑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但是我們軍人，以服從命令為第一義。」隊長繼續着說：「我們是奉了命令，駐守在這個地方的，非有命令，我們是不能離開這地方的。」

「那末火不是燒過來了嗎？」中國義勇隊的A君說：「而且那邊已經被火燒斷了，倘使不過橋，簡直沒有出路。」

只知道服從軍令。」「不！」隊長說：「要是沒有命令下來，我們不能移動一步。我們軍人頭腦中，沒有什麼避火燒，沒有什麼避轟炸，只知道服從軍令。再說：您教我們過橋，過橋就是租界。當我們出發到此地時，上官就有命令，不許踏進租界。所以我們要遵守命令，不能有一腳踏進租界。我們不像東洋鬼子兵，靠租界爲護符。」

中國義勇隊的A君，暗暗地有些慚愧。那位隊長又說：

「剛纔足下說：美國兵的意思，要我們解除武裝，然後可以過橋。但武裝便是我們的生命。武裝是國家賦予我們軍人，教我們殺敵衛國的，我們不能輕言解除武裝。雖然火勢是猛烈，我們寧願燒死，不能解除武裝。請您回報美國軍的頭領，告訴他：中華民國的軍人，知道他們的天職，也不肯受侮辱。」

A君尚在猶豫中，隊長再告訴他道：

「我們這裏，尚有一條出路，但是未奉到命令，不能移動。」

還怕什麼。俄而聽得命令到了，他們便整隊移動，冒火出去。

中國義勇隊的 A 君，退到橋上，把隊長的話，傳述給美國駐防軍首領 B 君，B 君翹着他的大拇指，

指道：

「你們中國有這樣的軍隊，還怕什麼？還怕什麼？」（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救亡日報）



## 中華民族的英雄們

蘇聯 Pravda Rogov 作

題解：這裏是一篇蘇聯的戰地記者的通訊，對於我軍的官佐及士兵的英勇，推崇備至。

舉國聞名的人。

中國軍隊的英雄和勇敢真可以編成許多歌曲和童話。就在目前，已經有許多兵士和將官們不論在何處，都成了舉國聞名的人了。在戰鬥中堅強起來的中國軍隊，從人民的下層中發現了許多英雄。有時候，他們不爲人所注意，而他們的英勇卻已成爲羣衆的、日常的和普遍的。有時某一個兵士或將官的勇猛能感動一切對於英勇已經習慣了的人們，他們更變成決不後退，必然前進的人了。英勇在這次戰爭中被看作必然的原因，是因爲全民衆進行着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是因爲全民衆都在爲保護自己生存的神聖戰爭中興奮起來，而把最勇敢的、忠實於自己祖國的人們送到前線上去。中國軍隊的英勇，無疑地，定可以在那種中國能堅強地反抗有着

許多坦克車、飛機、大礮的日本軍隊達到數日之久的情況中得到說明的。中國的兵士手裏攢着炸彈，屢次向日本的坦克車襲擊。他們用刺刀能把機關鎗從陣地上挑開。

一營人得救了。有一夜，在兩下店車站附近，有一營四川軍隊被圍了。要想衝出去，只有把日軍的機關鎗消滅掉。自告奮勇的敢死隊員手持炸彈向機關鎗奔了去，於是連自己和日軍的全機關鎗隊都同歸於盡了。一營人得救了。在距離蒙陰不遠的臨沂城內，駐有一小隊華軍。日本軍隊對這個城市施以猛烈的攻擊，但是始終據守陣地，沒使日軍達到目的。而且迅速地在大道上埋了地雷，當日軍走近時，地雷就爆炸了，日本軍隊驚慌失措。於是用各種武器武裝着的中國兵士和居民都從城中向日軍飛奔了來，日軍全部被消滅。

一隊游擊隊向已被日人佔領的蒙陰城衝了進去。不管日軍有着怎樣的優勢，游擊隊在短期間內幾乎把所有的日軍都消滅了。二百名日軍只剩下了二十四名活的。

日軍被消滅了。在小蚌埠附近的戰鬪中，中國軍隊表現了奮不顧身的英勇和無我的犧牲。有三百日本軍隊在礮火掩護下乘汽艇渡過了淮河。在喬君領導下的一營中國軍隊不顧日本的

礮火多麼激烈，奔出去迎擊。在日軍的礮火下面全營都毀滅了。另一營在宋文平（譯音）指揮下的弟兄又繼續他們衝了上去。有幾次這一營的勇士已衝近了村莊，但是在礮火的壓迫下又退了回來。這營人雖受着重大的損失，但終於衝過了礮火線，發生了肉搏戰。日本的大礮沉默了。在一度激烈的刺刀突擊之後，日軍被消滅了，只剩下了四十個日兵退到河對岸去。

結果終歸失敗。次日，日軍決定要把這村莊奪回去。幾個日軍的礮兵中隊開始用礮彈向這村轟來；日軍的坦克車在河邊活動着，不使華方的援軍開近來；日本的飛機也不斷的向村莊轟炸。各方都被壓迫着的宋文平的一營人冒着猛烈的礮火執行着堅守該村的命令。在十個鐘點以內，一次一次的把日軍的突擊打退回去，使日軍受到了很大的損失。但是華軍的力量也同樣消耗了。援軍也沒法開到。這時，已經被許多鐘點的戰鬪弄得很疲乏了的中國戰士們跳出了戰壕，向前衝鋒。日本的礮火又行沉默，空中的轟炸也已停止，在村莊的邊境上展開了肉搏戰。當中國的一團人衝來援助時，日本軍隊已經把這一營人的殘餘壓迫了三次，而且預備要慶祝勝利了，但結果日軍的衝鋒終歸失敗了。

帶回了忠於祖國的證據。這一次戰爭中日本人的殘酷性特別能表現出的是在那種根本不把中國兵士俘虜捉去的這一點上。日軍把一切捉住的華人都付之鎗決，甚至受傷的也不免。在上一星期，曾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個中國兵士遇見了一羣掘機關鎗壕的日本兵。日軍當即解除了華兵的武裝，而且釋放了他。這不是常有的事。士兵回到了自己的隊中，誰也不相信有人會活着從日人手中逃回來的，所有一切人都疑惑他是作了日人的間諜。這時，這個兵士拿起了兩個手榴彈，又跑到日軍那裏去。過了不多時間，他帶着忠實於自己的祖國的證據回來了。在他的背脊上受了兩處機關鎗的彈傷，和兩頂由死了的日軍頭上摘下的鋼盔。（仁譯）（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譯報）

## 空之祝福

毅夫

題解：這裏介紹的幾位空軍勇士，他們的迎空殺敵，真的是又英勇又負責，雖是受傷，仍

不肯休息。

飛·航·員·不·慣·久·居·陸·地。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微有幾朵白色的浮雲遊戲在碧色的天空中，把遠遠山巔的廟宇搬在人們的眼前，這是自從抗戰以來僅有的好天氣。

「喂！粹剛！祝你們隊士今天好運！」我懷着一股愉快興奮的情緒，踏進休息室的門，向人堆中找到了劉隊長，突然地用這麼一句話代替了「早安。」許多活潑的眼睛，隨着這突然外來的聲調，集中在我的臉上，我覺得臉上熱烘烘的燒起一種難堪的窘態。「真的，你們看這天氣多好，今天痛快地幹一下吧！」我搭訕地不等他們回答而接下去一句。

「嘿！看馬戲要買票，一點也不能通融的。」隨着這股帶熱氣的聲調而發起了一場哈哈的笑聲。緊接着便是我兩隻耳朵被人用手蒙住了，一切歸於沉寂，可是我看見每人張大着嘴，紅漲着臉，有的竟捧着肚子同時眼角流着淚，這時我耳朵裏儘管雷鳴，然而那兩隻粗大強有力的手，總是緊扣着不放，我極力搖擺，也擺不脫，大家的嘴於是開得越大。

「小鋼礮你真混……」我以為是徐寶鈞，（他是一位有力而滑稽的傢伙，可是冷眼看去，在他那天然生成的卷髮下面所罩着一付白嫩的面孔，及溫文爾雅的氣派上，真是一位文質彬彬典型的公子哥兒。當他上了飛機及鬧起來的時候，比猴子還玩皮，比狗熊還野蠻。鄒廣續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們倆在隊上，每人都幹掉了幾架敵機。）結果我猜錯了，大家更笑不可仰，「放開吧，別鬧了！」我不得不作弱者的乞憐了。

手是鬆開了，但是在緊攏的人堆裏，失去了我要知道的目標人物。

「毅夫：您忙嗎？」我一回頭，原來是高大隊長也在這裏，顯然地，他剛剛收拾起笑出眼淚的面容，裝出鄭重的態度，向我打着招呼！



「啊，你爲什麼這早便來了，還穿着飛行衣？」因爲他現在患病初愈，尚不適於飛行，所以我奇怪的望着他詢問。

「鳥不能離開天空，飛航員不慣久居陸地上，何況作戰期間，我不能看着鬼子得意地欺侮我們。」他極度興奮而鄭重地述明了他是特地來參加戰鬥的。

「嗯！還是等着完全好了再幹不遲。」

「不，我不能再忍受了，我有我的信心，我底傷口會幫助我，你看罷！今天哈哈！」

回來啦。屋裏頓時肅靜了許多，僅僅極少數的仍然躺在屋角的籐椅上，其餘的都圍攏前來，聽着我們的對話。大家望着高大隊長激昂慷慨的神情，各人面上也都飛起了一種特別興奮的光輝。

××蹲在×××的脚下，我們一擡頭便看見它。秋日深綠色的服裝，近日又繡上些斑斑點點的紅黃的花朵，我們每當無事時，總是把視線優遊在××底週圍，敵機來的時候，總是跨過它們而向京郊進發，所以當我們看着它時，我們還有另外一顆心在想着另一樁氣憤的事情，但是今天又

有些不同的新情緒同樣地大家在望着××。

時間大概快到十點多了，我們每個人都緊張地向着××眺望，都希望它底頭上給我們發現完全滿意地一種光芒。

「回來啦！回來啦！」這誰都聽得出是總站長底聲音，一口山東腔，又響亮，又滑稽，他雖然日夜辛苦，可是總是那麼樣起勁。

我們空中英雄斃敵紀錄創始者的高大隊長同戰侶劉粹剛、黃泮揚二位英雄，笑容滿面地給我們帶來完全滿意的新消息：「敵人的兩架都完了。」粹剛說完了這話，拍拍我底肩膀，「怎樣高興吧？」

有什麼話說呢？勝利的欣喜充滿着每個人的心房。伙伴在午飯時可吃苦了，因為每個人底食慾都擴大了，但是伙伴底手脚，好像也比往日靈活了；平常呆板的面孔，今天卻現出一種孩子般地表情，老掉牙的嘴巴，張開便合不上，頭上赭色的皺紋好像也添了新紅的色彩。

精神的偉大。時鐘噹噹的告訴人們是下午兩點鐘了，太陽直射在天空，一陣陣青草及溼土

的氣味，薰人欲醉，機匠們都躺在這頗有春風意味的大地上，作短時間的休息。他們實在是太疲倦了，祇有興奮和忠誠服務的心在營養着他們。他們都是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沒有人慰勞他們，注意他們，可是他們從來未想到要人來慰勞，來注意，祇有同他們實地接觸的人們，才能感覺着他們精神的偉大。

機會來了。大家正在閒談的時候，忽然寧大隊長由樓上下來，滿臉的笑容，從容不迫的對大家說道：「敵機又來啦！我們馬上準備起機。」於是他便展開地圖，給全體飛行人指示攻擊的區域及方法，全體飛行人一面自理裝束，一面傾聽着命令，在緊張的情況下，每人都懷着一股——機會來了——的戰鬪慾望，一個個臉上都浮出一層紅紅的光彩。高大隊長及粹剛等更興奮得不知怎樣向隊員們講解與鼓勵才好。結果，大家都含笑會意地各自揚手向各自底機器走去。

這時機械士早得了開車的命令，每個發動機都似要吃人般地發出強暴的吼叫。等待着它底主人命令，好去吃那些不速之客。

燒穿了敵人幻夢。一隻，兩隻，三隻，……上升，上升，一直升到在地面上只能看見幾個黑點爲

止，大概牠們都圍着首都兜圈子，監視敵機的偷襲。

忽地，兩架飛機由蔚藍的天空裏，斜刺地竄下來，一前一後，都用着幾乎扯破翅膀的速度拚命飛行，一直降到五百尺的高度，前面的一架忽然來個倒轉，於是兩架飛機便在京城上空，給市民表演着最緊張，最兇險的一幕苦戰了。這時誰都分不出那一個是敵機，那一個是我們勇士。一霎時，敵轟炸機已到了場子上空，炸彈像雨點般的落在我底左邊；火藥味暫時包圍了我的四週，濃烟遮住了我底視線，破片的聲音並不比炸彈爆炸的聲音好聽，我急忙扒出彈坑的範圍，就在這一剎那間，我機已在那架破產後的垃圾的火焰上，開着小速度，在做着得意地飛翔了，那活潑的姿態，那勝利的飛翔，啊！就是那一瞬間，在那緊張的片刻，我機做一個美妙的動作，釘着了敵人的後腿，……鋼彈之流，驟然變成一道火光，燒穿了敵人殘暴的幻夢，射殺了他被軍閥利用而不自覺的那可憐的軀殼！（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辛報）

## 一門忠勇的三兄妹

陳志澄

題解：本文介紹的三兄妹的確都是忠勇的民族英雄，他們爲了抗敵，大家都有一種公共的愛國的至高的情緒。

傳來殉國的凶訊。 一日下午，在砲火連天，頑雲濁霧籠罩下的戰場裏，突然由賀副官和劉軍需先後電話傳來宋排長殉國的凶訊，使我呆住了，不期然而然地雙眼簌簌下淚。宋排長（名超字志超），四川酉陽一個中產家庭的兒子；現年僅二十二歲，父母俱逝，兄妹三人，他居長。中央軍校第十期卒業，後即派某部任排長，我從宋君遺下的包袱裏找出他兄妹三人的通訊，一門忠勇，極爲可佩，文字也慷慨動人，下面便是三兄妹的信。

弟弟的信：「超兄：昨天我準備要向你說多少話，現在卻一句也說不出來了，我不知是什麼

道理，心地只是一片悽迷。

你認爲天通庵就是你的墳墓，你要到天通庵去爲民族抗戰而死，我很贊成。因爲求民族的獨立解放，打倒危害我民族生存的帝國主義，是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時代使命。但願你便是真正的能夠死在爲民族獨立解放而抗戰的沙場裏！

姐姐以後的事，當然我是負責的，你放心！……

此間，德全、德後、傅後、文德諸兄，均已會集，你來的信，他們都看了，因事忙，不能給你信，但望你去天通庵後，隨時以信函的方式，報告你的戰跡和遭遇，這是他們囑我至誠向你要求，定盼做到的事。我已畢業了，以後當然沒有繼續升學的機會可能。但這都是萬惡的倭寇侵略所賜，真可恨！

以後來信，仍請寄川東師範學校，再會！

弟克勤手於川師，八月二十七日。」

妹妹的信：「我的哥不通音信，已經半載多了，唉！使我怎樣的掛念！怎樣的擔心呵！我常在二弟處詢問消息，他也不知你底去處，更使我極悲傷，哥哥！今天在無意中，接到二弟的來信，才得知哥的消息，我高興極了，並告訴『哥哥要到上海去抗日。』」



哥哥：聞此信，不由我悲喜交集，萬感叢生，悲的是我國此次抗戰是死裏求生，喜的是我勇敢愛國的哥哥，得參預抗戰，親殺倭奴！哥哥你是爲民族爭生存，爲同胞謀幸福，這是值得我高興，而又是我們應負的責任。

哥！我深恨我是一弱女子，不然，我也要與兄同道，消滅日寇，與他死戰，哥希望你努力殺賊，踏平三島，我們爲民族而努力，爲國家而流汗流血，是最光榮最高尚的事啊！

哥哥！你不要畏怯，也不要擔心你的弟妹，你的弟妹，在此祝你成功萬歲！勝利萬歲！哥哥！我最後還叫你一聲，『努力前進！前進！』

再請兄務須常來信。

你的妹妹蒲匆草，八一七。」

宋君的殘稿：「二弟：在前線得閱你和蒲妹的信，比殺了幾十個日本人還快活，尤其是見着你思想與文辭都很有進步，使我起了一種特別情緒來，哈哈！現在我父母的兒女，不會做瞎子和啞子了，他倆老人家在天之靈，一定得着無上的安慰。二弟，我們須繼續努力，繼續爲國家爲民族努力，這種安慰才得愈加永久，使他倆老人家的笑容，常常在我們的夢中，見着這一來，我們對父母可說

是盡了「孝」對國家可說是盡了「忠」。當此四維不張之世能把忠孝的精神發揚出來今後才有個好的榜樣，現代國家乃大同世界，才有鞏固的基礎。在大戰爆發那天，曾給你一封信，不識收到否？發信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就推進到×××。我方士氣旺盛，無論官兵，都熱血沸騰到極點，恨不得衝向敵人，殺個痛快！（按在搜集的文件中，只有這一頁，想係宋君的殘稿。）

殉國的經過及生平。現在再談宋排長壯烈殉國的情形吧：

向敵人殺去，一剎那間，殺死敵人七八十，那條街已變成血溝了，素來怕死的倭寇，翻轉屁股逃命，不料宋排長正喜形於色，再喊前進追擊的當兒，一個大礮彈打來，恰恰中他跟前，而我英勇有爲的宋排長壯烈地含笑殉國了。

筆者是和宋君同事朋友之一，也是欽佩他許多人中之一，現在含着無限傷心的酸淚，來寫這篇文章，但寫到此，不能不提及他生前一段值得記憶的事來：

他平日極愛好文藝，常說：「武人不懂文事，是武人之恥；」蔣委員長教訓大家「文武合一」，確是卓論。他的小品，及新舊詩詞，都寫得很好，每寫成一篇，總拿來給我瞧，猶記其感懷有句云：「男

兒自古沙場死，殺賊還應作鬼雄。」又云：「見危授命誠吾志，留取丹心萬古存。」（二十六年十月  
二十七日辛報）

# 空軍烈士洪冠民君手書

錢鴻儀

題解：

下文是一位成仁的烈士的幾封書信，由於這幾封書信內，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英

雄生前勇猛殺敵的經過。

敵人的技術并不高明。

「……昨日下午由××起飛，經過××，再經××，而到達××，預備

今天上午×時×到達上海做任務，詎料到×時×忽發現敵機二十餘架，路經該地而到××去轟炸，於是我們即跳上飛機，飛起來，去和眼看到的敵人見個高低。此時雖然他們在高度上已經佔了便宜，數量上也佔了優勢，他們有二十餘架，我們總起飛的僅六架；但是戰爭的結果，他們給我們打下了三架，我們一架也沒有給他們打下來，只受傷了一個……其次，昨天下午，他們有九架重轟炸機到杭州去轟炸，又被我們算橋的飛行員打下了四架。今天上午八時又來了十餘架輕轟炸機到

寬橋去，據現在所調查到了的，已經給我們打下來了八架，但是我們的飛行員一個也沒有損傷。又今天在寬橋捉到了一個活敵人，××也捉到了一個，都是飛機給我們打着了火，跳傘下來的。由這種種事實看起來，他們都怕死，而且技術也並不高明……」

打下日本飛機是極平常的。「……告訴你一件好消息，今天早上一起五點半鐘，日本飛機六架來轟炸××，其時××僅有一架舊式驅逐機（其餘都是偵察機，不能和他們角鬪的。）這一架驅逐機是同鄉楊慎賢君駕駛的，他看見了敵人的飛機來了六架，他即飛上去，不顧一切的和他們幹。結果，楊同鄉一點沒有受傷卻幹下他二架來。中國空軍和日本比較起來，不僅是奮勇勝過他們，而且技術等項也勝過他們，這是實在的話，我一點都沒有吹。我們現在認為打下日本飛機來，是極平常的一件事了……」

「……我們的任務，係攻擊敵人之陸軍陣地或工事或已經登陸的敵軍等，十六日在××之役乃是出於不得已的，眼看他們來了二十餘架飛機來飛機場轟炸我們未起飛的飛機，故我們不顧一切的即以少擊衆，但結果還是給我們打下來了三架。由此可見日本鬼子技術之低劣，無怪我

驅逐隊屢建功績了……」

又可以搗鬼了。「今天我很高興，因為我被派在赴上海的夜襲裏，我又可以和日本鬼子搗鬼啦！我想你一定很喜歡知道的……」

上面的幾段是洪冠民烈士給我的幾封信中的精彩的話。現在我把牠摘下來，貢獻給辛報讀者，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中國空軍的勇敢。但不幸的是，就在此次夜襲中，洪君給鬼子的高射砲打傷了機身，飛到××降落時，機身已着火，機人俱毀，而洪君壯烈地犧牲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辛報）

## 吳治良書弔瞿銀祥

毓錄

題解：

抗戰發生後，只要有血性的人，不問是士兵或者工人，殺敵心切，都是一樣的，本

文就介紹一個英勇殺敵的工人的故事。

譬如跟他們死了。

吳治良，曾參加一二八淞滬戰役，是一個忠勇的戰士！這次他在戰事未爆發前，從西安來滬，一方面是準備參加抗敵，另一方面是省親（因家族在滬）八月十三日，中日戰事開始了，吳戰士即將家眷託友遷回原籍杭州，他自己即加入××師××團×營×連到前線作戰；十九日他正在裏虹橋一帶殺敵，遇見一個在該處電力公司當銅匠的工友瞿銀祥，告訴他說：「曾被敵人迫去做裝設電網的工作，同去的工友都不願意去，敵人即用機關鎗射掃，眼見到許多同伴一個個地飲彈而亡。我（瞿銀祥自稱）幸而在危急中很機警的逃了出來。現在，我譬如已



在那裏跟他們一起死掉了。我非把東洋鬼殺個痛快還不願即死。特來向貴官長要求派我前去殺敵……」

前去衝鋒。以上的話是他向八十七師的某連長申述的。當時在深夜，不便有所舉動。但瞿銀祥在翌日又到該處，而八十七師部隊已調往另一線，另由××師××團×營×連接防在那裏，當瞿銀祥向該師連長報告了上述原因之後，連長就派吳治良及一位姓顧的，陪同瞿銀祥先去前敵偵察，旋即回來。瞿銀祥向該連長要求發二枚手榴彈，前去衝鋒，直至第一道防線殺了許多的敵人，他們還是勇猛的再衝。不幸這位忠勇的工友瞿銀祥，當他右手的手榴彈擲出的時候，正繼續將第二個手榴彈擲去的剎那間，敵人的鎗彈已射中了他，他就安慰地爲國犧牲了！下面是戰士吳治良的弔慰這位民族英雄的信：

進·至·二·道·陣·地· 「忠勇的民族英雄瞿銀祥：

他是上海虹鎮人，年僅二十八歲，在裏虹橋電力公司服務，上海事變發生後，敵人就用武力來壓迫該公司的工友，並威迫他們去匯山碼頭及公大紗廠等處裝設電網，當時有許多工友都不願

做這種喪心病狂的勾當，而想逃脫這豺狼之區，敵人卻用機關槍不斷地在後面掃射，死傷了許多的工友。但是這位英雄心不甘屈服的瞿君，竟僥倖的逃了出來，他想爲國復仇，奈無時機，一直等到十八日的晚上，他求見公平路我軍長官，說明甘作嚮導，他即連連的衝破敵軍，進至二道陣地，此皆英雄之力也。十九日晚上我們××師××團×營×連赴該處接防，不料這位勇敢的年青的工友又來要求我們的連長願作嚮導，到匯山碼頭去偵察敵軍的工事，因爲連部本地人很少，只有我同位姓顧的，想出許多方法，和瞿君衝過了敵人的二個警戒線。敵人見了我們，詰問了許多話（因爲我們三個人都穿的銅匠裝）又是本地的口音，面孔是十分沉着。後來我們好容易到了百老匯路，路近敵人巢穴的警戒網，敵人防備得非常嚴密，不能前進。當時我們想雖然經過了二道防線，但是未曾達到目的地，心甚不甘，因之我們商議着繼續前進，不防對面路口的機關槍開始射擊了，幸而三人安然的回來報告了殺敵情形。

爲死者復仇。在下午二點鐘，我們接到攻擊的命令，這位英勇的工友，他還要前敵去殺東洋

鬼；他說：『我今天還要殺死加倍的東洋鬼，爲死者復仇！』並且向我們連長要了二個手榴彈，在前

領路，一會兒衝鋒的號響了，殺聲大震，敵人的機關槍失了作用，擲槍節節敗退。當我們衝到第三道陣地的時候，不料這位英雄，擲出了右手的一個手榴彈，第二個還未擲出的時候，他的腦部着了敵人的鎗彈，立時倒地，口裏還不斷地喊着：『我要多殺幾個東洋鬼……』約十分鐘後，這位忠勇的工友氣絕了，雙瞳憤怒地視着，左手的一個手榴彈還緊緊的握着！這時候我也受傷了，其他的事情，不得而知了，近日在醫院裏看看報紙，都是些捉獲漢奸的事實，想起有這位民族英雄，忠勇的殺敵，我們能不悲壯的揮把同情的熱淚！他是名重千秋的救國者，他是忠勇殺敵的義士，我在這裏虔誠地向他英靈敬禮！——×××師×××團×營×連列兵吳治良」。（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報）

## 悼郝軍長錫九我兄

陳誠

題解：

郝軍長在晉北大白水村一役殉國，他的死實在是很光榮的，因為敵人經過這一

役之後，不能直下太原，祇好在忻口與我軍相持；以後在這一面的陣地，敵人始終

無法攻破；直到了娘子關陷落，敵由東進，太原纔失。下面二篇短文，就是為紀念郝

軍長而作的。

在晉北捷報頻傳中，聽到郝軍長錫九兄殉國的噩耗，直令人緬懷忠烈，莫名痛悼！

憶自蘆變發生以來，郝軍長錫九兄所部因駐紮貴州即屢請調其所部北上抗敵，並於八月間

請准個人先至華北調查情形。及其北上，屢以電示華北情況。一面悲華北士氣之消沈，一面更促其  
抱定為國犧牲之決心。蓋其意非如此決不能轉移一般偷生怕死，自私自利之惡風也。及山西告急，

該部奉命調援。果然錫九兄爲國犧牲了。而這次的悲壯的犧牲，不僅爲錫九兄個人的光榮，而且更足以表現我中華民族之正氣，使全世界都認識中國軍人奮不顧身，慷慨成仁的高尙道德。這種忠貞之氣，將永爲民族戰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又聞錫九兄這次奉命西征，臨行時對他的家屬立下了遺囑，「國家既付余以重任，決不惜一死以報國，誓當以沙場爲歸宿。」這是何等堅貞的決心！這種決心正是現代革命軍人的典範，象徵着中華民族復興的朝氣！於今他的遺囑，已經成了格言，求仁得仁，真可謂是毫無遺憾了！

在另一方面說，我們的血決沒有白流，大白水村之役給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使敵人不敢長驅直入，不得不破滅了急下太原的幻夢。錫九兄的壯烈的犧牲，更鼓勵了晉北的全線戰士，使人人抱定「我死則國生」的鬪志，在長城的後方，又築起了一條血肉的長城，來阻擋倭寇的南侵。這是錫九兄的勝利和成功！

不消說，現在不是悲哭的時候！錫九兄未竟的遺志正待我們來完成，錫九兄的未完事業，已經落在我們的肩上了。我們必須擎着神聖的民族戰爭的大纛，踏着錫九兄的血跡邁步前進，誓死奮

戰到底，爲國家民族雪數十年來之奇恥，爲錫九兄報不共戴天之血仇！

我們堅信：錫九兄的軀殼雖是死了，但他的精神將永遠與民族國家共垂不朽。貫徹他的精神於每個國民的心坎中，使他們個個成爲對倭寇戰爭的民族勇士，正是悼念錫九兄的最好方法。錫九兄死了，可是他的精神在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坎中復活着！

有一天委員長曾親自對我說：「錫九兄算替國家民族盡了責，他個人算成了功。」我以爲中國算有了軍人。委員長算有了部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於××軍次。（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救亡日報）

## 悼郝錫九兄

張發奎

題解：這裏又是追悼郝軍長的紀念文。

郝錫九兄死了，他是我的老朋友，然而我追悼他的意思，倒不是因為老朋友的關係，而是因為他是為國捐軀犧牲到底的勇將，在這進行全國戰爭的時候。

從前岳武穆說過：「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我以為今日的中國，亦正需要不愛錢的文官，不惜死的武官，郝錫九兄便是不惜死的武官最好的模型。

古代中國歷史上，不乏捐軀殉國的名將，南宋抗金抗元的戰爭，殉國者尤多，但是南宋的抗金抗元，祇是中國內部各個民族的自相水火，不是民族對外的全面抗戰。有中國歷史以來，民族對外的全面抗戰，要以今次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始。



在今次全面抗日戰爭之中，我們固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侵略，對我民族爲慘無人道的轟炸與屠殺，然而也很值得驕傲，在大時代的洪濤中，我們能在政府領導之下，和全國人民共同擔負抵抗暴力，復興民族的任務，得以鮮血頭顱捍衛祖國的疆土。郝錫九兄的鮮血，便是爲保衛祖國疆土而流的最忠誠的一滴。

這次戰爭，誠如蔣委員長說的「我們不是求戰，祇是應戰」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侵略，我們不抗戰，祇有全民族的死亡，然而抗戰到底，決心死裏以求生，我們豈但不會死亡，最後的勝利，到底還是我們的。所以這次戰爭，是我們生與死的決鬪，爲了要爭民族的生存，我們總不能重視個人的生存，否，我們應當犧牲個人的生存，以求民族的生存。像若干背叛祖國的漢奸爲了重視個人的生存，不惜報顏事仇，認賊作父，固是十惡不赦的罪魁，而偷生畏死，失地喪師，未見敵便先棄甲逃遁者，亦與漢奸無異。郝錫九兄以軍長而身先士卒，裹創而一戰再戰，開民國史軍長殉難的第一人，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寧止足以勵士氣，堅戰心，寒侵略者之膽，簡直足以振人心，延國家民族的生命於無窮。其死事的悲壯，固不僅是錫九兄一己的光榮，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偉大不屈精神的充分表現。

本來軍人的天職爲保衛國土，錫九兄的死難，似乎不算什麼稀奇。但在近年不抵抗聲中，錫九兄的死卻使得我們頑廉懦立。倘使人人如錫九兄懷必死之心以抗暴日，犧牲一切以報國家，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計日可待的。

我很欣幸，錫九兄是我的老朋友中殉國的先驅者。我對他之死，不暇哀悼，祇有敬仰，我沒有眼淚可揮，祇有一腔血願繼他之後，爲民族而流光。我願全中國的軍人，踏着錫九兄的血跡前進，與民族唯一的敵人，抗戰到底，完成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任務，還我河山，蕩彼妖氛——十月二十八日。

(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救亡日報)

## 王銘章將軍殉國記

題解：

王銘章將軍四川人，這次在滕縣殉國，不獨盡了他個人的職責，亦是四川軍人的

光榮；現在國民政府已經追贈王將軍爲上將了。

自津浦北段正面日軍，於十四日開始向我界河黃山後香城之線猛攻，我軍即以血肉長城，奮勇抵抗，日軍迄未得逞。至十五日，日方以步礮空聯合力量集中，攻我右翼香城一點，我以火力不及，卒被其突破，日軍即乘勢由香城向我滕縣臨城迂迴。當時我重兵均配備前線，滕縣臨城兵力空虛，致十七日晚相繼淪陷，某部多作壯烈犧牲，尤以滕縣一役戰事最烈，其詳情如次：日軍之迂迴部隊，係十六日晨八時逼近滕縣，先將我東關包圍，并以巨礮向東城射擊，我東關守軍，初守土城，即與圍攻之日軍浴血苦戰，肉搏達八小時，所部犧牲殆盡，方奉令退入城內。是時，我在界河部隊聞警，爲堅

固後方，急自前線撤回，增援滕縣。滕縣城內守軍，至是共有軍警約三千人，我王銘章師長，卽以此三千人爲基幹，決在滕縣與敵拚一死活。滕縣縣長周同，亦協同固守。日軍旣佔東關，乃於十六日夜向城內開礮，達兩萬發，城垂破，擊坍兩處。我以堆存之食鹽千包，將缺口搶堵，四門亦以沙包填塞。十七日晨，日軍大部已包圍四城，由飛機大礮掩護，開始搶登。我城垣守軍以手榴彈及機鎗制敵，擊斃無數。惟此時城內礮彈如雨，日機轟炸不絕，烟雲迷漫，火光燭天，我三千將士，生存寥寥。王銘章師長以局勢危急，當率參謀長趙渭濱，團長王麟，縣長周同等，登城督戰。我生存健兒，經此激勵，仍奮勇殺敵，有死無退。無如彼衆我寡，卒於十七日下午三時，被其由東南城兩缺口登城而竄至西城。我趙參謀長渭濱，王團長麟陣亡，王銘章師長亦腹部中彈，旋以大勢已去，危城難守，卽以手鎗自戕，臨死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抗戰到底，其視死如歸，殺身成仁之壯烈情緒，神鬼爲泣。周縣長同越城跳出，當卽跌死。我城內尙有重傷兵三百餘名，未及退出，不願受敵殘殺，互以手榴彈爆炸而死。其死事壯烈，誠驚天動地。日軍旣入城，我城內零星部隊，尙有五六百人，仍集合巷戰。晚七時，一部突出重圍，且戰且退，途中又傷亡逾半，至是滕縣乃全告淪陷。計自十六至十七日，我軍困守滕縣亘三十六小時之久。

我軍將士犧牲兩千餘，滕縣郊外，屍體滿野，血流成渠。滕縣經此浩劫，城內建築，悉化焦土，烟焰蔽空，入夜火光燭照百里。（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新聞報）

## 秦團長殉國記

題解：

滬戰以敵人進攻大場時最緊張，而秦團長就是在爭奪大場的前哨時殉國的。

淞滬抗戰以來，我將校與士兵爲國家爭光榮，前仆後繼，往往有一團一營之衆，當敵之主力重心，全體官兵與陣地共存亡者。姚營寶山之役以後，則以第××師×××團秦團葛家牌樓之役，犧牲最爲壯烈。先是，第××師奉令加入蘊藻浜左翼第一線陣地，旬餘血戰，屢予敵以重創，敵集中機礮火力，掩護精銳步兵二千餘人，猛烈攻擊葛家牌樓。經李兼師長×督令該團官兵，奮勇痛擊，當時全線緊張，自寅至午，浴血抗戰，秦團長已傷左手及右脅，有勸其移後就醫者，乃大呼曰：「此何時何地，尙存偷生之望耶，我寧可成礮灰，所守陣地，決不可失。」仍裹傷以右手執刀，左手執鎗，奮勇督戰，未幾，腹部又爲炸片所傷。至午後五時，團附張季麟歐鑫營長劉演競等，以次傷亡。全團僅存士兵

十二名，君顧左右曰：「今日正我們軍人爲民族流最後一滴血之時機，」語未畢而敵已大部衝來，君睜目奮起，左右兩手，刀鎗並舉，猶猛力殺敵二十餘人。忽一礮飛來，而此忠勇之團長，與僅剩之士兵十二名，同時成仁矣。迨援軍趕至反攻，恢復陣地，視前後左右六十公尺，皆燬成焦土，敵亦屍橫山積，地盡爲赤，戰況慘烈，說者謂勝過歐戰沙門之役，秦團長雖死，其精神固永遠不滅也。聞秦團長由××出發時，曾函陳李兼師長，函中有：「追隨驥尾，十有餘載，鴻恩難報，萬一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等語。君字炬冬，湖南瀏陽縣人，畢業於湖南軍官教導團及廬山軍官訓練團，歷充連長營長等職，二十四年游升團長。歿於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年三十五歲，家中遺有父母兄弟寡妻子女各一，老幼撫養，實爲國家及袍澤之責云。（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新聞報）



## 不做俘虜的戰士

冰瑩

題解：本文的故事發生於瀾戰時的某戰場，記者是隨軍服務的，因此寫來格外親切。

談起了那一段短短的生活。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弟兄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做防衛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創傷，津津有味地敘述着：

「他媽的日本鬼真厲害，他以為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就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並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一碗稀飯，但

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碗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弟兄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真的吃了。」

「你怎樣懂他的話呢？」

旁邊一位醫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咕咕呱呱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鬼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裏好了他的傷處，就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和他談天。

「衣服的顏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醫官穿的還要漂亮。」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開開關，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了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死他十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榴彈，一丟過去，常常一排一連的丟了槍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礮，機關槍來掩護。說到機關槍真嚇人，他們平均一排人有兩架，而且子彈很多，步槍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顏色。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槍聲就開大礮，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爆，很熱鬧的。」

「但是那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礮。」

你·怎·樣·被·俘·虜·去·的· 「呵，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是怎麼被俘虜過去的？」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是漢奸，他突然伸出手槍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背起槍來直衝上前去。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給你們穿，吃的又壞，你們爲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都有三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我裝做聽了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弟兄們都帶了過去。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槍來和弟兄們直衝上前去！」

默默地致哀。 「呵，那麼你這只手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人很多，我們的×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俘虜過又逃回來殺

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低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上陣線的將士默默地致哀。

一九三七，二五，下午五時於野戰病院。（二十六年十月二日救亡日報）

## 傷兵醫院羣像

蔡上女士

題解：

本文的記者服務於傷兵醫院，下面許多故事，都是介紹我們許多受傷的英雄，是

如何的至死不忘殺敵。

手·術·室·

……院裏人管手術室叫「開刀間」不問可知那一個可怕的場所。醫生的手上帶着皮手套，嘴上蒙着口罩，那白色外套上的紅十字似乎就是血染就了的；醫士們說話都那麼輕，不像門診間那樣嘈雜，祇要看着那些動手術後取下的子彈，破片，折臂，斷腿，你就會不寒而慄！

「看護小姐，取子彈痛嗎？」一個北方小伙子，一等兵，在擡向手術室去時問我。

「你別怕，一點不痛。醫生會給你上麻藥的。」天知道我在說謊，向病人說謊，這是醫生護士的

義務，其實我怎不記得剛才那個開刀取炸片的老鄉的呻吟，「他媽的日本鬼子」那個咬牙的呢

罵。這小伙子，前胸一個彈孔，子彈正在他的左肺裏，開刀也很危險，可是我不能告訴他。

D字，年紀很輕，廣東人，左臂穿過二彈，骨斷了，失血過多，使他的臉色青黃，眼張得頂大，失神地看着前面。進過手術室，從腰間架起一個鐵絲架子，把左臂曲擡着，活像一個D字，醫生不許他睡下，讓他活動活動，因為怕鹽水針沒有用。

「我這手臂會鋸去嗎？小姐！」每當看他坐着數分鐘外，我就去扶他起來，在院子裏走走，那時他準又問我這句話。

「醫生說可以復原的，你將來仍舊好打日本兵呢。」我為他的這種忠勇的興奮感動極了。

「謝謝你同醫生，我還能夠去殺小鬼，真高興。」

中飯，他多吃了半碗稀飯。

高連長，院裏有一間特別房間，是預備重傷的官長住的，現在有一位高連長在。

肩頭為礮彈鐵片深入，手部大腿部亦傷，雖然重傷，從不呻吟一聲，兩目炯炯地，不大開口，典型的北方中年人，手傷了，洗臉，漱口，吃飯都要我們代勞。



「看護小姐，請你叫一個工友來。」那是他要解大小便，我們知道他就是這樣一個不隨便說話的人。

他要看報，我們遵醫生命不給他看，他總是說：「求求你，小姐，你講一點戰情給我聽，我是有守土之責的軍人，我不能悶死在這病院裏！告訴我一點前方的消息吧，算起來這四天我們該把敵人趕出吳淞口了，我們要死在東京去。」

「高連長，你多多休息，不久就會好起來，那時候你又可以上前線去了。這幾天我們是節節勝利的，你放心。」這是醫生教我說的，我做了一次留聲機。

今天照過X光，到手術室取出彈片，下午他倒安靜地睡着了三小時，醒來，就問我：

「我幾時可以出院？」

右腿沒有了。「醫官，我底腿骨斷了嗎？」純粹的山西話，從那個大個兒的口裏發出來。

「等照過X光再告訴你。」祖醫師也裝不知道，其實連我這門外漢都看出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些，骨無疑是斷了，而且救治時候過遲，（受傷已三天）傷口都在出膿，恐怕得截去才有救。

照X光，決定了截到膝蓋骨下面。

「到手術室給你治，別害怕！」我要他別害怕，我底心卻爲他底不幸在亂跳着。

送進手術室後，上蒙藥，開刀，我沒有見過了三十分鐘，工友從手術室後門提出一隻血肉淋漓的人腿來，那紅的，白的，黃的，蟲出的骨，我不禁作了一次噁心。

醒來，他發覺自己截了腿，大哭大叫：

「醫官小姐，謝謝你底好心。可是，我底右腿沒有了，好起來也是個廢人，再不能去打日本人啦，你不用服侍我罷！」

（筆者寫完這段，此人已因血中毒而死。）

軍人魂。團附進院，有一個勤務兵陪着他，這是較高的軍官的特權。他是二十六歲，湖南人，傷在左臂，腰間，不算重，脾氣很急，說一句話就得給做，醫生遲了一點來，他也要說：「你爲什麼遲來？難道你不希望我們快一點好了去殺敵嗎？」

護士，不用說他簡直可以罵。

到院兩天，勤務兵病了，瀉肚子，大概是喝了生水，很疲乏黃瘦了，團附喊他，他慢慢走進來，手摸着肚子。

「什麼鬼樣子！還配當兵嗎？」團附發怒了。

「團附，我拉肚子不舒服。想想我做小生意，滿好過日子，當什麼兵像你團附，好好的父母雙全的一個讀書人，憑空進了軍隊，現在這樣受傷，等團附好了我們回鄉去吧。」

「你這漢奸不如的東西！」他坐了起來，在包裹亂找，我一眼看見他抽出一把佩劍。我趕緊對勤務兵揮手要他走。

團附在床上跳起，我伸手給他攔住了。我說：

「你應當好好地安睡，生了氣不容易收口的。」

「小姐，你不知道，這東西多喪氣！我要殺了他，殺敵是軍人的天職，受傷也是我們的本份，回鄉去等做亡國奴這佩劍，是校長臨別贈給我們的『軍人魂』，軍人怕死，我要殺了他給『軍人魂』

血祭！」

恰好醫生走來，硬把他又按下去睡了。

坐病。救護車上童軍扶下一個傷兵，讓他在椅上坐下。三十歲模樣，很壯實的河南人，頭部同四肢都沒傷，可是呼吸異常困難。

脫去上衣一看，胸都包滿了紗布，原來一粒子彈把肺部對穿了，肋骨沒斷，左肺傷，睡倒就不能呼吸，疲倦得要命，可是得坐着。

「這簡直生的坐病嗎！」朱護士長發明了病名。

吃下一碗稀飯，都吐了，下午又吐出好些血，醫生皺皺眉，我問他有沒危險，醫生回答得很好：

「沒有什麼，有二分之一痊愈的希望。」

今天能夠喝一點牛奶同稀飯，又多了一分活的希望，可是依然不能睡。

挨餓的人。頂上到下頷纏着紗布，頸上也都是紗布，紗布滲出一滴一滴的血水痕，面部半邊腫得把臉形也變了。子彈從左耳下進去，右下頷下面出來，食管穿着兩個洞，食物是要受阻礙的。

「我受傷了三天，趁夜晚向自己的陣地爬，到昨夜才遇到救護隊。」河北人，用疲倦極了的低

聲說。

「你在那兒受傷？」登記員問。

「××司令部，那天夜晚我們進攻，他媽的司令部，對我們一排排的機關槍小鋼礮儘放，沒法，連長叫：「滾進！向前衝！」我正在滾，子彈就鑽進了我底頸子。」他停了一會，「三天我沒有喝一口水，我餓得很！」

我先拿開水給他喝，他嚷痛得厲害，讓他睡下，我拿湯匙一匙一匙倒進他底嘴裏，他說少痛一點。於是小廚房送了雞蛋牛奶來，仍讓他睡着喝，他老說：「這樣湯湯水水的，傷口不死，也得餓死，警官，我要住這兒多久？」

寫信。直到今天，我才在傷兵中發現第一個江蘇籍貫的人。個兒不頂高，眉眼也還清秀，換上了醫院的白衣袴，簡直看不出是血戰歸來的勇士。右腕傷了，吊帶掛在頸上，左手，被子彈打去了一個小指，無名指上卻戴着個金戒指。

他說，他是去春投的軍，現在是個少尉排長，離家的時候，家裏就剩結婚未滿一年的妻同沒出

世的孩子。西安事變開拔陝西，總以為不會回來了，給他底妻去了一封絕命書。等回到南京，妻的來信說預料他一定勝利，希望他能回去看看未見面的兒子，然而告假沒准，即升做了排長。

「好容易我回到江南，滿希望有個機會回去看看家小，誰知又受了傷——看護小姐做做好事，我有十二塊錢存在賬房裏，叫茶房給我買點信封信紙郵票。再多謝你給我寫。」他說着擡起了右手，「可憐我底手不能動，你行行好！」

我答應了他，祇要醫院允許，我總給他寄出這封信。他告訴了我他家裏的地址，又趕緊說：

「我底妻叫葉愛蓉，你不要寫做我的名字，因為他不喜歡這樣的，地址上請你加兩字『洪宅』吧！」

畢竟是江蘇人，這麼體貼溫存的。

三角巾。「原來是老表！」一個湖南護士說。

右下臂傷，三角巾絡在頸上，軍服的右袖給絞了，右襟一大片血跡。到院來，衣服不好脫，爽性代他剪了。南昌人，他說：「日本鬼子比共產黨可惡得多！」他曾剿過匪來。

子彈在肉裏，右下臂紅腫異常，而且很燙手，照過X光，確定子彈位置，開刀。

小臂上取個子彈，手術室的醫生看來真是「小事一件」，戴上手套，輕捷地就動了手——也  
不知是麻藥上得太多，抑是沒上麻藥，受傷人竟是大聲地嚷起痛來：

「哇呀……啊哦……哎……喘喘……」隔壁聽着，不大像人的呼聲，是一種直着嗓子的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過  
了一會，切齒地帶出這句話，這是「冤有頭債有主」的切實地認清敵人，決不是普通遊行時的口  
號可比。

手術室裏那位白帽白袍白口罩白手套的孝子式的醫生不禁低低說：「這很對！」  
報·告·營·長· 又是一個連長，有勤務兵伴來。

彈從右後背穿肋骨進去，在左前胸出來，傷了肺，心也帶傷了。失血過多，進院來時像一個蠟人。  
給他打鹽水針，強心劑，才似乎好一點。

「這院裏還有我連弟兄嗎？」問勤務兵。



「本連有兩個弟兄，昨天來的；營長也來了這兒。」

「營長傷的怎樣？」

「腿上掛彩，很輕。」

有人想給連長輸血，可是本院沒有輸血器械，而且，心臟破了，輸血也白費。

醫生知道他不行了，問他有什甚話要留下。

「醫官！我知道我不會好了。我沒有什甚話留給家裏。孩子的將來反正有我底妻子管，祇給濟南我家裏去一個電算了。」喘息了一會。「可是我得託你老一件事，就是代我報告營長；我死的很慚愧，沒能帶我連百五十人打到東京去。希望營長早日傷愈出院，打倒敵人，收復失地！」

連長死去，紅十字總會買具百二十元的棺木殮了，勤務兵哭了一天，營長在病床說：「日本兵又斫了我一隻手。」

出院。今天六人可以出院。

打電話去××××後方辦事處接洽，一會兒派了一輛卡車來。

六個重獲健康的人，穿上新漿洗過的軍服，笑容滿面，雄赳赳地列隊走到院子裏聽候點名。後面走來二十多個不該出院的傷兵，圍着這六個，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一聲也聽不清：

「多高興……又上前線去哩！」

「喂，老鄉，少殺幾個日本鬼子，留一點給我們。」

「醫官又不給我走，真忙得慌！」

「你們真是運氣！」

醫生走來點名，分開了其他的傷兵，逐個喊去：

「×××！」

「有！」一個立正，舉起了右手，有力的應聲。傷兵中的「D字」在自己看臂架子。

車子走了，傷兵羣還在鐵門條上向外張。——八月三十一日寫。（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辛報）

## 血的故事

冰 瑩

題解：

下文的許多英勇的故事，都是發生於上海戰場上。

他的傷太重了。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鋪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躺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的太重了，誰都擔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卻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皺一皺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為有幾個傷輕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我的老鄉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答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敵人的損失太大了。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爲什麼要「唉」一聲時，躺在他

右邊的弟兄卻大罵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準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老。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做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嘴。

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鍬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不到一刻，突然大礮響起來了，嗚，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膽小的，嚇都要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礮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礮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卻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個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膽子更加大了，於是放肆用手榴彈向敵人陣地的壕溝裏丟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恨·死·了·我·們·的·菩·薩·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烟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匣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符咒，以為菩

薩會保佑地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戰，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醫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醫官走來望了一下，因為得不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礮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爲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稍爲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我們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黑臉將軍· 「媽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



大礮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礮打進土裏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爲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牠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再上火線殺敵。「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擔架兵進來擡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一九三七，十七夜。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大公報）

## 無畏的戰士之鬥志

題解：下面許多故事，每一段中都包含有滿儲爲國家服務的英雄。

不·可·向·我·們·人·民·行·乞。到了××，我們便停止和傷兵們談話。有一個兵士，兩臂受傷，並且流血流得很利害，正坐在那裏和他們的同伴們閑談，他們也是受了傷的。正在這當兒，有一個人，看來像是一個平常的兵士，左手綁着綳帶，走上前來，並且開始向我們行乞。這個光景激動了那些傷兵們，他們中間有一個說：「喂，你若是受了傷，可以跑到傷兵站，看你的傷去。我們不可以向我們的人民行乞！」但，同時，這行乞者馬上被一個××老居民認明原是一個乞丐了：這發見使那傷兵異常忿怒，他便想舉起他兩隻受傷的手臂去打那冒傷兵的乞丐。但是他沒有成功，因爲他在正想這樣做時，他就自己忍不住而跌倒了。

我們要付錢的。另外一個××的傷兵這樣訓誡一個賣飯的人：「我們并不需要你白給我們吃飯。我們要付你所虧損的，可是不要賺我們的錢。你應當公平些。我們正在爲你打仗，所以倘若我們得了最後勝利，你仍舊可以繼續賺錢，並且在和平中發財。你應當和我們合作！」

準備爲國捐軀。在××的村莊上，我們曾被介紹給幾位中國軍官，他們大部分是副官和隊長。我們互相談論戰爭的發展，兵士怎樣作戰，和怎樣以雙方的重大損失擊退日本人。有一個中國副官說：「你回去的時候，可以告訴他們，我們身爲軍人，準備爲國捐軀。我們的人民一向用捐錢給我們的辦法和我們合作。可是我們不要什麼錢。告訴他們，我們現在需要的，乃是更多的有經驗的醫生，和更多的救護員，來照料我們的傷兵。」那是很明顯的，目前的救護工作還不夠完善，許多傷兵醫院都需要更多的醫藥供給，和更多的自願效勞的救護人員。

我們爲了窮人打仗。當我們到××時，我們看見許多兵士聚集在幾個地方。他們有許多是在休息，有幾個還帶着輕傷，並且正在等待輪到換藥的次序。他們有的是××兵，有的是××兵，有的是××兵，有的是××兵，有的是××兵，有的時候有一輛大的私人汽車在旁邊開過。看到這車子上

面的穿得漂亮的佔有者，有一個傷兵說：「你看他們！他們逃跑了！」可是在他正要繼續他的話頭之前，另外一個兵說：「莫管這種不相干的事吧！我們正在爲我們的國家犧牲我們自己。我們打仗是爲了那些比我們現在更窮的人。」這一段話是壓制了那鳴不平的人。

真不是我們的對手。我們還會和許多××兵談過話。在一小羣在××的××人之中，有一個看上去不上二十五歲。他說：「現在我們是在和日本敵人打仗；我們覺得快樂多了！」

談起他們最近在前線的經驗，許多××兵告訴我們，他們時常準備遇到日本的步兵部隊，和他們作肉搏戰。「日本步兵真不是我們的對手！」他們說，「日本人很希望被我們俘獲，因爲他們知道我們的司令長官待他們很好。有許多次，我們極想和那些衝向前來的日本兵作肉搏戰，可是那些日本兵，在衝到我們的陣地以前，早已拋去他們的槍，投降我們了！」

「滿洲國」的軍隊是我們的同胞。當我們和中國兵士談到「滿洲國」的兵士正在替日本人打仗時，那些中國人表示深深的惋惜。「滿洲國」的軍隊乃是我們的同胞。」有一個說：「日本人時常把他們放在前進的日本坦克車面前，而在正式的日本軍隊則跟在坦克車後面。我們不許

楚他們那些是日本人，那些是中國人，因為「滿洲國」的軍隊也一樣穿着日本的制服，因此當他們前進時，我們就不得不用機關鎗掃擊他們。有幾個「滿洲國」的兵士設法跳進我們的戰壕，以保護他們自己。當我們和他們一說話，我們立刻發現他們是中國人。那些滿洲人還告訴我們，他們寧願自己死，不願目前還留在滿洲的他們的家族被日本屠殺。這乃是日本人的軍令。」

「有許多次，」另外一個說。「日本人的坦克車深深衝入我們的陣地，但是我們屢次屢次地失望了，因為日本步兵部隊并不到來會見我們。」

一些沒有怨色。在××和××，我們看見一些輕傷的兵士，有的是傷在臂上，有的是傷在腿上。這些傷兵每人領有小的紙條一張，上面告訴他們到那裏去受診。因為他們還能夠走路，所以他們必須尋着他們的路。

一些救護團體和紅十字會是在「盡其所能」地照料着所有的傷兵。但是卡車和救護車卻不夠搬運傷勢較重的兵士。同時，這也很明顯，就是還有許多傷兵，不能得到救護隊和紅十字會的充分的照料。

那些兵士，不論重傷輕傷，一律溫馴地把他們自己置於救護隊的料理之下，一些沒有怨色。

紅十字也要轟炸。在××遇到主持救護的郭陳兩醫生，告訴我們說，日本人轟炸所有移動

的卡車，不論是否紅十字卡車。「紅十字會旗目前已不再能在日本人的無差別的轟炸下得到保障，」他們說。「因此中國紅十字卡車寧可不懸任何紅十字旗，因為那只能引誘日本人來攻擊我們。」

「雖說如此，紅十字會和別的救護團體卻仍奮繼續盡其所能地完盡着他們的責任，並且每天在日本人的轟炸下抓着機會。」郭陳兩醫生說。接着又叮囑我們：

「當你們回到上海時，請叫他們送給我們更多的醫藥供給，和更多的救護人員，種類不拘。」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的。我們一羣人曾經到過上述的幾處地方，花去一個多禮拜功夫。我們看見了中國兵士的勇氣的豐富，和犧牲精神之強烈。

我們所遇見的跟我們談過話的兵士們，都表示了他們的強烈的信念，就是最後勝利是屬於他們的。這一個觀念，凡是看見過他們，和他們談過話的人，都不會不印在腦裏。他們要求後方的人



和他們合作，是爲了要使那最後勝利，更到來得快些。  
——士平譯自英文大美晚報（二十六年十  
一月六日辛報）

## 林彪師長訪問記

克寒

題解：

林彪師長是第八路軍中著名的健將，今年二三月間，敵人猛犯晉南時，林師長戰

傷，本文就是介紹林師長負傷前後的經過給我們。

每個·人·關·心·他·底·安·全· 「當抗大同學聽到教育長報告說他們底校長受傷時，很多都紛紛掉淚了！這是記者在路過延安時好幾遍聽說的。

西戰場作戰最英勇，指揮部隊最有辦法的×××師師長林彪是在三月三日受傷的。當時山西戰局雖在一種混戰狀態中，情況很不易為外界所明瞭，但是這個消息卻狂飈似地很快的傳遍了全中國的所有部隊，所有城鎮，每個人都注意這件事，關心他底安全。

便·這·樣·倒·下·來·了· 是二月二十八日，西戰場剛起變化時，林師長在××戰區總司令×××

氏直接指揮之下率部攻佔了汾西。這時××軍正與敵在大麥郊以南對戰，戰局的混亂，使他和友軍失掉了聯絡。其時，敵軍由孝義、介休分三路南下，一路沿同蒲線直奔霍縣，中路取汾西，一路攻隰縣。林師長在佔領汾西後，并未停止前進，隊伍繼續引動着向西北取石口。在石口以北截阻了敵汽車一百三十輛，這是他發覺已經有一部敵軍進到了隰縣。石口的取得，切斷了敵軍的後路交通線，使隰縣之敵陷於孤軍深入的絕援地位。糧糈沒有來源，械彈一天天在消耗，同時該敵側翼又是暴露的，林師長因之決定襲擊隰縣敵軍，準備將其包圍，予以全部消滅。二日上午，林師長便親率騎兵一部由石口出發先去偵探敵情，并與××軍高級將領取得聯絡，同時動作。就在三日下午三時抵達隰縣附近時，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胸部，血汨汨地從前後創口流出，足足流了三磅左右，林師長便這樣倒下來了。

大有立刻重上戰場之意。記者今天早晨在××縣××村的一個醫院裏訪到了林師長，他正在土坡上的一個院子裏躺着迎接朝陽，容采顯得有些清癯，但還是一副剛毅果敢的神氣，病傷的磨折，絲毫不能把他改變。

他見到記者有點兒興奮，他說他因為受傷前身體好，抵抗力強，受傷後又診調得週到，經過沒有變化，創口已經快結口，沒有什麼要緊；要不是擔架擡回來時，創口受到些磨擦，現在怕已經快好了。從他說話時眉毛微顫的神氣與語調聽來，大有立刻重上戰場之意。

他不待記者把慰問的話說完，又頻頻地問記者以武漢情形，新聞界情形，清鮮而愉快。記者提出此次西線戰局所以突然轉變趨於複雜的原因，與今後山西前途以叩，他有條理地回答說：

猛攻的原因。——敵軍這次在西戰場突然猛攻的原因有四：第一，是配合津浦線作戰。敵人打

通津浦線的戰略計劃，因為徐州的始終未能攻下，而遭到失敗，於是便在山西動作，以聲援津浦線；第二，是因為晉省內部的比較單薄，敵人便乘這個機會進攻，想完成全部佔領山西的目的——因為山西的富源不在晉北，而在晉南，同時企圖驅逐與消滅黃河北岸的部隊，以鞏固其華北的佔領地區；第三，是因為×司令長官發出了全線出擊，反攻太原、石家莊的命令，這個密令給漢奸託匪偷得了報告敵軍機密洩漏，敵軍便乘我兵力既已出動，陣地不守，而反攻部隊又未達到目的，地不上不下之際，以進攻來打擊我們的反攻，使我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第四，是企圖切斷隴海路，完成其攻

佔潼關，攻佔西安，切斷西北交通的步驟。

山西還是我們的。「目前沿鐵路以及路東西重要城市都已被佔領，其所化兵力約十萬上下，但是山西的地形是山地，地區相當寬，因為要鞏固他已佔領地區，鞏固其後方很長的聯絡線，敵軍現在已由進攻的主動地位轉為防禦的被動地位，要把這十萬上下的兵力調走絕不可能。兵力的被牽制，這是他最大困難。」

「今後的山西，主要的將靠游擊戰，配以部份的運動戰。祇要所有在山西部隊能把民衆關係弄得好，不再如某些部隊以前的「游而不擊」，山西還是我們的。」

談到這裏，醫生來爲他換藥，記者以林師長在臥傷中不便久談，便興興然地告辭了出來——

三，三十一於途次。（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新華日報）

## 敵人的本領

題解：這裏又是一篇滬戰初發時參加作戰的勇士訪問紀。

記者偶然有一個機會，在第十二傷兵醫院裏，見着我們掛彩下來的戰士楊紹麟。他是××師機關槍連的連長，在這次抗戰中，機關槍隊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這是大家知道的！

他的隊伍於二十號那天到上海，當時便在××駐紮下來了。前線的戰士們正打得很好，對開北虹口一帶的日軍，綽綽有餘。但是弟兄們卻等不及了，要求立刻上前線去殺敵。於是在二十四號的那一天，他們一連人便調到×××的防線來，接防××師陣線。×××在××路，××路之間，面對着日軍陸戰隊司令部，當晚便發生了極激烈的衝鋒戰。

楊君親自領着一排人，守着右翼，日軍起先藉着猛烈的礮火，向着我們的陣地猛轟，無奈楊君

過於勇敢，待敵人未衝到陣地前，即率領弟兄跳出戰壕，欲與之以肉搏。就在這時，忠勇的楊君不幸被流彈擊中腿部，而受傷了。

據楊君云……那時我們恨不得立刻衝到前線去，當我們從××開拔的時候，我們都感到非常的光榮，出發號吹起了，××的老百姓都在車站上，歡送我們，被壓迫着的腰桿子伸直了！

二十四號我們便開到了最前線，接防××師，當晚日本人便向我們進攻，先以最猛烈的礮火轟炸我們的陣地，繼以坦克車向我們衝鋒，接着便以大批的步兵來搶我們的陣地。那時我們伏在戰壕中的弟兄們都瘋狂了，立刻跳出了戰壕，以手榴彈與敵人的坦克車相拚，前仆後繼，兄弟們都高嚷着，「殺敵的機會到了！」

「敵人的礮火這時都失卻了效用，一與我們肉搏，敵人都棄槍而遁了，遺下來的便是敵人被燬壞了的坦克車。

「我們第一次見識了敵人的本領，原來他們都是膿包，」他笑了。

「我的腿部就在這時受傷的，當時一點也不覺得，直至日軍退去後，我的身邊的一個弟兄，發



覺我腿部流血，方知道我受了傷，二十六號的清晨，我方被擡到這醫院裏來！

記者請他替本報寫幾個字，他毫不遲疑地寫了「努力殺賊」這四個字，啊，這四個字，正是我們健兒片刻不忘的事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救亡日報）

## 訪一位東北籍軍官

題解：

下文是一位東北籍的勇士的剪影，他的臂上刺有「抗日到底，敵生我死」八字。

我的住宅沒收了。二十幾架敵機在我們陣地凌空轟炸的一天，有一位東北籍的×兵連長受傷了。我們一羣人到第十×傷兵醫院去的時候，他的創口已在經過很迅速的時間內，快將告痊了。

他從十七歲當兵，進講武堂，當排長，當副官，當營長，當團長，到此刻屈任連長止，整二十年過着軍隊的生活。他用很感嘆的口氣對我們說：

「鬼子兵是我惟一冤家，不但是國讎而且是我家讎，也是我的私讎：過去我在東北軍二十×旅當團長的時候，九一八事件爆發了，鬼子兵這麼一搗蛋，我們的隊伍開進關內縮編，我的團長也

就在這時候撤差；而我的家庭，一所新蓋的住宅，也給瀋陽的漢奸沒收了！

「我有一年老的伯母，她是撫養我長大的，現在聽說給鬼子兵殺死了，說她是女間諜！仍舊有殺敵的機會。」

「我前年進××師當×兵連長，銜頭比過去降三級，但是我只希望有一次給我殺死些鬼子兵，我就非常安慰了。現在我雖然帶花，但是鬼子兵至少給我們這一連摧毀他們幾倍於我們的兵力。醫生說：再隔一個星期我可以出院了，仍舊有機會殺敵。」

他說話的時候，除了以語氣表現他的感情，面部始終是保持常態，這顯得他在作戰的時候，一定也很鎮靜沈着的；而且他的談話並不涉及半句戰略，作戰情形，自己的陣地，這又他持重的特長處。

當我們將要離開他病榻的當兒，他指着左臂道：「你把我袖子捲起，看我刺的標語吧！」

無畏的鬪志。我們把他的袖口捲過臂彎；只見刺着「抗日到底，敵生我死！」八字。

「這是離開我故鄉時候刺的！」

這位勇士的無畏的鬪志，完全是鬼子兵激勵出來的。他說，他要報仇！

我們出院的時候，敵機又在利用他們的炸彈，替我們趕造「抗日勇士」了——淹。（二十六  
年十一月六日辛報）

## 傷兵的話

彭震隆

題解：

這裏是一篇關於上海戰爭剛發動時參戰勇士的自述，那種興奮壯烈的情緒，

活躍於紙上。

(一)出征前 野戰演習歸來休息的當兒，×長貝亞平興奮的說，「上海戰爭已經開始了，我軍於昨夜與日軍發生衝突了！」這時我們在座的，每個人的精神都緊張到百分×××的噦聲與×軍英勇抗戰的影片，一幕一幕的在腦海裏映放。黑漆板面孔的李老三低低的說，「他媽的我們幾時可以去！」我說，「那只好待候命令了！」

一天天過，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覺。第四連的楊長庚，他的性情是有名的急。在中午來訪問剛從××軍校歸隊的朋友，和大家有了一次談話，才知道我們的隊伍幾天內就要出發。我們都高興的

不得了，我們大家發起聚餐，拍照。短小精悍的夏安典，他很興奮的說「我們的照片必須互相保存，如戰爭結束後，不死的也好留作紀念。」

接着大家，就摩拳擦掌，高談闊論，恨不能立刻就到前方。有的甚至痛罵起來：「什麼大和魂！武士道！肉彈三勇士！我們不相信，我們要粉碎大和魂，武士道，發揚中國的新的軍人魂！什麼肉彈三勇士，什麼東西，中國有着無數的肉彈勇士，正在怒吼着要復仇！」

我們鬧了很久很久。

(二)出發。機會到了，一個深沈的夜裏，我們向上海出發了。很靜肅五分鐘的時間，到達了營集合場，向汽車站前進，每個戰士胸膛的熱血，幾乎突破他的血管，流露愛祖國熱情。

(三)匯山碼頭攻擊。二十日的黃昏，奉到攻擊匯山碼頭的命令。在夜神籠罩着東半球的瞬間，我們開始攻擊了。在礮兵掩護之下，我們一鼓突進到敵軍司令部一百五十公尺的×路，一個粗魯的上等兵，他高聲大喊着：「日本朋友！不要跑！繳槍吧！」

這時候，日兵燒房子阻止我軍前進，所以雖在黑夜裏，也看得瞄準快放。打了很久，正在興高彩

烈的準備第二段的攻擊，右腿突然向後一退，軟了，紅色的水向外流。連長來了：「×××，你到後方休息去！」英勇的連長，精神緊張到不可形容！鍾玉生也興奮的叫：「朋友，你休息去，我替你報仇！」好容易到了後方，等着了救護車。一個小孩童子軍笑嘻嘻的走來：「同志好嗎？」把我弄上了車，帶到上海。

(四)後方醫院。下車後，一位小姐態度很和平，她的一切舉動，說明她是一位從未做過看護工作的貴族女郎。她替我換藥，她的手術並不高明，但很熱心。

從此，前方的消息不容易知道。

二十六的下午，傷兵又到了，有我們的同事×××也在內。楊長庚、夏安典、雅南、張森喬等等……陣亡的消息，由他低微的聲浪傳進了我的耳膜。我感到極度的激刺，極度的興奮：他們的血是爲着民族流了，我呢？我卻躺在這病床上，我想立刻回到前線去，再去和敵人拚命。但看護士勸止了我。現在，我的病已經快好了，我希望能再到前敵去多殺幾個敵人，我要跟着死掉的朋友們的血

跡前進！(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救亡日報)



## 殺敵者述

勉之

題解：這裏一個受傷的連長對於慰問他的朋友的自述，他的勇敢，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每·晚·偷·渡·一·次· …… 「我們是在八一三開戰後一星期，才從××調來的。最初接防在瀏河方面，那邊的敵軍，每晚都要來一次偷渡。他們在偷渡之前，一定先由敵艦濫放大礮，轟擊我們陣地。可是敵方的技術非常惡劣，發礮毫無目的，不是落在前面，便是落在後面，很少能夠命中的。敵艦這樣濫轟了幾十分鐘，礮聲漸漸地疏了，這時便是敵軍偷渡的時候。

「敵軍偷渡的器具，是一塊很闊的厚木板，上面可以容納二三十個人，後面裝一具聲音很輕的發動機。他們便平臥在上面，結成數隊，偷偷地駛到岸邊，先用槍向我們射擊了一陣，看見這裏沒有動靜，便偷偷地跑上岸來。而我們祇作不知，等到他們多數上了岸，一齊架起幾架機關鎗，雨點般

地向他們掃過去，只消這樣一擊，他們便立刻慌亂了，被擊死的擊死，來不及逃上木板的，都跌在水裏淹死了。這樣前後數次，敵軍至少死去四五百人，而我們方面死傷的，卻不到二十名。

敵人全數躺下來。「羅店失守的次夜，我們奉命增援到那邊去反攻。那夜我統領着十多個兄弟，挾了一架輕機關槍，負責攻取一條小石橋旁的敵軍陣地。守在那裏的敵軍，大約有二十多個，有的藏在橋堍下邊，有的掩在石欄後面。我恐怕一時攻不下，便設法把我們十多個人，分作兩個小隊，一隊撲在低地上，用全力向他們攻擊，以分散他們的注意力；我們的一部卻向樹林的側面兜過去，從他們的後方抄出來。這時他們正和我們另一隊對峙着，竟一點都沒有覺察。於是我們便設法漸漸地迫近他們，等到進至相當的距離，一顆手榴彈很快地飛過去，一下子便轟死了一半，接着便是一陣機關槍聲，敵人全數都躺了下來，一個也沒有跑掉。

危急的一刹那。「十分鐘後，我們又進抵一所已經破壞的小屋，屋子裏藏着二架機關槍和十多箱手榴彈，卻並沒有一個敵兵守着。我們在屋子裏歇了一下，望去火光都遠在我們後，我們這才發現，自身因為過於猛進，已經陷入了敵軍的陣地。我們正想退回去，可是已經不及，那時約有近

百個敵軍，緊緊圍住小屋四周。於是我們立刻把二架機關槍架好，又用大量手榴彈，對準敵人，沒命地猛轟，這樣，敵兵休想跑得近，衝上來的，都不約而同地倒了下去。這樣相峙了一刻鐘，忽然在敵軍陣地方面起了一種軋軋的聲音，我們在黑暗中便隱約地看見，三百米外的遠處，有一輛大型的坦克車，像一只野獸般地，正向着我們陣地衝過來，接着我們前面的短牆，給幾個連續的迫擊砲彈轟倒了，有好幾個兄弟，也在血泊中躺倒了。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再給那輛東西衝過來，我們便沒了命。可是大家又想不出可以阻止牠的方法，正在這危急的一剎那，卻給一個弟兄在屋角裏發見一隻圓形的木桶，於是我們立刻在木桶裏倒了一箱手榴彈，由二個兄弟攜着在黑暗中匍匐出去，用盡全力，對準那巨大的野獸滾過去，豫備撞在牠的身上，一下子轟燬牠。可是那隻木桶滾出三十米以後便給石子擋住了沒有滾過去。那時我們的血液都凝結了，滿以為這一次是失敗的，不料那輛該死的坦克車，仍舊向前駛着，駛着，終於車身的前部壓住了木桶。於是我們立刻全身平伏在地上，頭部緊緊地埋在土堆裏。接着便是轟的一聲，鐵片在我們上面呼呼地掠過，我們的全身都濺滿了爛泥。等到我們再擡起頭來，那輛被燬的坦克車裏，正發着融融的火光。

「不久，我們的大軍衝到了。才解了圍。是役我們一起十多個弟兄，雖然死傷一大半，我也在這時掛了彩，可是最後的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辛報）

# 光榮的創傷

劉尊棋

題解：

本文是中央社戰地特派員的宣城通訊，牠介紹我們在那邊戰場上的兩個幹部

軍官及士兵的爲國受傷的經過。

實·在·對·不·起·父·老·們。聽到在洪林橋擊斃敵軍武藤大隊長的九連姚連長振海，負傷擡到第十三病室後，記者急忙從團部跑去探問。原來所謂「第十三病室」就是已經破壞了的公路旁邊一間頹敗的茅屋，門前擺着三個竹製的擔架，二十幾個男女老少的農民，正圍在門外。有的提着一筐本地土產的蜜棗，有的抱着一捆稻草，擠進屋裏去。「這就是姚連長打死鬼子營長的，」一個擔架傷兵的壯年農夫，興奮地指着地下告訴記者。四十歲上下的姚連長，倒在一大堆乾黃的稻草上，向方側着身了，從左肩流到背上浸溼稻草中的成塊血漬，顯得特別鮮紅。雖然面孔已因流血過

多而變成慘白，但是燕趙古稱豪傑的體軀，卻絕未減色，對於低身慰問的我們，姚連長睜睜眼睛微笑，表示感激。同時帶着慚愧的樣子說：「實在對不起父老們，沒有捉回敵人，反帶彩回來，勞動大家。」壯士的淚珠隨他兩眼的閉合涔涔灑了下來。

又·是·一·位·連·長· 實在的，我們最後的勝利，不就是要這樣爭取嗎。說着，外邊鬧鬧嘈嘈，又擡來七位掛彩的英雄，大家的臉轉到屋外來，醫務主任陳同志看了看屋裏的窄小，皺了皺眉頭，但是外面已有落雨的樣子，無論如何，是不能露天放着。於是祇有把姚連長同原來兩位傷兵擠在一起，再容下這一位進來。

首先搬進來的，又是一位連長陳基，這倒使我一驚，爲什麼兩天傷了兩位連長呵，他是腹部中了礮彈的碎片，但精神還好。經慰問過後，知道他是在溧陽西北二十公里的小黃金山負創的，其餘都是他的同連的弟兄。二十日上午，敵人從大王寺開來三百多，他們只一連人，守着黃金山，敵人最初來了一班人，被我擊退，不久就用山礮轟擊。我們有五班弟兄冒着敵人的礮火衝過去，同三十餘公尺外的敵步兵肉搏一陣，殺死他六十多。陳連長固守着一座機關槍陣地，指揮作戰，敵礮轟襲了

兩小時專以這座機槍陣地爲目標的，礮彈也有五十餘枚，最後中了它一彈，槍身粉碎，連長受傷，但是正因爲他們固守住這兩小時的結果，使我們一營援兵如時趕到，搶救住小黃金山，繼續殺退了敵人，而陳連長也得以救出火線。

這就算勝仗。兩位輕傷的士兵斜倚在草堆上，看護兵在替他們用白粗布做臨時紮，他們精神比較還好，因爲一位是臂部被刺刀戮穿，一位下腿遭了一粒槍子，都很能講話……「我們連長若不是弟兄硬擡他下來，他還不走哩。」一位河南口音的傷兵向記者報告洪林橋之役，說「二十一日清早我們兩連就埋伏在公路兩邊，想等鬼子通過洪林橋時，吃他一下子。恰好那天下午兩三點鐘，鬼子過來了，敵兵在馬上一百多過去了，我們沒理，跟着是三百多步兵，後頭還有二十幾輛汽車。我們連長一個命令，大家分頭跳出來，向鬼子丟了一百多手榴彈，登時炸死了十幾個，我們馬上又放槍射擊。鬼子不知咱有多少人，嚇得魂都掉了，東跑西奔，留下二十多死傷。連長看了有一個帶望遠鏡的，就叫我倆一齊上去捉活的，連長先把那狗兒身上的東西搜出來，我倆就拖住兩條狗腿，拖了三十多步了。猛然間迎頭跑來三十多鬼子，把我們連長左腿打穿。不管他娘的，咱們傷了



纔三個，鬼子死傷二三十，那大隊長也給拖死了，這就算勝仗。」

陳連長帶着那塊破彈片，被擡了三天，纔到這所謂病室，滿以為馬上就可施手術，取出那破片的，那曉得負責的陳主任，卻極焦慮，因為棉藥綑帶都已告缺，他只好等待送到再行治療……（二

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武漢日報）

# 傷兵列車

林娜

題解：

下文并没指明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由此可以知道這些無名英雄的情緒是多

少壯烈。

歡·迎·忠·勇·的·受·傷·將·士· 在隧道的那邊，我們已遠遠地看見了早上九點半列車的烟突，瘦長的車站開始忙碌起來，人們在匆促的奔走着，叫喊着，爭從月臺伸出頭去，朝地洞的那邊。

「來了，這是第×號的傷兵列車！」

吹鼓手，穿着嶄新的制服，用調整的步伐，導着一羣藍衣黑裙的女學生和市民代表前進，朝月臺的最前面。

列車通過地洞，放緩了速率，汽笛哀慘的鳴叫着，吹鼓手們鼓起菜黃色的嘴巴，突出兩隻眼睛，

演奏着。寫着「歡迎爲國犧牲的忠勇將士」的三角旗子，拳頭，悲憤的歡呼的聲浪，一致地在空中飛揚着。

「歡迎忠勇的受傷將士！」成千的口號聲。

「把我們底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音樂演奏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每個人們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光榮的受傷。列車停了，音樂聲，歡呼聲仍舊在繼續着，一陣悲憤，一陣壯烈的情緒，在車站上瀰漫着，佈滿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的胸坎。

傷兵們，從他們底牀位上，成羣的擠到窗子邊來，在他們底蒼黃的面上，在他們底血污的脣上，沒有痛苦，也沒有悲傷，有的只是興奮，有的只是感動。

「弟兄們，最親愛的弟兄們……」在甲的面上這樣寫着，他想說出來，但是他說不出，他流淚了，用血污的袖口拭着。

「我受傷了，但是弟兄們，稍爲好點，我還要上前線去！」在乙的面上也同樣的寫着。

「你們覺得我是痛苦嗎？爲民族，爲國家，這是光榮的！」丙也不落人後的寫着。

吹鼓手們在走着，用他們調整的，堅定的步伐，導着慰勞羣，從月臺頭走到月臺尾。他們丟給戰士無數的歡呼，也同樣接受無數的抗敵誓約和感動的微笑。而後，傷兵們走了，向他們揚着手。

「爲了國家，爲了民族，光榮的受傷和戰死！」

在他們底拐杖，在他們底血污的袖口，在他們踹過的地面的足印，這樣的寫着，炫耀着，在所有人們的面前。（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立報）

## 歸隊

林娜

題解：這裏介紹我們一個傷愈歸隊的兵士的剪影，真是又自信，又忠貞，又感人。

他們個個怕死的，身材最少要比平常人多出半個頭，粗悍，高大，一身已顯出過分短小的草綠色軍服，一只小包袱，和一頂已掉了漆色的鋼盔。

他看來是粗野，豪放的，但卻很溫和，有禮，對每個陌生人微笑着，用他銀樣的聲調，充滿了這月臺的走廊。

「東洋鼻子，除了飛機大礮，其他的比得上我們個鳥。」他高聲的說着，嘴角一團白沫，白沫星星時時隨着他底呼氣在空中飛着。「他們個個怕死的，因為他們根本就反對這種戰爭，你看那久留米師團，算是他們最利害的軍隊，不上半個月，也不得不給我們打得精光……」

聽的非常的留神，興奮，每一個音節，每一個字都留心着。咀嚼着，不讓它漏過。打不掉我們的勇氣。晚上的夜寒尚未退盡，天氣非常陰沈，鉛塊似的雲彩，在低空散佈着。人們時常爲了寒冷而打着呵欠，但面色並不現出倦怠。

「飛機，坦克車，大礮都打不過我們，」那士兵用不變的音節叫着，「他們就用毒氣……」  
「毒氣？」這兩個字，很疾速的馳過聽衆的腦子。他們對它感到了非常強烈的興趣，但是爲了過分恐怖，卻不禁悄然的打着冷噤。

「我就是被毒氣打傷中的一個，」他接着說。「他可以打傷我們的人，但卻打不掉我們底勇氣。你們看，病剛剛好，我們又要歸隊了。」說着他用手遠遠的指着。在那兒，一條凳上坐着六七個士兵，同樣的裝束，同樣有個興奮的面孔。他們真摯地對我們微笑着，點着頭，我們也報以熱烈的，感動的一笑。

我們又要和東洋鼻子相會。「火車等會就要把我們帶到××，明後天我們又要在戰場上和東洋鼻子相會了。」說着他笑了笑，揚着手，朝他弟兄們那兒走過去。

遠處有汽笛的鳴聲，月臺上起着小小的騷動，歸隊的士兵們，從他們底座位上站立着，慢慢的移動着步，嘴裏粗亢的唱着，從病院中學來的歌——

「你們正爲着我們老百姓，爲着千百萬婦女兒童，受了極名譽的傷……」  
羣衆們兀然的站立着，騷動止息了，大部份都低聲的附和着：

「躺在這病院的床上……」

粗壯的大合唱又起了。「各位先生，各位勇士！」那高大的士兵莊嚴的說道。

「日本強盜爲着要滅亡我們全中國……」

粗壯的大合唱又起了，在每個發紅的面上，靜靜的掛着兩泡溫熱的清淚，那高大的士兵感動着，哭了。他底聲音變成嗚咽的，他底拳頭在空中高舉着。（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立報）



# 李宗仁將軍會見記

冰 瑩

題解：

自從抗戰發動後，第五路軍的英勇盡責，已經博得全國民衆的贊嘆，下面四文，將

第五路軍的幾位司令及中級幹部的剪影介紹給我們，使我們讀後，對於第五路

軍何以能殺敵致果，更多一層認識。

德·威·感·人·

誰都明白魯南殲滅戰之勝利，不是偶然的，而是督率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李宗

仁將軍的德威感人之深，能使徐海民衆聞風景從，上下將士樂於用命；而計劃之周密，指揮之靈活，都構成了奏功的因素。不是嗎？張自忠將軍自平津失敗之後，國人都以另眼相待，幾乎不再相信他還能參加民族解放的鬪爭了，然而，他此次秉承最高軍事領袖之命令在李將軍指揮之下，居然衝鋒陷陣，殲滅巨寇，建立了驚天動地的奇功！戰區老百姓，在東戰場上我們所見到的只是一種倉皇

失措，忙於逃命的狀態，而在魯南的卻是一個個挺起胸膛，提起標槍，逕走疆場去殺敵。這不是李將軍德威感人，那裏能夠起頑立懦，豎立這樣可歌可泣的歷史奇蹟？其實這次在魯南建功的不止是張自忠將軍如此英勇，就是于學忠、湯恩伯、孫連仲、龐炳勛、曹福林諸部隊都是奮勇直前，不避犧牲，一改以往國人恐日的心理。固然這些部隊，各有他們過去的光榮歷史，可是能夠以如許複雜的大量的軍隊，完全作集體行動的，這確是在第五戰區特有的現象。

加緊組織民衆

李將軍是那末和藹謙恭，叫人一見不能不肅然起敬！他在淮南，在魯南明明

已經有了轟動全中國，全世界的功績，可是始終功成不居。對記者很謙遜地表示：「小有所成，全仗中央的德威。」尤其是當着我們問及各部隊的抗戰情形時，李將軍很公平地說：「我軍個個英勇，人人善戰，不但各部隊的官兵如此，即淮南、魯南各地的民衆，也都是如此的。」談到了民衆，李將軍特別地感到興奮，他說：「淮南、魯南各地民衆的力量完全和軍隊配合起來了，在戰場上搶救傷兵的是民衆，當間諜的是民衆，幫助軍隊輸送礮彈、糧食的也是民衆。這些民衆完全是赤誠地表現他們的愛國熱情，充分地擔負起救亡的責任來了。」所以他認爲目前的民族解放鬪爭工作，最要注

意民衆的組織與訓練。他說：「時候到了今日，政府不但不應該害怕民衆起來，而且需要用種種方法去扶助民衆起來。因爲已往大家太不注意到民衆的力量了。在在限制他們的活動，弄得民衆不夠起來的條件，現在我們要加緊幫助廣大的民衆起來，使他們有健全的組織，發揮偉大的力量！在第五戰區，我們已經通令各地總動員委員會趕緊着手組織民衆，希望後方各地工作同志也加緊地把民衆組織起來，參加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

婦女上火線 「司令長官對於婦女上火線的感受怎樣？」我這樣地對李將軍發問。

「啊！婦女上火線，好極了，好極了！」李將軍的臉上充滿了笑容，充滿了興奮，他特別提高嗓子說着：

「他們工作的效力是很大的，士兵們見了她們就更加提起勇氣來作戰，常常聽到許多弟兄們說：『女人都到火線上來了，我們還不努力殺敵嗎？』由鼓勵士氣這一點來說，女人上火線的力量也就不少了！」

剛聽到這裏，我快樂得臉上像火燒一般，我忍不住內心的壓抑，我想大笑幾聲，但李將軍還在

繼續着說：

「她們來到前線，可以安定民心，使婦女們不害怕，至於救護傷兵，宣傳羣衆，組織婦女，自然更收了很好的成效。」李將軍這個解答，簡直使我高興得跳起來了，起初我還以為婦女在火線上的貢獻，是不大能夠引起高級將領注意的，那裏料到李將軍便是一個最能瞭解婦女在火線上服務功效的人！於是乎我們又滔滔不絕地談了許多關於怎樣發動廣大婦女參加抗戰的問題。但因為急於要曉得第二期會戰勝利的把握，所以截斷了我們的談鋒，提出了我所要問的問題來。

勝利有絕對的把握。「司令長官對於第二期大會戰的展望，也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嗎？聽說敵人已抽調晉南及津浦南段的四個師團來增援，擬作最後的掙扎；我們這方面的新配備如何？究竟這次的勝利有沒有把握？」

「可以，可以！敵人這次在台兒莊慘敗，國際間的威信一落千丈，國內民氣也因而騷動嘩變。這樣的一個大打擊，實在不是他們始料所及的，因此焦急萬狀，企圖挽回頹局。於是向津浦北段增援，藉以解救嶧縣殘敵的危急，計有由滬陸續開往青島的加藤三郎一師團，由關外及平漢方面調來

約一師團半以上，由國內抽調開往青島登陸的一師團半，總數約在四師團以上。這都是我們早已預料他會惱羞成怒地用大力量來掙扎一下的，但這毫不足怕，我們前線官兵殺敵的興味正濃，魯南有又天險可恃；況且戰爭的勝利決定於戰略，我們已經有了精密的新佈置，只愁敵人的增兵不多，打得不痛快，取得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李將軍不慌不忙地說着，臉上堆滿着笑容，其實只要這副笑容，便足夠保證勝利的把握了！

最後我們爲的要知道一點，李將軍在這戎馬倥傯時間裏的個人生活，活與閒起居，他說：「在平常總是早上五點多鐘就起來了！在戰事緊張的時候，便不能一定；有時一連幾晚卻沒有睡覺，飲食也往往沒有定時，可是健康卻日益進步。」有了這一句「健康日益進步」的話，便可以使我們萬千的羣衆安心了！——一九三八，四，二十三號於徐州。（二十七年五月六日珠江日報）

## 白崇禧將軍印象記

冰瑩

可以出兵一百三十萬。這是多麼高興的事，在同一天裏，我所要會的第五戰區三位抗戰將領都達到目的了。白將軍的記憶力真好，當記者走進司令部的會議室脫帽致敬時，他突然微笑着問：

「你不是有病的嗎？怎麼也到前線來了？」

「是的，我常常害病，所以特地到前線來休養。」

在歡樂的笑聲中，我們都坐下了。

記者和白將軍第一次見面，是在南寧的樂羣社，記不清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的那一天，馬哲民、陳望道等四先生約我和他們去龍州、安南一帶遊覽，白將軍就借了他的小汽車給我們坐，還希望我們多搜集些文章材料歸來。時間已過了兩年多，而白對軍的丰采除了頭上的白髮多脫掉了一



些外精神比以前更康健更興奮了。

白對軍很忙，從早到晚沒有片刻的休息，記者是知道他的個性不喜歡接見新聞記者的，但爲了有許多問題需要請教，所以只好很抱歉地耽擱了他半點鐘的時光。

也許大家都沒有想到這位埋頭苦幹以主辦廣西民團，精於戰術，善於指揮，國人尊爲今「諸葛」，外人讚爲軍事家的白將軍是這樣和藹可親的。雖然表面上他是寡言笑，非常嚴肅，不像李德鄰將軍那麼像一個母親對孩子似的慈愛；但談起話來，他卻除了使你感到親切外，一點也不感到威嚴可怕。在那間貼滿了軍用地圖的房子裏，記者提出了下面兩個問題：

「這次貴省出發參加抗戰的隊伍實數有多少？」

「已經參加第三戰區和第五戰區的有四十多萬，如果再需要的話，立刻可以再調四十萬出來，萬一這八十幾萬都犧牲完了，還可以再調四十萬來，因爲廣西的人口共有一千三百多萬，以十分之一的人數來計算，是可以出來一百三十萬的。」

聽到這裏，記者的血液都沸騰了，以廣西一省出兵有四十萬之多，已經駭人聽聞了。何況還有



第二個第三個四十萬出來，記者除了深深地欽佩廣西的將領和民衆這種爲國家民族奮鬥犧牲的偉大精神外，還希望全國的隊伍和民衆都爲爭取祖國的生存而鬪爭！

爲國犧牲是應當的。「聽說在淞滬火線上，五路軍犧牲很大，但報紙雜誌上很少看到這方面的登載，這是什麼原因？」

記者又提出了這個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八一三』抗戰開始後，各部隊的傷亡都很大，本路軍自然也不能例外，其所以沒有宣佈死傷多少的原因，一來爲國犧牲是應當的，沒有宣傳的必要；再則本省現正在徵兵，如果將大量的傷亡消息登出，多少有點不利。」

剛談到這裏，有電話來了。

「對不起，請等一下。」

白將軍接電話去了，特輕輕地對我說：

「副總長很忙，我們改天再來吧。」

但我覺得機會難得，還想多領教一些我願知道的。所以他剛踏進門我又發問了。

「副總長這次指揮魯南作戰的經過，可以簡單地告訴我們一點嗎？」

「這在我與國內外新聞記者的談話上已經說過了，想必兩位都已看過。」

「副總長對於民衆運動，應當怎樣開展，可以指示一些寶貴的高見嗎？」

我又換了一個話題。

「過去的民運工作，可以說完全失敗了，其所以失敗的原故，因為負責民運工作的人，並不是在那裏喚起民衆，而是相反地做着壓抑民運的工作。」抗戰已進到第二期，而政治的力量還不能與軍事的力量配合起來，這的確是民運工作的一個大失敗。我們要救濟這個失敗「首先就要開放民衆運動，加緊民衆組織與訓練，使民衆在抗戰期間內充份地表現出他們的力量來幫助軍隊。」

廣·西·的·特·色· 「開會的時間到了。」

白將軍的話還沒說完，副司令長官走進來了，李司令長官和黎副參謀長，也從裏面房間走出

來，準備開會，我連忙拿起照相機要求他們九位將領，拍個照留作紀念。

「好的，好的，就到後面花園裏去照吧。」

李司令長官連忙把武裝帶掛上，白將軍笑着說：

「這樣嚴重，還要全副武裝嗎？」

他們愉快地笑着向花園的假山走去，合照相完了，還每人來一個單相。

「今天充分地表現出我們廣西的特色來了，四個人都是穿的布鞋，哈哈！」

李司令長官說着，大衆都低下頭來望一望那雙廣西的布鞋，在一陣快樂的大笑聲中，我們很高興的告別了這幾位辛勞地指揮抗戰的將領。——一九三八、四、二十四於徐州。（二十七年五月

七日珠江日報）

# 李品仙將軍印象記

大江

抗戰的心是一樣的。在我們從最前線遡回的第二天，我們冒着微雨，踏着泥漿，通過好幾道衛士的警戒，謁見了第×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將軍。

李副司令長官現在駐節於淮河西端的某一重鎮上。淮水從這兒緩緩地往東流去，流遍了皖北各縣，而將軍的命令也從這兒傳達出去，頒佈到淮河兩岸的健兒手中。

我記得將軍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的生活不算苦，以後是要一天比一天苦的，現在有着布衣穿，將來也許連布衣都穿不到，也許布衣上要加上補釘。但是，我們抗戰的心是一樣的，有布衣穿的時候要抗戰，布衣服加上補釘，我們仍舊要抗戰，說不定到那時候抗戰的心更加堅決一點。」

這幾句堅決自信的話，時常在我的耳邊縈迴着。因此當我要去謁見的時候，立刻又記起了，而

且又記起了那張沈毅果敢的臉，和淡淡兩撇鬚鬚。

南段的敵人進退維谷。當我們走進房間的時候，將軍正批閱着電報。見我們來了，遂招呼我們坐下。等我們說明來意，他含笑的詢問我們到前線的想法怎樣。

他的房間裏懸滿着地圖，櫃子上有些很單簡的文具和不少的文件紙張，幾張椅子隨便放着。寫字檯斜橫在窗子下面，角落裏有一張小几，上面放着一具電話機。

我們先從津浦北段戰事談起，因為這是與南段戰事有密切關聯的。將軍很輕鬆的回答說：

「這一回，打得很好。前次在臨沂方面，我們殲滅敵人兩聯隊，這次在台兒莊方面，又殲滅敵人幾萬餘人。」

他說着，走向掛着的大地圖面前，指點給我們看。我緊接着問：

「我們的損失也很大吧？」

「那當然，敵人憑着優良的武器，我們不能不有損失的。不過，就算我們犧牲兩個，他犧牲一個，那還是值得的。」

這時有一個參謀拿着一份地圖和一疊公文走進來將軍接過去看看了一下叫把地圖張掛起來，我看到那是××軍在淮河北岸的配置圖，於是我們接着問：

「北段戰事既然如此激烈，南段的情形何以如此沈寂呢？」

「戰爭有一個是主，一個是助的。北段現在是主，南段現在是助；敵人是希望合攻徐州的，但是南段的敵人，給我們包圍得動彈不得，進退維谷，所以我們可以從容去殲滅北段的敵人了。」

爲民族生存而戰。——津浦南段的情形是怎樣呢？」

「民衆是起來協助軍隊作戰了。在鳳陽、考城、定遠、懷遠這一帶，民衆是在敵人的後方，時刻襲擊敵人的。我們的正規軍隊是和敵人隔河對峙，民衆的游擊隊，則配合我們正規軍所編成的游擊隊，常常使敵人受到打擊。」

「副司令長官對於已經起來的民衆，覺得怎麼樣呢？」

「這種力量當然是偉大的。不過還要堅強嚴密的組織，進一步的意識和技術的訓練才行。好像這許多民衆起來殺敵大多是因爲身受到迫害，有一種爲個人復仇而起來的心理，今後我們要

把他改爲爲民族生存而戰的心理才對。」

全國民衆都起來是我們勝利的時候。我們本想繼續談下去，但是看到桌上那末多的文件，我們知道一個指揮幾萬人作戰的將軍，他的時間是多麼寶貴，於是我們稚氣的問。

「副司令長官以爲抗戰結果是怎樣呢？」

「抗戰的勝利是有把握的。不過我們須有衝破任何困難的勇氣與忍耐，並儘量運用我們特有的有利條件。」

「副司令長官以爲什麼時候才是我們勝利的時候呢？」

「全國民衆都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們勝利的時候！」他很堅決地說。「拿鳳陽、定遠、懷遠一帶民衆的情形來說，僅僅這幾縣的民衆，已經使敵人手足無措了；倘使山東、山西，甚至全國的人民都動起來的話，就是敵人再添二百萬也是無用，倘使敵人一朝失敗了，保管一個也跑不出中國國境，就算軍隊是捉不到他們，民衆大概也不會放他們走的。」

將軍笑了，我們也笑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珠江日報）



## 第五路軍的榮譽

……第五路軍第四十八軍第一七三師一零三三團團長李紹安，自去年奉命到上海參加對倭作戰，不幸腿部受傷，先後回到南昌、長沙療治，稍好後，同時並奉命在永州整理傷兵團。最近他（李團長）在永州對於傷兵團事務整理已經就緒了，特呈准請假兩星期回南寧軍醫院療治。記者獲悉，特走訪李團長於軍醫院，茲將李團長敘談的一席話，約略的轉告讀者：

戰·勝·敵·人·的·方·法。當我踏入李團長居住的病室，由看護的介紹，我對這位爲民族受傷的英雄——李團長鞠躬致敬，並說明來意之後，李團長便滔滔地將他作戰的情形，及一切問題，如數家務似的談了起來。他說：「以前，我們看了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的歷史，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先後打了中國和俄羅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委實了不得的，其實日本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一戳就穿了。關於這，等我把個事實來告訴你。我們是去年十月奉命到淞滬參加殺敵；起先，我們的

友軍中央×師在陳家行×××一來一往的撕殺，殺得××落花流水，血流成渠，已給它膽喪魂飛了。但是我們的友軍——中央×師，也因衝鋒肉搏多次不免有多少傷亡和疲困，隊伍也需得整理整理，本團於是奉命接防，好使我們友軍調回後方從事於整理。我們剛到陣地接防的時候，佈置當然難免遲滯，可是敵人很膽怯，並不敢冒險衝犯。敵人每次衝犯過來，我們跟他肉搏，十次有十一次把握着勝利的，因為他的步兵很脆弱，不堪一擊。每次他們要前進，最先是飛機飛到我們的陣地來轟炸，同時指示目標給他的大礮協同夾擊，等到飛機遠遁了，大礮停轟了，這才派他的步兵和坦克車來衝犯。他們步兵衝犯之時總是分批的，第一批是最少數衝過來探我們的虛實，第二批則較多，最後這一批更多。假如這時候，你能探視敵情清楚，它的第一批步兵衝過來，你要沈着些，馬上報告自己的步兵礮兵協齊動作——戰壕裏的，對着它第一批，機槍掃射它的第二批，大礮轟炸它的最後一批，使他們失卻聯絡，阻止他們的前進。到他敗了下來，這時候你就趁着這個機會衝殺過去，包你能將他像斬瓜切菜般的，殺個痛快。我在前線指揮作戰，都是用這個方法勝了。可是它有時候詭計很多，好像在上海作戰的時候，它們無論是怎樣地衝犯，都佔領不到我們的陣地時，它便用

別的法子消滅我們戰壕裏的戰士就是把少數的步兵衝犯過來引誘我們衝鋒出去等到目標暴露了他使用在高處預先架好的機槍掃射過來或者是用大礮轟擊然而這時候你卻不去理他他是無所施其伎倆的他們的飛機不足怕大礮也亂轟漫無目標的也是沒有效力步兵更不足道上海××作戰三個月我們沒有一點給他突破陣地固若金湯假使他沒有偷登金山衛使我們自動的撤退即使半年或一年都可能支持的。」

上海抗戰的檢討 停了一會他又繼續堅決的興奮的說着：「我們從上海××三個月有奇的經過檢討看我們的物質不如人裝備不如人而且以陸軍的一種兵種抵抗敵人海陸空三種兵種以一個打三個假如說是各個對搏的話可是他雖然有犀利的大礮機械的裝備飛機的協助因為出師無名士兵怯戰徒杖着物質是不中用的這是他的最短處我們呢短處當然是物質的不如人裝備的落後可是我們的將士都富於犧牲的精神都能夠把熱血作保衛民族國家的長城總括一句是精神戰勝物質所以能夠以一種兵種抵抗敵兵三個兵種使國際間的視聽轉移了對我驚嘆了假如我的物質如日敵一般就十個日敵也決不怕的。」

「因此，自上海作戰後，不獨是民衆益發堅了最後勝利的信念，一般將士更能看透了敵情。我測驗一般的同志，他們對於此項的抗戰，都認爲絕不能全仗兵力，而政治、經濟、資源和國際環境，使後方的力量能夠源源不斷地接濟到前方去，才有勝利的把握。現在我們的兵力和敵人比較，敵人雖然有了良好的物質，可是雙方傷亡差不多，經濟資源也都是我們較充足些，因爲日本國土狹小，平時一切工業所需的材料，都是仰給於我，銷場也說是依靠我國，現在我們和他打仗了，它的原料來源已斷，工業勢必停頓，銷場更不用說。我卻地大物博，出產豐富，威力無窮。只就國際環境言，日本帝國主義四面皆受敵人包圍，強隣窺伺，決不能出全力對付我國，而我們卻得到國際的同情與道義的援助，這些理由，上至將領下至兵士都能夠清楚的深刻的認識。」

李團長越談越興奮了，他肯定的說着，抗戰的前途是樂觀的，最後勝利我們已經把握着了。

二件榮譽的事件。接着他告訴我兩件極有趣而又極榮譽的事，他說：「我們在前線作戰，當

然免不了傷亡的一回事，最初我們前線的傷兵，由蘇常運回南昌療治，一時的傷兵太多了，醫院當然不夠供應，臨時醫院隨着產生，我們知道臨時醫院的一切設備，當然是不完備，這時候，有些受傷

的官兵就表示不滿，或許有些矜恃着自己的功勛，而橫行的。南昌維持地方治安的負責者，於是開會商討傷兵善後問題，想從物質方面慰勞慰勞，當時各軍師的傷兵部派代表參加。在主席宣佈開會理由後，各傷兵先後起立發言，許多人對於民衆用物質慰勞傷兵都說是應該的，並且有些對現狀不滿。可是我們五路軍的傷兵代表，卻主張把這慰勞傷兵的經濟，轉移去購買飛機大砲，並且以爲軍人到前線抗戰去，現在受傷回到後方治療，反正有藥敷有飯吃，有地方睡覺，何必斤斤要求於豐衣足食，消耗國力呢。大衆聽了都鼓掌讚許：「模範傷兵」的名便傳遍了，這是南昌的。在長沙方面，有些傷兵也影響社會秩序的，我們五路軍的傷兵同志，眼見不平，曾經替吃虧的民衆出口氣，故此又得到「打不平的傷兵」的榮譽。總之，我們第五路軍的將士，在前線已經奮勇抗戰，把熱血粉碎敵人侵略的陰謀，就是傷了下來，也都是安份守己的。故此無論任何戰線的第五路軍傷的，回到後方來，各地民衆沒有不表示敬佩親熱的。」

最後他對着記者表示，等到他的傷痕痊愈了時，決再到前線殺敵去，這更使人懷着無限的欽敬。（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珠江日報）

## 孫將軍會見記

題解：

孫連仲將軍，自抗戰後，在各戰線建立勳功不少，尤以這次台兒莊一役，居功最多；

最近國民政府曾頒給他和湯恩伯將軍青天白日勳章各一枚，更可證明他的功

績；下文就介紹孫將軍的一個剪影給我們。

敵·人·沿·鐵·路·向·東·北·潰·退· 台兒莊大捷後的次日，在大風沙的夕陽裏，記者趕到了我們指揮這次大捷的總司令部所在地×××，並且會見了指揮若定的孫連仲將軍。他說：

「台兒莊以東的敵人，六日夜開始向東北撤退，台兒莊東北角頑抗的敵軍，經我軍猛烈夜襲，七日拂曉北竄，會合莊北各村的殘敵，沿鐵路向東北潰逃，剛纔接到前方的報告，殘敵尚在泥溝頑強死拚，看情形自然是在掩護退卻。池師長現在已經跟踪追擊到嶺山泥溝，又和敵人接觸上了，現



在棗莊已有我重兵佔據嶧縣東山，也被我佔有由嶧縣通費縣的公路，聽說也被我們游擊隊破壞。敵人的接濟斷絕了，縱令他跑到嶧縣，仍然是甕中之鼈，不難被我包圍殲滅的。」

填完爲止。他摸一摸胸前的勳章，繼續說：「敵人最初的迷夢兇橫極了。他派磯谷、板垣兩個師團，以六個聯隊的兵力，想用疾風掃落葉的方法，下台兒莊直取徐州，從三月二十三日開始猛犯，結果失敗了。最初敵人的礮火猛烈極了，台兒莊這一個村鎮，一日要落六七千個礮彈，四日的下午，台兒莊已被敵人攻佔了三分之二，敵人用密集排礮，轟擊我所佔據的西南角，池師長打電話告急。我命令他……」

大家忽然談到俘虜問題。孫將軍說：「任何一方，要想獲得大批的俘虜，恐怕是很難能的事了，敵固頑橫，我軍的士氣，更值得我們欽佩，卽就這次台兒莊大戰說，我軍凡佔據一個庭院，或牆屋，雖打得只留一兵一卒，亦必任何人祇准死，不准退！我們應當用血肉來填敵人的礮火，先用士兵填！士兵填完了，用尉官填！尉官填完了，校官來填！校官填完了，將官填！將官填完了，我總司令來填，填完爲止！」



決不退後的。全室內充滿了嚴肅空氣，我們一齊向孫將軍致敬，對他的抗戰精神，表示萬分敬意，他說：「不敢當！這是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

「死守，除非被敵人打死了，決不退後的……」

他接着說：「有一次，敵人佔着台兒莊的一個碉樓，死命頑守，在某個深暮，忽然有五十七位敢死隊，自來請命，誓殲頑寇，在獲得長官的許可，便滿身帶了手榴彈，提着大刀，高唱前進歌，直奔碉樓，殺去，手榴彈齊發，敵人被炸死大半，這五十七位烈士，也都一個個地戰死在碉樓下，最後時，只剩了四位，並且都受了傷，他們本來可以歸隊的，但是，不！不！不！」

他說到這裏，語音低沈下去，現出萬分悲哀的樣子。

他們都用手榴彈自殺了。「不！不！」他突然提高了音調。「這最後的四位勇士，他們沒有一個人跑回來，他們都用手榴彈自殺了。」

孫將軍又告訴我們，敵人這次退得很倉卒，拋棄的東西很多，我們除獲得大批彈藥外，還得了他十二輛坦克車，六七輛裝甲車，戰利品今晚就可以運往後方的。不過，敵人的慘暴行爲，也可以從

他們遺留的物品中證明的，在台兒莊尙遺有催淚毒瓦斯，和最毒的窒塞性毒瓦斯兩大筒，這是敵人運來尙未施放，便被我們擊退，不暇運走的。

天黑了，風息了，天上浮着怒雲，舉首北望，但見台兒莊附近，依然火光冲天。

「這是敵人放火燒的村莊，自上月二十三日，到現在仍然沒有熄滅呀！」在途中，一個護兵這樣告訴我。——九日。（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申報）

## 湯將軍訪問記

陸 詒

題解： 本文原名「嶧縣東北的前線」，現僅摘錄其中有關於介紹湯恩伯將軍的一段。

并改題如上。湯將軍的抗戰榮譽史蹟固難敘述，但讀本文後，亦可多一認識。

守南口的名將湯恩伯將軍。十五日早晨，繼續行進，前線砲聲響得甚熱鬧，我們頭上還有一架孤單的敵機，在高空嗡嗡悲鳴。十一點鐘，到達第×軍團湯恩伯將軍的×××部，這兒距嶧縣城不到××里，不要說大砲的怒吼，喧鬧不休，而且每當戰鬥酣熱時，機關槍響，亦能聲聲入耳。守南口的名將湯將軍，仍然保持着勇邁的作風，帶了兩三個衛兵，到火線督戰去了。司令部中，僅王××軍長及少數的幕僚。王軍長以興奮的語調，敘述戰況，最後微笑而作了如下的結論：「這次作戰，敵人常常藉碉堡與石砌的牆壁以頑抵。到今天為止，敵人仍異常頑強，可是細細分析這種『頑強』」

時也不輕敵，更英勇更堅決的戰鬪下去，敵人必然要潰敗在我們眼前！

午刻，湯將軍拖了一根手杖，腰際佩着左輪手槍，布鞋以及灰舊軍服上，滿滿地堆了灰土，淌着汗珠，臉上勞瘁的神色，較前年在綏東見面時，似乎判若兩人。但他談起話來，依然是那麼豪邁，不比在綏東作戰更興奮愉快了！因爲今日困在重圍中的磯谷、坂垣殘敵，在他堅決果敢的指陣下，不久即將爲我軍殲掉。坂垣所部，去年擔任南口的攻擊，這次××軍將士，大可殺一個痛快，以報南口之血仇了！

願全國同胞精誠團結。記者向湯將軍致敬後，詢以此次魯南戰爭中獲得勝利的經驗與教訓。據談，對敵作戰，因敵人裝備較我佔優勢，故不宜迎頭頂，更不宜集中兵力來死守一地。應該處處爭取主動的地位，時時取攻勢，以強大的兵力，來重重的打擊敵軍側背。攻擊時，要迅捷，機動，和堅決，絕不能有絲毫遲疑，最好在敵軍運動中，給予以奮迅的有力的殺傷！攻擊村莊時，最好多用火攻，夜襲較白晝攻擊更能奏效。必要的戰略據點要守，但也不是呆板的死守，而是以左右兩翼的出擊與

反衝鋒，以攻勢來確保防禦之勝利。在這次戰役中，敵人的弱點已逐漸畢現。第一，是攻擊精神較前更差了，因為他們要防守，處處居被動的地位。第二，重武器的數量也減少了，降低了已往優越的火，沒有了後方，補給時常發生問題。譬如，敵在魯南戰場上，坦克車有七八十輛，但後方交通時被我破壞襲擊，因缺乏汽油，而戰場上也少出現了。最近向城的殘敵，不但彈藥缺少，而且糧食也成了問題，每天在殺牛吃過日子。

關於俘虜問題，他是煞費了苦心，總算在這次戰陣中，活捉了幾十個。「攻心爲上」，他認爲優待俘虜，是異常必要的。一方面要更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一方面還要擴大優遇俘虜之國際宣傳，給俘虜的家屬去信，使日本國內民衆，理解我們今日的抗戰，祇是抵抗狂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是與日本民衆爲仇。

他希望後方的同胞，多做慰勞傷兵，優待陣亡軍人的眷屬的工作。民衆普遍的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更加強軍民合作的聯繫，抗戰的觸鬚，到處伸進了日寇的肺腑，全國同胞精誠團胞的在政府抗戰建國的國策下，邁步前進，前線上的軍人，每一個都下了犧牲的決心，準備跟任何頑強的敵人

決不顧一切地堅定的戰鬪下去這是湯將軍代表全軍將士對後方同胞們的懇切其望願大家  
記取！

最後說到我軍的士氣，他認爲在初期抗戰中，在稍遇挫折後，往往有垂頭喪氣，悲觀頹廢者。今天，大家都已抱了鐵一樣的決心，即不論成功與失敗，不論到任何困難的境地，我們總是幹到底！第二期抗戰中，我軍的攻擊精神，已有了飛躍的進步，即使是初上戰陣的新兵，也都個個有進無退，這是值得樂觀的氣象。我們的軍令是：（一）沒有命令不能退，（二）任何時間不能潰亂！

報曉了中華民族的黎明。湯氏談話之後，王××軍長踏着欣快的步伐，奉命去指揮××師及××師攻擊嶧縣正面的天柱山與獐山了！記者由軍官的率領，到我軍礮兵陣地去觀戰。

從一座山嶺斜坡的觀測所中，以望遠鏡可以清晰的瞭望到嶧縣孤城以及稅郭一帶的敵軍陣地。這時，正在礮戰酣熱中，我第一線的士兵在壕中沉着應戰，敵軍的礮彈掠空而過，發出獰然的嗤嗤聲，咱們的弟兄們好像滿不在乎。頑皮愉快的互拍肩膀，視敵軍的礮擊，爲點綴戰場的美妙音樂。咱們的礮雖然發得不像敵人那麼慷慨，亂轟一陣，可是射擊得異常準確，每一礮打過去總給敵

人以嚴重打擊。敵人的驢馬兵士，到處慌忙亂竄，情況是萬分狼狽。敵人又不是鐵打的，所以湯將軍主張集中好幾個礮兵團機動的施用於戰場，專門集中火力以打擊敵人，準會震撼他們的軍心，發揮極大的戰果。

火線上聲聲礮擊，每一響都是報曉了中華民族的黎明！我們今天正在輝煌的勝利前程，大踏步勇往直前！——四月十六日詒寫於嶧縣東北之前線。（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



# 在抗戰前線的張自忠

文中

題解：

蘆溝橋事件剛發生時，有許多人誤會張自忠將軍的不忠於國家，但是後來整個

戰局展開後的事實，張將軍的勇於殺敵，證明了他的忠貞，本文有較詳盡的介紹。

正·面·擊·退·敵·人。敵人爲了貫通津浦，曾經調集大軍，挾了優良的武器，在淮河北岸和第五路軍及于學忠部隊血戰了四晝夜，造成神聖抗戰中第四次大會戰的偉績。雖然在這次會戰中，敵人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付了最大的代價，終究因爲我們犧牲過鉅，不得已退至相當地點調整。在徐州岌岌危殆的時候，幸虧我們大迂迴戰略成功，××軍在淮南攻敵側背，新成立的×××軍，也在正面上把敵人擊退了，而保淮河北岸的陣線，纔奠定徐州穩定的基礎。

×××軍和×××軍在保衛大徐州上曾經出了一個很大的力量，而新成立的×××軍在保

衛大徐州的血戰中，可以說也盡了十分的力量。

×××軍軍長便是以前被一般國民誤認爲漢奸的張自忠，張自忠果真是漢奸嗎？我以赤誠的良心來保證說一句漢奸祇會躲在侵略我們的暴敵的懷抱裏獻媚，決不會走上反侵略神聖抗戰的火線上，而願意以一死報國家的。

但·求·事·實·的·證·明。二月二十六日的下午，在柔和的春風中，我懷着一片熱情和叢雜的感想，走進了花園飯店，在一間精緻的房間裏會到我所欲見的人——張自忠——他那堅決的表情，憂愁悲壯，沉痛的談話，使我得到一個非常深刻的影響。

「我是漢奸嗎？」他開始就輕輕的吐出這樣一句話來。頓時他的臉上透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千萬人都這樣詛咒我，我難道果真做了漢奸嗎？這，我自己之外，還有四個人明白過去。我不願深辯，但求事實的證明，蓋世事相對的多，君子與小人并立，祇求無愧我心，豈能盡如人意。在國家的立場上，我願忍受一切，以期待未來事實的證明。」

「一般人傳說，我得了日本多少錢，就把我的靈魂出賣了，也有人說，日本人送了我四個美女，

我就變節了，難道我果真是這樣一個人嗎，果真見利忘義，見色忘國的一個人嗎？這未免說得太豈有此理了！」

「說四個人明白你的一切，那四個人呢？」

社會之公斷。「我將告訴我的過去一切，以求社會之公斷。」他瞪了我一眼之後，便又低下頭去，手裏弄着一根已經吸到半截的紙烟。「在七七事件發生後，當初定的計劃，是以十團的兵力來保守北平城，而由我負責指揮之責。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城內祇有四團人，還有六團人被阻在城外，這時候敵人已經開始圍城了。在這一緊急情形之下，我們一般高級將領，都還在城內。於是不得不急於打開一個局面，以求繼續抗戰。」

那時候，我們四個人，宋委員長，秦市長，馮師長和我，便討論着如何應付這樣的危機。當時宋委員長說：「自忠，你負責守城。」我會經力辭，說明我恐不能勝任，那時大概是下午四點鐘吧。宋委員長祇在那房間裏來回踱着，尋思解決這一個當前的危機。這樣保持了一個半點鐘的靜寂，終於他立定了身子，大聲地說：「我命令你守城，你得爲國家出力，雖然犧牲你，你也得去幹。」他說完了話，

便立刻預備走。

「我知道委員長既已決定，同時我們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因此我就答應了，而要求給我一個限度。『給你十天吧！』委員長臨去的時候這樣說，爲了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的出城，便又去了兩團人。這時候在北平城裏還有二團人，以這樣單薄的兵力，想要守上這樣大的一個城，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經過一個短時間交戰，我再不忍這兩團人完全犧牲，於是決定我們退出北平城，預備再接再厲地和暴日拚命。就在那天晚上，我率二團人衝鋒出去，結果二團人到達南口的，祇有二千多人。而我呢，在亂軍中和隊伍失掉聯絡，不能出城了。在暴敵進了北平城之後，我就住在一個×國的朋友福開森家裏，雖然日本人幾次到我家裏找我，我始終沒有會晤他們。

蔣委員長安慰我。

「我這一次守城，我自有的兩種結果，一是戰死，一是被俘。現在居然沒有死

沒有被俘，那麼，我必須要脫離險境，再來報失城之仇。於是在北平城內隱居了二十八天之後，便找了一個好機會，化裝了一個商人，騎了自行車，到了天津，在天津沒耽擱，就奔烟臺，轉車到了濟南，會晤了韓復榘，並電向中央報告。後來接蔣委員長的電示，要我晉京謁見報告一切。

「當時我就向蔣委員長報告說」這時候他挺起胸膛，牙聲響也逐漸提高，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我：「我要是漢奸，我決不敢見委員長，也沒有臉見委員長，人家說我如何如何，請委員長調查，如果我在北平曾經見過一個日本人，那就是漢奸，就請將我殺了。如果我在天津，會晤過高凌蔚等一般漢奸，或者會及和漢奸接近過的人，那我便是日本所傳的進行五省自治的人，也就是漢奸，請即將我殺了。」那時候，委員長就安慰我：「希望在京休養一下，再上前線殺敵。」

以死來報答國家。我是一個軍人，受國家的栽培，在此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我那能幹出賣靈魂的勾當！在烟臺的時候，就聽到這樣一句話：「在東北有張海鵬、于芷山，在華北有殷汝耕、張自忠。」這是多麼使我心痛！說到這裏聲音又漸漸低下去，而把頭也低下去了。

從這裏可以充分地看出他內心的痛苦，而房間裏頓時透出一股陰慘的沉靜。

半晌之後，他以悲壯的語調說：「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我蒙了這樣的恥辱，是如何的痛心啊！個人的家庭的損失，還有恢復的可能，而名譽的損失，使我終身受到精神的痛苦。」稍爲停頓了一下，便又繼續的說：「今後我將親率所部×萬多的健兒，馳騁在神聖的火線上，以死來報答國家，以

鮮血來洗掉我的恥辱，以完成我神聖的抗戰使命！

這是多麼悲壯而沉痛呵！我心裏想，一個軍人真正抱定以身許國能有幾人？現在發誓犧牲生命以趕出那些侵略我們國土的暴敵的一個將領，我們能當他是一個漢奸嗎？

張將軍努力罷！爲國家民族的前途，爲洗刷你一身的恥辱！（二十七年四月三日新蜀報）



# 抗日英雄趙尙志

銳

題解：

東三省陷落後，我們的義勇軍的活躍及其成績，是舉世皆知的，本文就將兩位抗

日的義勇軍的領導介紹我們。

非三五年不能消滅。趙尙志與李紅光同樣是我們聽熟了的名字。近三年來，趙的部隊在北滿一帶，時常威脅哈爾濱，時常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他的游擊戰術，已經不下於李紅光、楊靖宇了。因爲他和人民革命軍第四、五、六軍及其他抗日軍隊，時常聯合作戰，時常互相呼應的襲擊敵人，尤其是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司令楊靖宇部北上游擊，與他取得聯絡，使敵人更覺得他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的確在日「偽」的軍政機關主持者的腦海裏，認爲他比李紅光還要可怕，偽濱江省前田警務廳長曾發表過：「趙尙志匪非三五年後不能消滅，」可見他的力量是如何大了！



敵人曾經以五萬元八萬元收買他的腦袋，敵人曾經發表數次「趙尙志確被擊斃」，但是一直到現在，敵人還不得不更大批的開往北滿，用滿蘇邊境緊張作烟幕而加緊「討伐」，特別是已經形成北滿抗日主要力量與領導者的趙尙志部隊。

一個鄉下人的兒子，趙尙志是怎樣一個人物呢？或有人疑心他是個老軍事家，甚麼國的留學生？甚麼大老的親信？不是的，他是一個鄉下人的兒子，身體很弱，「九一八」事變時，還在哈爾濱的一個中學校讀書呢。現在，哈市有二個中學校的同學，還祕密的爭執着：「趙尙志是我們學校的同學。」

起初，他同幾個同學到珠河一帶去作農村工作，以後加入孫朝陽義勇軍部隊去，因為他勇敢有主張，在戰鬪中說服了孫朝陽，終於擔任了孫部的參謀長。

但是在孫朝陽被騙往北平出席全滿義勇軍首領會議的時候，他不能嚴重的揭穿這個陰謀，以致孫司令到哈爾濱車站，即被敵人逮捕。而士兵們則除了自己的幾個基本隊員以外都各自走開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啊！

民衆對他信仰擁護。他接受了東北反日總會的嚴重批評之後開始領導一小隊游擊戰士了。因爲他殺敵人及漢奸的戰鬥力漸漸擴大，民衆對於他的信仰與擁護也增大了，到一九三五年改編爲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他被選爲司令。這時才二十七歲！

自從他們接受什麼對日作戰全國動員令，東北反日總會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決議，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的聯合抗日軍號召……等之後，他很勇敢的起來響應，在執行時，也遇到了和第一軍楊靖宇相同的困難。然而終於成立了「北滿抗日聯軍」。他任總司令，義勇軍首領于九江任副司令，聯合對敵人進攻，得到好多次的勝利。這些勝利，證明反日統一戰線是不分區域的，只要堅決的排除私見，共同殺敵，一定會高奏凱歌。

牽制敵人二十萬大軍。他的游擊戰術，是在戰爭實際經驗中學會的，再加上民衆的熱誠擁護，給敵人以最可怕的印像。譬如去年中東路東線牙不力小站一個月裏竟被襲擊，劫車在二十五次以上；在松花江上營口輪往返哈爾濱大黑河線，竟被劫三次，一次是一個「老太婆便衣隊」攜槍上船幹的。拉濱線沿途幾乎是他的家鄉地，在這兩三年來冬季白雪遍地的時候，他曾屢次進軍

到哈市郊外黃山咀子帽兒山老山頭一帶，襲擊敵人，捉漢奸等，而使敵人大恐慌起來。尤其是在最近全面抗戰爆發後，大批的偽軍反正，使隊伍平空的擴大了好幾倍，以致竟牽制敵人的二十萬大軍，不能開到關內來侵擾平綏等線。這力量又是如何偉大啊！

敵人的離間、敵人爲要打擊他，曾經想出很多的好計。曾由他的家鄉（？）捉到一個老農民，指爲「趙尙志之父」，加以百般的苦刑，並印刷「趙父告不孝子趙尙志及其弟兄書」，用飛機數架發到游擊區內，企圖以「孝」字來混亂大衆及反日士兵的視線，離間趙先生與大衆的關係。但是大衆們都了解「亡國奴」只有忠於民族，爲了個人的愚孝而向敵人投降，不但不是孝，而是逆，所以敵人的奸計，一點兒效力也沒有發生。

勇於改過。趙尙志是忠實於紀律於革命的人，記得有一次，在反日游擊時代，他因爲犯了嚴重的錯誤，被兵士代表大會開除「隊籍」。他當時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把武裝與文件，完全交代清楚以後，要求隊伍允許他在嚴重監視下，徒手作政治工作，以改正自己的錯誤。起首隊員不允許，後來，他跪在兵士的面前，痛哭不止，無論如何也要跟着隊伍一塊跑。因爲這種誠懇的要求，大家決定

給他自新的路。從此以後他更積極更努力在工作中又恢復了他的武裝恢復了他的領導地位。直到現在，還忠實作反日兵士及民衆們最信仰的領導者。真的，我們的趙司令是一個勇於改過的人。

大家快點聯合起來。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義勇軍的消息，多半是關於這位青年軍事領袖的活動情形，我在這裏也不必多講了。

總之趙尙志是我國抗戰爭中最年青，勇於改過，忠於革命的一個領袖。我們應該擁護這位真正的民族英雄，跟着他們一齊向敵人的營壘衝去！大家快點聯合起來，學我們的趙尙志先生一樣，堅決的對敵人作戰吧！（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辛報）

## 白海風的蒙古保安隊

異羽

題解：

抗戰發生後，中華民族的團結，更是凝固，儘管所謂德王的少數蒙古人附逆，而本文卻告訴我們知道，真正代表蒙古人武力，仍是永遠肯爲中華民族而戰鬥的。

成·立·的·經·過· 在綏遠各盟旗的保安隊中，直接隸屬於中央，由中央統一指揮訓練的，只有白海風部的蒙古保安隊。

在過去，內蒙的各盟旗中，都有一部分武力，這就是蒙古保安隊。但這種保安隊的性質，只是爲各王公作衛隊，兼及地方的綏靖工作。裝備訓練既不一致，更無戰鬥力可言。在二十三年前後，蒙古自治運動發生，在百靈廟設立蒙古政務委員會。德王遂在百靈廟成立蒙政會保安隊。他原想以此爲基礎，擴大編制，作爲統治內蒙的實力。但他後來受了日寇的鼓惑煽動，到二十五年春天，投靠日

寇甘作傀儡的逆跡漸形顯著。他的保安隊不滿他的行動，這些不願佔亡國奴的蒙古青年遂率領保安隊脫離德王，反正歸來。當時中央即編爲蒙古保安隊，以雲繼先爲隊長，駐防綏遠薩縣的畢克齊鎮訓練。但德王因此懷恨在心，遂派人收買一部份不堅定的份子，潛伏隊中，從事活動。後來，在畢克齊鎮一部份發生叛變，雲繼先隊長即在此次叛變中遇難。事件不久平息，中央又任命白海風爲總隊長。

**浴血抗戰** 平綏線抗戰吃緊時，我軍或在鐵路沿線抗戰，或向察北出擊。白部保安隊亦奉命填防大廟子及百靈廟，待命出擊。但因察北各縣相繼收復，白部雖具殺寇決心，終無機會一試身手。後因平綏線戰局變化，各部不得不作戰略上的退卻，白部仍堅守大廟子及百靈廟。及至四子王旗的潘王附逆，與德王合作，遂引日寇圍攻大廟子。白部即浴血抗戰，予敵人以重大打擊。終因孤軍支持，死傷過半，不得不於去年九月二十五日退出大廟子。後又接命令，向西移撤，遂於三十日忍痛退出百靈廟，據守固陽。在固陽時，德王曾派親信三人，攜帶親筆函件，勸誘白隊長率部投僞。白隊長一面將函件轉呈中央，一面將三人處決，以示決心。



繼續抗戰。白部由固陽開抵包頭時，卽由挺進軍改編爲蒙古混成旅。稍加補充後，卽開返歸綏，與各部隊聯絡，開始保衛歸綏的戰鬪。十月十一日，白部保安隊在歸綏南大黑河及南茶坊，與敵軍滕井旅團作激烈的戰鬪，相持兩日一夜之久。因涼城失陷，托縣被圍，遂不得不於十三日退往包頭。到十六日晚，敵人以全力犯包頭，挺進軍因戰略關係，命令偕同西退。由昭君墳渡河，取道伊盟的達拉特旗退往東勝。達拉特旗的康王先已允許借路通過，但後受德王嗾使，迨白部開抵旃壇召時，又派騎兵四百餘人截擊。因白部那時還不知康王已經附逆，卽派人向其交涉，履行借路前約。交涉無結果後遂發生衝突。騎兵不支，始讓道通過。該部始由東勝開抵哈拉寨整編。在綏南的幾次戰鬪中，該部皆曾與各友軍聯絡向敵進攻。最近，敵人由河曲、保德偷渡，該部曾與各軍在府谷一帶，將敵人悉數殲滅。現在，中央因該部苦戰不屈，勳勞甚著，已改編爲蒙旗獨立旅，仍由白海風隊長任旅長，直接隸屬中央，歸××軍指揮，在綏南一帶繼續抗敵。

白海風旅長是蒙古人。他在黃浦軍校第一期畢業，曾參加惠州討陳之役。後來因人地關係，派往江北工作。後又與馮煥章先生同去蘇聯，在東方大學研究政治。回國後，在中央工作。爲人慷慨豪



爽，有決心，有遠見，因此極爲蒙古青年所推崇。將來在安撫蒙旗的工作中，一定能發揮無盡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三月十九日西安。（二十七年四月三日新蜀報）

## 在晉北抗戰的一羣

題解：

八路軍的忠勇抗戰，是全國所敬仰的，本文便將八路軍的幾個領袖，逐一的介紹

我們一個剪影。

……八路軍是八月二十三日便從陝北開始渡黃河到山西。出發時所攜帶的武器，都是極幼稚的，這使人家不免懷疑他們的作戰能力。

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平型關還在敵人的手裏，有人問他們，假如要想把敵人趕出去，沒有汽車、機關槍、重砲和糧草，怎麼行呢？他們的回答是：「敵人那裏正多着哩！」果然，當他們的一部開到了平型關外東北六十五里的某處時，他們採取最熟練而靈活的游擊戰術，切斷了敵軍的後路，圍繳了敵人一旅團，奪獲大砲三十多門，彈藥糧秣七十餘卡車，敵人是無條件地做了他們的義務運

輸隊。

他們作戰的勝利把握，不僅僅依靠武器，還賴廣大的羣衆，九月七日太原文化界舉行了一個歡迎會，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蕭克等，全都出席。關於軍事方面的理論，彭德懷（一位四十歲左右，個子很魁梧，短頭頸的湖南人）他曾用洪亮的聲音這樣說：「民力是用不盡的，我們只要拿出全國的民力，敵人便沒有辦法。」從政治方面分析，有名的阿鬍子周恩來（浙江人，年齡亦在四十左右），他把日本的弱點和我們的幾個勝利因素，說得很透澈，他認為我們不怕封鎖，因為封鎖可以免得我們一年有五萬萬的出超，可以促成我們瀕於崩潰的手工業復興，同時更可以讓我們利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再創辦我們的重工業。此外我們也不怕敵人的長征，因為敵人的侵略，只帶了隊伍，沒有帶民衆來，他們的軍費都是由剝削民衆的血汗而來，加以他們還有最大的敵人蘇聯必需防備。他們本來能作戰的部隊只有一百五十萬，能作戰的飛機不過一千五六百架，海軍不能深入，而只能在我們沿海，何況他們所能用來向我們進攻的力量只是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們呢？單只華北五省的民衆便有那麼多，如果全面抗戰動員起來，經過一年，兩年，十年，八年自然不成問題。因此我們

即使沒有第三者來制裁敵人，他們失去了國內的民意，到人民沒有飯吃的時候，是必然地會自己起來革命。

蕭克、林彪兩位二十九歲的青年人，一個瘦瘦的，濃眉，闊嘴，大眼睛，圓鼻頭，一個白白的面孔，濃眉小嘴。蕭克頭上有幾個疤，好像是被炸的戰績，穿中山裝，素來不歡喜用武裝帶，走路動作，都帶孩子氣，常常和人手攜手或肩搭肩。但假如有人問起他軍事上的問題，他會很認真地答覆。至於林彪都覺得他像女人，也許因為他的態度比較溫文，而他又主持過紅軍大學這類「文」事。

八路軍太原辦事處，是他們這幾位領袖們常川去的地方，假如有賓客來訪，他們多半在這裏招待談話。

聽說彭德懷有歡喜嗑西瓜子的嗜好，往往在那裏和人家談話，邊談邊嗑，一嗑便幾小時不停。吃美國橘子，也是一樣，雖然在太原買起來相當貴，但拿到他手裏，他會接二連三地一面吃一面忙着剝皮。同時還用「消滅它！消滅它！」的口吻，不斷地鼓勵人家。

大家都稱同志。講到軍隊的紀律，他說：我們的兄弟和長官間，從來不說一句假話，大家都稱

同志，做事不分彼此，個人間無感情用事，也絕對不容許有腐化或反動的行為。

八路軍士兵們的年紀一般地都很小，不過對三民主義和抗日的意義，都認識得非常透澈。假如問他們：「你們的領袖是誰？」便有人會這樣說：「朱德不愧作我們的總指揮。」（朱已五十一歲，樣子很像一位老農夫。軍事實權彭負的較多。外交政治，由周擔任，後方事情，現交毛澤東。）蕭克，徐向前注重實幹，對於此次晉北的軍事活動都頗有力。他們認為爲抗敵而死，使民衆獲得幸福，這很值得的。徐向前已有三十多歲，瘦而長，山西五台人。

兩種工作人員。八路軍的工作人員，分政治員和戰鬥員兩種，政治員智識水準較高，對於民衆宣傳所負的責任也較大，軍隊所到的地方，他們就到大街小巷把大批的標語和壁報貼出來，向民衆隨時作演講和談話，民衆有什麼痛苦，也須設法加以解決。假如他們遇到危險時，戰鬥員便有救助的義務。關於他們軍隊在前線的生活，他們身上雖然只有一套服裝，每月的薪餉亦非常有限，而需要老百姓供吃供住，但他們買東西總是給錢，住過的房子，臨走時，必打掃一番，這使老百姓對他們的感情自然密切起來，甚至捨不得他們離開。他們經過了五台山，五台山的老百姓曾見人便

問：「八路軍還來不來？我們常常受人欺負，盼望他們能派兩個人來保護也好！」

只要精神鼓勵。他們到了平型關，雖然晉北已經在下大雪了。問他們太原辦事處的處長，後方的民衆應該拿什麼來慰勞，回答是：「後方民衆團體只要多給我們精神鼓勵，使我們的士兵，都感覺自己抗戰的行動是對的，那也就夠我們滿意了！」

其實，照他們的實際情形說，他們對於軍械、糧秣，都有敵人作他們的輸運隊，可是醫藥品、禦寒工具，卻缺乏得很哩！他們政治部，婦女工作人員也有十分之一，聽說了玲現任總政治部婦女工作的首領，最近也到晉北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立報）

# 今日的朱彭

王少桐

題解：

這裏又是一篇介紹八路軍領袖的短文。朱德、彭德懷兩將軍現在的忠勇都爲蔣

委員長所稱許，所以這篇短文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我們的目的地。

「紅軍」爲參加民族抗戰，已改變了他們的策略，拋棄了他們的紅旗，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和蔣委員長的領導下，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開到抗戰最前線，已和敵人作戰了數次，而且都得到相當勝利。一般人對於過去「紅軍」作戰的持久性，和他們戰術上特殊的優點，就是以小犧牲換大勝利的遊擊戰術，都抱着一種熱烈的希望，希望他們在這次民族抗戰中，有更好的表現，爲捍衛祖國盡黃帝子孫應有的責任。記者同具這個願望，藉這次在前方工作的機會，特別在國慶日那天早晨，由太原出發，去訪問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就是深印人們腦海



中的朱德、彭德懷兩將軍。一輛載重車裝着二十多青年，除了九個新聞記者外，他們都去八路軍部工作的，一路上他們唱着抗戰的種種歌曲，歌調雖不十分合拍，聲音是雄壯的，精神是煥發的，卻也喚起了行人的注目，破除了我們旅途的寂寞。車在黃土道中走了七個小時，將近傍晚，到了一個離太原有二百數十里的縣城。再由縣城出發，在黑暗摸索中，步行了二十五里，翻過兩重山一個山頭，那就是八路軍的總部，我們的目的地。

才知道他就是彭德懷。當天因為時間過晚，由副官處招待我們食宿，並由副官處長唐君，陪我們談天，談的都是過去「紅軍」生活的經過，雖然我們有一天的勞頓，可是聽了這富於興趣，饒有意味，而且過去是十分不公開的歷史故事，把我們的疲勞驅逐了，直到夜深纔就寢。第二天的上午八時，我們在八路軍的總部看見一個着一身舊灰布軍裝，戴着一頂黨徽軍帽的人，正坐在辦公桌前翻閱電報公事，經介紹後，才知道他就是彭德懷，八路軍的副總指揮。相互的招呼一下，我們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他身上，服裝簡樸，與他們的勤務兵是一樣，也許還趕不上勤務兵的整潔。因為他正在辦公，我們不便打擾，順便看看室內的佈置，四壁滿懸軍用地圖，中央兩張方桌拼成的辦公

桌，一幅滿沾墨蹟油漬的白布覆着，文具極簡單大概只敷他們每個人使用。坐的是幾條長木凳，此外再沒有什麼了。這時有勤務端上兩盤菜一盤燒麵，把檯布掀去一半，就是餐桌，他停止了工作，開始他的早餐，同時開始了和我們談話，邊吃邊談，沒有一些客套，沒有一些掩飾。

彭先生態度帶些浪漫，但是也很嚴肅，面容雖是和藹，目光卻很銳利，我們所問的話，都有詳細而誠懇的答復，經過一小時多的暢談，我們辭出。將近傍午，彭先生悄悄然到了我們的寓處，隨便的坐下，又隨便的開談，不到半小時，我們的午飯開來了，他也就一塊和我們吃兩盤菜和一盤燒麵，是照例簡單的聚餐，卻饒有豐富的意味。

這位是朱總指揮。下午我們又去總指揮的辦公室，一個穿士兵衣服戴眼鏡滿臉鬍子的人，站在門口，我們幾個人都沒有十分注意，而跨進了門，可是他們參謀長立刻過去，向我們介紹，這位是朱總指揮，剛從前線回來。這時我們的內心，真是無限的慚愧，可是這實在也難怪，他們沒有符號，沒有領章，更沒有一般高級長官的派頭，額上既不刻着字，你說只一個不相識的人，如何分辨出誰是長官誰是士兵，雖說着於識別人的新聞記者，到此也技窮了。他開始和我們談話，同樣沒有什麼

寒暄客套，要談他所要談的話，很緩慢而很有力，態度是沉着而剛毅，言語間很少含有理論，好像一句話的出發點，都根據着事實上的體會或經驗。到了五點多鐘，我們就在辦公室吃飯，這次是他們請客了，席間增加了三盤菜，不消說是他們對遠來的賓客，表示一點歡迎的意思。記者和兩氏雖僅有一天的晤談，他們起初給我的平凡印象，已經給不平凡的談話，特殊的風度完全衝散了，的確是的，世界有許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隱藏着。

談到平型關之戰

記者和朱彭兩先生的談話，所談的範圍很廣泛，有過去的回憶，有現實的

情況，也有誠懇的推測，談到八路軍在晉北作戰，尤其是平型關一役，頗饒興趣，現在就把兩位所談的綜合地記載下來。那次戰事的發動，是上月二十五日，因為敵人看到雁門關，既有天險作屏障，又有重兵把守，自然不易進攻，因此想由我們右翼的平型關進兵，倘被突破，就可以直進繁峙代縣，而將雁門關一線截斷。敵人的打算，是很週到，也很毒辣，可是這種企圖，我方早就料到，所以事前對付這方面兵的配備，很為雄厚，傅高等部分駐圍城口、下牛還等地，八路軍在冉莊、白崖臺、關溝等地埋伏，只待敵人前進，就同時開始四面包圍，一鼓而殲滅之。這次的佈置，是十分嚴密的，敵人完全不曉

得這裏的虛實。

二十五日那天，敵人著名的坂垣師團的第十和二十二聯隊，竟浩浩蕩蕩向平型關進攻，不料剛過小寨村地方，這是兩面皆山，中間是一條溝道，八路軍突由側面出擊，這是敵人夢想不到的一時恐慌萬狀，真是進退維谷，但這正是我方的大好機會。八路軍一舉而將敵包圍，踞高臨下，齊用手榴彈擲去，敵人雖頗頑抗，可是在那狹隘的溝道，不能施展他的重兵器，又無法衝擊，只有束手待斃了。敵人除當時傷亡甚多外，並活活的被我俘獲一千餘人。奪得坦克車裝甲車及馬托車共七十四輛，並抄獲敵人的高級司令部，得到重要文件及軍事地圖甚多，又發現一具穿着高級將官的制服的屍體。這些重要文件，現在都運往南京了。七十餘輛車，因為無法運走，都已把他毀損。這次的獲勝，並不是偶然的，最大的原因，是我們行軍的祕密和神速，再利用山地進擊，敵人無法施其技了。只是美中不足的一件事，就是其他三路，未能與八路軍取得一致行動，終有一部敵人向蔡家峪方面逃去，倘若左翼我軍同時包剿，則敵人此役之損傷，當在一萬以上。單就這方面說，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不可不說是一次大勝了。自從敵人在平型關受創後，其後就未敢再在這路進兵，改由茹越口進

攻，不幸被其突破，以致繁時代各縣的失陷，這真是可惋惜的事。

民族抗戰的前途。我們又談到民族抗戰，如何取到勝利的問題，朱彭兩先生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認爲西北兩線的戰事，我們是失利了，但是這僅是局部的，最後勝利必屬我們。但是要爭最後勝利，對過去的失敗原因，須加檢討，和改善其戰術。我國這次爲自衛而抗戰，所以在戰略上是防禦。惟因我國兵器，遠不如人，國防的設備，又極微弱，如果採取單純的防禦，必然招致失敗，所以我們在戰術上，必須採取積極的防禦，即攻擊的防禦，這種攻擊的防禦，就是要能乘敵人於運動中，或在敵人立足未穩之時，集中我們優勢的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殲滅敵人，否則只知在一地死守，無異幫助敵人，發揮其現代技術威力。結果與其老是那樣的死守，毋寧說是守死，過去的失敗，就是敵人能以其所長，攻我所短，我們要取勝敵人，相反的要避其所長，攻其所短，要能深入敵人的後方，隨時予以襲擊。一開始就是白刃相接，與他肉搏，這樣是避開敵人技術優勢的最好辦法，要能深入敵人的後方，最好是能運用游擊戰術。游擊部隊，可在敵人的後方，建立許多小根據地，來分別削弱敵方兵力。同時將我們的主力，可應用於突擊方面，而不以多數兵力使用於防禦與箝制方面，使自己受箝

制。如此敵人將疲於奔命，窮於應付。這樣無形的，我們已易被動於主動的地位，勝利屬於我們，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如何發揮游擊戰，就是要首先發動民衆游擊，即與羣衆是分離不開的。游擊戰也就是羣衆抗戰的最高形勢，在發動羣衆的時期，我們應該趕快組織羣衆，訓練羣衆。我國人民，現尙缺少素養，或者因受以前紀律不良的軍隊的擾害，這實在是是痛心的事。現在正是對暴敵抗戰的時候，如果軍隊遇有侵擾百姓的情事，真是可痛心的事，要知道無論何種戰事，如果得不到人民的幫助，這是決難取勝利的。朱彭兩氏對上列的意見，以極誠懇的言詞達出，我們正在爭取戰事最後勝利的時候，對兩氏的意見，實在值得注意的。

八·路·軍·實·質·的·考·察。記者於訪問朱彭兩氏之餘，同時對八路軍的實質，曾大概的考察一下。誰都知道，八路軍就是以前中國「紅軍」的前軍，他們在過去十年中，是經過了五次大圍剿，遭了無窮的困難，而他們都將各種困難，一一克復，他們的部隊，今天依然存在，我想這不該是偶然的事罷。當記者向八路軍部考察之前，多少也像一般人那樣，對他們是含有神祕奧妙的心理，就是他們所以能存生的原因在那裏，經過這次考察，覺得他們存在的原因很平常，很簡單，很必然，正像一

幕戲而被拆穿後的一樣，不足希奇。可是問題就在耍戲法者的一點訣竅，這個訣竅，可以分精神與物質兩方面來談。在精神方面，他們除訓練外，對政治問題，社會現狀和羣衆心理，每天都有一小時的談話。使每一個份子，對每一個問題，至少都有一個淺近瞭解，這可說是他們領袖的聰明。因爲心理上的瞭解，可產生意志相同的結果，意志相同，精神就會團結，步調就能一致，力量也就能產生，這差不多可說是一種定律了。譬如說他們的部隊，此次參加抗日，他們每一個士兵，平時早已都明瞭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和侵略中國種種的野心，他們的每一個士兵腦中，早已存對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觀念，無疑的他們在抗日戰線上，步調一定一致，精神一定團結，而且一定能產生偉大的力量。記者在八路軍部時，隨便問到他們一個十四五歲的勤務兵，他能告訴你，爲什麼要打倒日本，和他們這次來前線的任務，這實在值得敬佩而注意的。其次他們是不分階級，總司令也罷，勤務兵也罷，除了職務的區別外，平時是在一塊娛樂，一塊談天，一個士兵去見總司令，是很平常，沒有看見太拘束的窘狀，也沒有看見長官無謂的威武。一個士兵作錯了事，沒有以打罵來責罰，只以和善的指示，糾正他們錯誤，你想這樣一個集團，精神沒有拘束，只有融洽和愉快，如何不產生偉大的力量，如何



會輕易的被摧毀，他們每天祇是在那裏生長啊，再說到物質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總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總司令一定也吃青菜，總司令服裝和士兵沒有分別，簡直沒有例外，這雖然是些小事，實際上物質享受的平等，正有轉移精神莫大的作用。因為物質待遇的平等，可以使每個士兵精神上得到安慰，這個安慰，卻產生沒怨艾沒不平的結果。再有一點，就是八路軍的幹部，他們都能瞭解羣衆，他們無論何時何地，總是以羣衆擺在前面，他們把大都部份的工作，是做在羣衆身上，所以他們所到處，都能得到羣衆的同情和贊助。記者此次經八路軍的附近村莊，無論問到那個居民，對八路軍都是有特別的好感，都給了許多好的批評，我想每個居民，不見得都說謊罷……（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時事新報）

## 張向華將軍會見記

夏衍

題解：

張向華將軍即張發奎將軍，滬戰時擔任浦東防區的總司令，敵人始終不能在浦

東立足，厥功甚偉。以後因敵人在金山衛登陸，浦東的我軍纔開始軍略的撤退。

意·外·的·印·象·

北伐戰爭中叱咤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面，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卻是一個身材和我們相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湛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

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向華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中間，洋溢着異樣的剽悍！

和兵士完全一樣。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會修剃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珫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倒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周的牆上，卻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是指揮着×多萬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打完了再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上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梢，堆着溫文的微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間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藹然的仁者。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識認了張向華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優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礮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蹺脚，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斂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叱咤三軍，威懾敵膽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鐵一般的自信，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

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能突破我們的封鎖線？」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鐵一般的自信，轉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縫着，已經近上海了。（二十六年十月六日救亡日報）

# 訪羅將軍

高公

題解：

本文是介紹羅卓英將軍的剪影。羅將軍始終主持着東戰場上的戰事，上海我軍

退出後，最近的滬杭線方面活動的我國游擊軍，仍由羅將軍指揮。

廣·東·精·神·  
容出來。

秋天太適於旅行，假如旅行的地方是江南，那景色的秀麗，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

容出來。  
在一個清朗的早上，太陽還剛從東方出來不久，我們就開始出發，去訪問羅卓英先生。雖然那天風勢很大，吹到臉上不如春風的和暖，但也不像冬風的刺骨，有另外一種意味。

鄉村景色，簡單樸素四個字就可以說盡了，金黃色的稻子，迎着風飄動個不停，竹林裏的小雀，叫個不住，河溪裏的行船，靜靜的前進，農民各自做各的工作。一切的一切，十足的表現出實幹的精



神。我們汽車橫衝直撞的往前跑，有時驚起野狗追着叫幾聲，村中兒童聽見汽車過，也跑出來看看，除此以外，什麼動靜都沒有。

汽車走了××時之久，才到達目的地。我們下車輾轉多時，方會見了羅先生。

羅先生是廣東人，短短的個子，結實的身體，充分表現出十足的「廣東精神」。他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軍事方面造詣固然很深，而文學方面亦有相當的修養。上海戰事發生不久，他就到達東戰場，到現在有兩月多了。雖然每天工作相當的忙，睡眠的時間相當的少，但是他的精神還是很健旺。同羅先生與我見面的還有施伯衡參謀長，他與羅先生也有同樣的性格。

四次總攻都失敗。羅先生先致謝社會各方的厚意，他說作戰了兩月，還沒有表現出什麼成績來，先蒙各方人士的獎飾，實在當之有愧。其次他談到最近的戰況，他說敵人在上海戰事裏，到現在已經實施了四次總攻擊，每次總連續攻擊一星期或者十餘日之久，但是結果完全失敗，受我們相當的打擊，就是有些微的進展，也只是二里路的一條陣線，或破碎的一個村莊。

這回敵人所謂第四次總攻，其目的在突破大場，威脅南翔真如，迫我江灣閘北守軍撤退，計畫

固然不錯，然而結果適得其反，不但目的未達，且受了嚴重的犧牲。預料敵人在這方面未得手後，又得另想別的辦法。

敵我的比較。至於最近敵艦在沿江各口的活動，那完全是擾亂性質，在本月十、十一、十二三天，敵艦數十，在瀏河白茆楊林七鴉口礮擊並掩護陸軍上陸，可是天公不作美，烟幕彈完全被風吹散了，被我殲滅不少。結果毫無所得而去。但是敵人對該方面仍將繼續有所企圖，那是不難想像的。

至於敵我比較，我們雖然物質方面不如人，但是我們有中心思想，抱定了犧牲的決心，精神能克服物質，於是一切都不成爲問題。反之，敵人根本沒有犧牲的決心，雖然物質優良，奈士兵不能勇敢作戰，那又有什麼辦法？我們常在俘虜身上搜出寫而未發的信，滿紙俱係思家之言，試聞這種軍隊如何能對外作戰？

不顧人道。最後羅先生說，敵軍在上海把新式武器完全使用盡了，在我們退出其海軍射程後，其海軍已失效用。最近乃將其海軍礮拆卸上陸，但是因爲太笨重，運動不便，效力業已大減。關於

敵軍使用毒氣事，業已發現數次。在羅店及蘊藻浜，敵人曾使用過，我們死傷有二三十人。這次敵軍在沿江各口登陸失敗，又經我軍檢獲其毒氣放射器，敵軍之不顧人道，由此可見！

我同羅先生談話後出來，經人介紹，會見胡蘭畦先生，同他統率的婦女戰地服務團。胡先生，我想讀者不會用我介紹的。她的風格還是那樣瀟灑，精神還是那樣健旺，成都口音雖然還帶一點，可是絕對看不出她是四川人。風塵滿面，想見其辛苦。她們服務團一共有十一位女同志，工作傾重於組織農村，緝捕漢奸，糾正士兵的軍紀。可惜她們人數太少，似乎有點不夠分配。然而情緒都非常好。

十月十八日（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 宋希濂將軍

吉狄

題解：

宋希濂將軍在滬戰發動後即加入作戰，建樹了許多極大的功勳；本文是介紹他

已往的歷史的。

很受擁戴。

宋師長，當一二八淞滬抗戰時，還在××師任旅長。因為勳勞卓著，便升任了陸

軍第××師的師長，駐防在××線一帶。後來西安事變，他奉令率部開往西安，一路上秋毫無犯，軍紀嚴明，很受當地人士的擁戴，於是西安警備司令一職，也就屬於他了。

宋師長是黃埔第一期的畢業生，他曾去日本研究軍事學，和王敬久將軍，桂永清將軍，同是第一期的學生代表。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宋師長正駐在蘇州一帶，那時上海市第二屆學生集中訓練的地點也在

蘇州，於是很榮幸地，宋師長做了我們的總隊長。宋師長是住在老五團，同時我們第三大隊也住在這裏，我們看見宋師長的機會，自然也比較多些的。

親愛精誠。宋師長雖是從小就過着軍人生活，但他卻並沒有一般軍人的赳赳之概。他是那廢地和藹，那麼地仁慈！他的治軍是本着軍校蔣校長所示的校訓，惟其「親愛」，然後能「精誠」。因此，他雖不用威力來壓束部下，而部下絕對的服從他，信仰他，當然他的部隊，相當的有紀律和力量！

宋師長的體格很雄偉，態度也極可親；他不但是一個軍事家，而且還寫得一手好字；當同學們要求他寫紀念冊時，他可以立刻不加思索的給你寫上一大篇；寫出來的詞句從沒有一本相同，因此也可想見他的文學修養是有了相當的功夫。宋師長又打得一手好排球，在課外運動時，我們常在排球場見到他，和同學們一起玩着，隨時還加以指導。如果營裏有籃球比賽，他也時常在旁助興。早上的升旗典禮，宋師長除非不在蘇州，才不參加。升好旗，照例是早操了，我們走出營門，總會瞧見宋師長拿着汽鎗在獵鳥。

與士卒共甘苦。宋師長的和士卒共勞苦，是誰都知道的。照理他是少將，他的享受當然要比我們好，但他卻仍吃着一毛五分錢的伙食。並且，他還時常在吃飯時候，親自到各中隊去輪流就餐，乘便視察學生們的伙食。

記得我們去××山行軍的那天，來回有九十餘里路，宋師長也和我們一樣的穿着草鞋前進。我們走了一天，從上午四時出發，到晚上才回來；那時個個精疲力盡，但當進入盤門，大家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軍樂隊在前面奏着，宋師長跨了一匹白馬，就在××路舉行檢閱，燈火照耀着，民衆擁擠着，×千餘同學們欣奮極了，踏着從來沒有這樣整齊的步伐，誰都忘掉已經走了一天崎嶇的山路，上海市學生集訓總隊的整個精神，也都表現了出來，給當地人士一個極好的影象。

我們戰場上再見。同時，宋師長的富於情感，也是平常軍人所不能及到的。一次，第三大隊有一位同學因病而死了，當我們開追悼會時，宋師長站在臺上，望着他的遺像，雙目掉下淚來，哽咽得話也說不出來。那天宋師長還親自寫了一副很長的輓聯，可惜不能完全記憶，大意是一面歸咎自己的不能負責，一面痛惜在此國難期中，少了一個復興民族的英才。

在我們從首都舉行出隊禮回到蘇州後，當天就有車子送我們到上海車站上，宋師長揚着手，看着一列一列的車子移動，到最後一列時，眼淚再也忍不住了；他一面拭淚，一面沉痛地向着車上的同學們：「我們戰場上再見吧！」好，我們戰場上再相見（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辛報）



# 王敬久將軍會見記

汗丑譯

題解：

這次滬戰發動之始，即由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加入作戰，這兩師兵士建功最多；所以本文的八十七師師長的會見記當可值得我們注意的。

前線的中堅。

前晚，大美晚報記者亨利赫甫納氏特往××附近的司令部中去訪問，在燭光如豆的斗室中見到了八十七師王敬久師長。他年紀是三十四歲，江蘇人，畢業於黃埔軍官學校；當一二八滬戰時，他擔任着八十七師的副師長，也隸屬於張治中將軍的麾下，這次滬戰發動，他又率領部屬，做了前線抗敵的中堅的軍隊。

他對記者說：「××，是幾條重要公路的交會之點，距離××不過七里路光景，是抵禦敵軍登陸後的一個重鎮。敵軍雖然在沿江的獅子林及瀏河一帶，以及淞滬路上的張華浜、蘊藻浜附近登

陸，但中國軍隊現在在××駐守者，正介在吳淞同獅子林礮臺之間，並且在海岸後地，佈防也非常週密，使登陸的敵軍受到了阻斷，無從聯繫起來。

敵軍退出了羅店。「敵軍從獅子林、瀏河登陸之後，企圖向羅店，進取嘉定，攻入我軍腹地。但是，吾們的大批主力軍隊已從××及××兩方進逼，使敵軍的根據地受了莫大的威脅；最後，敵軍的主力部隊，恐我車截斷了海岸，結果就退出了羅店。」

「現在羅店雖還留着一部殘敵，但是我車與敵軍相距甚近，他們的大礮早已失去了牠的用途之地，因為開礮轟擊，恐怕會傷到他們自己的人。所以在這個地帶，肉搏的爭鬪，是異常的激烈，我們的軍隊獲了極大的優勝。」

別作試圖。王師長的部隊，佈防在××和××一帶，到了晚上，總有激烈的戰爭。我們從司令部外遠望，可以看到很清楚地閃爍的礮火；但在羅店一面，聽不到什麼聲息，好似非常的鎮靜。於是也可以猜測目前集中的礮火，是已在吳淞口外了。

王師長又很老實地講着：「照礮火來說，我們的軍隊是沒有他們強；但是日軍的礮火，在我軍

旺盛的士氣之下，終久掩護不了他們的兵士，當然在敵人的大礮飛機之下，我軍也受到了相當的損失；但是在短兵相接，肉搏衝鋒的時候，敵軍的傷亡，就很多很多了。」

在王師長的口氣中，覺得敵軍在×××的攻擊，並不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他們不過在登陸失敗之後，另找一個地點，別作試圖而已。

他在談話中又提及了他所收到的一位美國人所贈的戰馬，而向記者表示了無限的感謝。他已收到了五匹馬了，他覺得在這草野中作戰，馬是比機械製造的軍器，更有用處的。

激·昂·而·興·奮。在這司令部中，燭火熒熒地照着整個的房屋，器具陳設非常的簡單。在記者進門的時候，王師長就很歡迎的招呼着請坐。記者就在一塊木板上，坐了下來，靠近了一張方桌，王師長就取出了一張地圖，講着他現在作戰的計劃和情形，非常的激昂而興奮。

談話約歷半小時，結果非常滿意。在訪問的時候，王師長的部從都圍坐在一旁。記者看到屋子四圍的居處，覺得並不怎樣的安適，據王師長談，此地並不是他正式的司令部，不過臨時布設，取其指揮前線作戰，比較就近方便罷了。

一切安堵如常。當記者去訪問的時候，是由八十七師的顧問李寶華將軍領導到司令部去的。在傍晚的時候動身，趁着汽車熄滅了車燈，在墨黑的夜裏，駛過荒落的村郊，覺得附近的鄉村很爲平安，許多村落裏的房屋都還有農人住在裏面，一切好像安堵如常。

在記者經過的路程中，一切都很整齊，吾們都知道在這個非常的地域中，應當避免無謂的談話。有時候，前面顯出了一堆障礙物，不得已只得折入小路，尋另外的途徑。有時候前面跑來的驢馬，陡然地撞到了車子的前面，頓時起了一個無謂的恐慌。

在沒有月光的夜裏，開車在一條生疎的道路上，是最可擔憂的，因爲記者還不能知道附近的區域中有沒有戰事在發生。有時聽到了日本的飛機，就用暗弱的電筒光芒，來探查一點外面的情形。後來據別人講，才知道日本飛機總要到夜分十一時以後出來襲擊，並且必有二隻飛機同來。

從容的運輸。常常碰到一些伏役在壕溝中搬出輜重的車輛，上面掩護了些樹葉，有幾輛運兵的卡車，也塗上了泥塊，使敵軍辨別不出什麼東西來，就是紅十字會的救護車，也裝了不少的掩護物，以防敵機無理的空襲。

在途中經過某地，還看到一隊勤務兵，在後方開來，看來好像上鎮去採辦了東西回來的樣子。雖然日軍已經攔阻了鐵路，炸斷了橋梁，但是儘有伏役的馱負，獨輪車的載重，可以從容地把需要的東西運輸到前方去。

軍器設備完全。軍士們的軍器設備，都很完全，也有小的手槍，也有靈敏的機關槍，並不比敵軍見弱。在佈防的地方，可以看到士兵們的服裝都很端整，他們嚴謹地守衛着陣地，帶着一股愉快的氣色。

漸漸地離開前線遠了，槍聲也漸漸地稀疏了。一路上除了不時看見車輛的疾馳而過，顯出了前線運輸的繁忙以外，一切都很沉寂。（二十六年九月六日辛報）

## 晉南前線的各將領

題解：

本文對於防守晉南的各將領，如閻錫山將軍等等，都有介紹，其中尤以劉茂恩將軍介紹得最詳盡，真可說是模範軍人之一。

山西前途仍樂觀。記者此行會晤前方數位將領，談論前方情勢甚詳。我們的重要將領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喪氣，又與若干士兵談話，也都表示有進無退的英勇精神，毫無怨言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某處召集各重要將領會商軍事時，他表示了極大的決心，過去山西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雖然有很多的缺點，成爲山西戰事失利的極大因素，可是在數月以來不斷的失敗中，閻氏已獲得不少的教訓，目前他已決心改善。朱德和彭德懷兩氏這次也赴某處參加閻氏所召集的軍事會議。他們對華北和山西的前途也有極樂觀的態度，他們並不自大，所以很願意各軍一致堅決

的留在黃河以北共同負起責任，他們又很願意以其熟練的游擊戰術協助各友軍，他們認為由現在一起就應該積極的準備以山西為基礎，開展華北的游擊戰爭，他們認為最必要的條件是改革政治，改善軍隊素質，改善戰略和戰術，組織民衆。

八路軍的游擊。八路軍在山西東北和西北的游擊戰爭，已有相當的基礎，在山西西部也正是在開闢，在正太路以南的和順遼縣榆縣社和榆次太谷的東南部游擊戰爭正在開展之中，與這裏接近的河北省贊黃縣已由該軍佔領，以上這些地方的武裝民衆已有一兩千人。同蒲路北段和娘子關以內的正太路線，近來被該軍不斷的破壞，太原被佔領以後不繼續南進，這當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孫連仲將軍的堅決精神。孫連仲將軍對記者說：「本軍自蘆溝橋事變以後，開始在良鄉一帶，經過娘子關戰役，犧牲已達五分之四，但我們不管犧牲如何之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決不因人少而灰心。」記者問他對於將來留在黃河以北作游擊戰爭的意見，他說：「只要有命令，我們是絕對不辭艱苦的，不過我認為目前就應該有此準備，對各部隊給予各別的任務。」記者又問他娘子



關戰役的經過，他似乎不願意批評其他友軍在當時的過失，他只說他當時是奉令增援晉北的，十二日他已到太原，軍隊已到陽泉，當夜閻氏訪他說晉東緊急，非他前往不可，他便連夜離開太原，十三日便加入作戰，其時舊關已經失守，不過勉強的支持了十幾天，孫將軍的堅決精神極可稱贊。

我們對不起老百姓。劉茂恩將軍爲人甚質樸誠懇，極富於國家觀念。他對記者孜孜不倦的談述數月以來作戰的經過，每當言及自天鎮失守以來，軍事上節節失利的事實時，他總是說：「我們軍人沒有盡了自己的天職，真對不起老百姓，我們是老百姓的罪人。」他的軍隊幹部多爲智識份子，在山西作戰的部隊中，他所部的軍紀亦好，記者親眼看見他所駐的某村莊中，農民均安居樂業。

據軍政部派在該軍工作的該路參謀介景和對記者說：數月以來這部份沒有發現過一個逃兵，當忻口之役，定襄縣人民與該軍相處極好，民衆不但不逃避戰爭，而且每日自動的集合民伕數人擔架傷兵，供給給養，饋贈肉食水果，劉將軍拒不收用，願照價給資，民衆反不以爲然，當陣地被砲火打得粉碎，無法構築工事時，需要多數麻袋，民衆乃自動的由婦女縫製了數萬個布袋，而且恐白

色目標太顯，自動將布染爲暗色。當奉令撤退之時，民衆男女老幼夾道歡送，都帶着哭聲說：「你們走了我們怎麼了呢？」這都是一般軍隊的防地所少見的情形。劉將軍關於游擊戰爭問題對記者說：「將來一定可這樣做，本軍決隨各友軍之後在黃河北岸擔負任務到底，長官給我任何任務，我決不推辭，將盡現有的人數拚完爲止。」言時態度極爲堅決。

毫不退縮。劉部由平漢線轉戰晉北，經過雁門關與忻口之役，犧牲幾達半數，雁門關之役，他屢次受命於危難之際，毫不退縮，至今仍爲當局所稱道。忻口之役，負守右翼靈山的責任，衛立煌將軍因其攻西榮花一再犧牲，先後兩次派某某兩部增援接防靈山，劉將軍因恐友軍陣地不熟，於交替之際發生問題，請仍由所部守原地，以友軍爲警戒部隊，衛嘉其誠，故允如所請。當忻口撤退時，劉部奉命在汾河以東至晉祠一帶任掩護部隊，在河東作遭遇戰犧牲三千餘人，師旅長數人幾乎被俘，最後還完成其掩護的任務。但經此次犧牲以後，他的部隊只餘下三分之一了。衛立煌將軍於四日入太原，與傅作義商守城問題，原擬儘可能的多守一個時期，以便大軍從容轉移陣地，不料各軍在追擊之下，陣容紊亂，衛將軍六日始出太原。當時因劉將軍之掩護得力，始得安然渡過汾河，否則

十萬大軍在汾河岸上必遭極大的犧牲，所以劉將軍此次的功績甚大。（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大  
晚報）

## 孫元良將軍會見記

題解：

八一三之役，孫元良將軍首先加入作戰，他領率的八十八師的戰績是最有名的。

當時敵人駐滬的海軍陸戰隊，竟可說爲他的軍隊消滅了。

硬衝出來。誰不關心抗敵最烈的八十八師，誰不關心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勇士，可是，誰又不關心領導八十八師與八百壯士青年將官孫元良先生。這位川籍軍人，現在是有一個短時期的假期來到了他的故鄉了，記者同他在東戰場別後，這還是第一次見面，他談吐也比前更雋妙了一些，他說：「我並沒有如一般人所傳說的那樣一個人泗水渡過長江的天險，實在以我們一個當軍人的人，也更不能那樣不負責任，當我奉到高級長官命令撤退的時候，我們已經被圍困住了，可是我們要想保留與敵人作長期接觸的機會，便決定了硬衝出來，於是我便領着一千多個弟兄們，冒

着敵人的礮火，衝出了龍潭，卻很幸運的是自己並不會受傷，可是卻使我很難過，這時以後，我還在山林裏過了幾天土匪生活，打游擊戰，那樣很痛快，不像平常在兵營裏那樣嚴肅刻板，但終因糧草的斷絕，便不得不捨棄游擊戰的生活，而又歸納到正規軍隊了。」

死·守·四·行·倉·庫·的·一·幕· 說話間，忽然一幅「閘北」「高樓」的活動圖畫映現在記者的腦海裏，呵，八百壯士死守在四行倉庫的一幕，這些爭奪得整個中華民族光榮的兄弟們的近況，是許多人須要知道的，於是孫將軍說：「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是因為在那時候，擔負了掩護大軍退卻的工作，經過相當時間以後，最高領袖鑒於四行倉庫是貼近公共租界，敵人是那樣不講公理的，任意發礮轟擊，乘勢向租界肆擾，所以才令八百兄弟們退出四行倉庫。」

把·鄉·民·組·織·起·來· 至於講到戰況，孫將軍又說：「這次戰事，中國是早就知道會有多次打敗仗的，在現階段立體式機械化的戰爭，軍器不如敵人，我們是知道的。中國只有持久戰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最近戰爭雖然失敗，然而我們不管對敵對自己都有極大的收穫，這由於長時期的抗戰。」  
「中國人要想打勝戰並不是不可能的，從我們打龍潭衝出來就可以知道敵人的實力是非

常單薄，在揚州，敵人只有一千多，拿各處失守的大城市所駐紮敵人的軍隊來推算，更格外可以知道敵人是沒有辦法征服我們的。一個大城市裏，只有兩三百個敵人，窮鄉僻壤的地方，不必說一個敵人的影子也不會看見了。不過最可恨的那些喪心狂病的漢奸，和一些沒有知識的同胞們，不能健全的組織起來，雖然他們可以活動，同敵人作小接觸，但是他們所幹的工作是有限的。所以我們希望逃避到後方來的知識份子，都應該趕快回去，把鄉民們組織起來，與正式軍隊取得聯絡，隨時隨地把敵人殲滅掉。」

中國軍隊是打不完的。孫軍長是川籍軍人，當然他很願意四川軍人能夠站在一般軍隊的最前線。對於這次四川軍隊在前線作戰受各地民衆熱烈愛戴的情形，他很樂意，他說：川軍有這樣好的紀律，是一般人所不能忘記的。但是四川現在已經是中國最緊要的地方了，我們希望四川同胞能夠組織起來，鞏固起來，大家都站到國防最前線去。我們看廣西省，只有二千萬人口，可是他們這次出來參加作戰的卻有數十萬軍隊。所以我願以四川人的資格，盼望一些守紀律的四川弟兄，在領袖的指揮之下，走向抗戰的大道去。」

「中華民國的軍隊是打不完的，」這時候的孫將軍好像很有勁，他接着又說，「所以我的部下也是打不完的，死了一批還有一批，傷了一批，還有一批前仆後繼，後面永遠站着很多準備衝向前面去的健兒們。退出南京以後，我的新式隊伍又配備好了並且還有一個值得報告的消息，過去在上海受傷的許多兄弟同着一些受傷的官佐，都從傷兵醫院跳出來了，回到他們原有的營房裏，又同我見面了，現在他們在前線上正在找尋敵人報仇雪恨。我自己這次雖然是請了兩星期的假，可是上面卻是批令遇必要時，得早點回去的。」（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大美晨刊）



## 韓團長訪問記

題解：

本文介紹一位扼守蘇州河陣地的官佐，他堅信他能盡他的職責，所以他有那樣

英勇的死守四行倉庫的部下。

[10:09 night]

我們談話開始了。自我軍改守蘇州河南一線後，無論軍事當局或輿論觀察者，皆以爲我軍憑河固守，敵雖兇頑，斷難飛渡，這話引起了我們極大的注意和興奮。蘇州河南，包括着南市和滬西，爲了保衛大上海的四分之三，我們當然要堅守蘇州河，蘇州河在現在已成爲大上海的國防河了。因此這國防河的地理條件和守河的人的選擇，已經成爲大衆注意的目標了，記者因此便在前天深夜抓着一個難得的機會，抱着無限的興奮，冒着若斷若續的細雨，奔向××××會見了我們這位率部臨河扼守的英勇團長韓憲元。

經過一道又一道的堅固工事，在黑暗中探索前進，一重重的守衛，把我們問了又問，因為得到了團長的允許，我們才開始謹慎而又安靜的進了那指揮河防的××團長看了我的名片，又向我索閱證明文件，是那樣耐心而仔細的觀看，在這時我目光便投向四周作了一瞥，等到團長把目光從證明文件移向我的面部時，我們談話便開始了。

人生難得機會。「團長，你擔任這重要的河防，真辛苦了。」我首先作了一個引子。

「這倒沒有什麼，不過在我覺得我們軍人能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時代，身臨前線，為國盡忠，真是人生百年難遇的機會，你要知道，這工事外隔河對岸就是敵人，我們說話聲音都可以聽到啊。」強烈興奮整個的籠罩着他。

他們以死報國。一個短時期的沉默，團長見我注意到他的軍章，便很會意的把話題轉到他所屬的部隊的問題上去：「現在死守開北的，便是我們的團附。他所帶的是我們的第一營，我們守開北兩月，敵人始終未能越過我們陣地一步，現在這一營將死守四行倉庫，如果長官無命令讓他們撤退，他們以死報國，是沒有什麼話說的。」

沒有吃也還要作戰。」「團長，前線需要什麼物品嗎？我們可以送來。」一個救護同志又插進一句話來。「我們現在可說不需要什麼，有東西吃，我們固然要作戰，吃一個光餅，或者沒有東西吃，我們也還要作戰；閘北那樣很多街巷的地方，我們能守兩個月，現在面前有一條很廣的大河，有這樣堅固的工事，難道我們還不能守一兩個月嗎？」「我們要以守閘北的精神，來守蘇州河，這是我們的天職。」

電話鈴不住的響着，團長拿起聽筒聽了一下，於是邊說邊記，顯出異常的緊張與匆忙。經過半小時的談話，我們是異常的興奮了，爲了留紀念，我們拿出紙來，請團長題幾個字，刊載本報，供讀者的瞻仰。（二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新聞報）

## 飛將軍樂以琴

丁布夫

題解： 在本叢刊第二輯，我們曾介紹了不少的空軍英雄，本文又補介紹一位飛將軍給我們。

他是算橋的學生。在遠東如火如荼的戰爭中，天空中產生了一個大怪物，那就是樂以琴。其名也，如雷貫耳。

呵，樂以琴，我要擁抱他，吻他。全世界擁護和平正義的人士在祝福他。全世界的侵略者帶着震慄的心，尖錐似的眼，在嚴嚴密密的監視他。

他是算橋的學生，二十五歲，四川蘆山人，個子並不十分高大，而有鐵的體格，近於方型的臉，大號的鼻。他有豐富達到飽和點的情感，熱烈而洋溢，但在反面看來，他卻非常寡言沉默。這位情感白

熱化的青年，真是一首可以朗誦的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的兩條沉重的鋼鞭，抽在「睡着的巨人」的心背上，把中華民族抽醒了，把最熱情的青年人都抽得暴跳如雷。

山東半島是日本侵略中國北部的根據地。淞滬戰後，「帝國」的火焰更張，在濟南齊魯大學讀書的一個大鼻子的二十歲的青年人，他一分鐘都不能忍受。他深深地知道，要報仇雪恨，要與敵人清算那一串長行列數字的血債，最直截了當的途徑，只有騎上飛的鐵翼，無情而痛快的打擊敵人。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鶯飛草長。這位今日已威震全球，而當時尚汨沒無名的青年志士，帶着心頭積壓難消的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踏過千餘公里的漫漫長程，跑到山明水秀的西子湖畔。吓祖國芬芳的江南，引出這位青年志士悲壯的淚來了！今日桃紅色的花地，明天就要變成爲民族爲自由獨立而鬪的戰場，法西斯的礮火，不會饒過它的。那麼，我們要不惋惜的戰鬪！

「西子湖之神鑒諸：我決以血灑出一道長城，放在祖國江南的天野。」青年志士仰首晴空眼

睛冒火，口中嚙嚙。當此時也，春天的祖國的溫風，千百次吻他光而黑的闊額。

中央航空學校的入伍生隊，在杭州梅東高橋這位青年志士一腳踏了進去，舒了一口氣。幼年的中國空軍開着大門，歡迎這位未來的戰友加入。我們莫忘了這一剎那，這一剎那是一個可紀念的剎那，其後遠東滿生荆棘的大路之開闢，與這一剎那發生密切的關聯。這一剎那，給了其後世界的一大晴空霹靂！

鐵的體格，百練成鋼，半年入伍期滿之後，他升學笕橋航空學校第三期，這塊鋼還要經過兩年頭悠久的苦練，要練得爐火純青。在平野的笕橋飛行場，在發動機隆隆不絕聲中，夜以繼日的可以聽到這青年戰士在唱：

「得遂凌雲願，

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

復我舊河山

努力，努力，

莫偷閑苟安，

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

須具有犧牲精神，

憑展雙翼一冲天。」

——航校校歌

中華民族鋼盔的前衛。一年，二年，三年。一九三七年的悲壯的大時代，降臨在遠東。自「七七」醞釀到「八一三」，全面的神聖抗戰展開了。一切都是血紅的血紅的大地，血紅的天空，血紅的侵略者的牙，血紅的反抗者的心，血紅的這隻母獅般的樂以琴的眼。

遠駐在西北一個古城的第×大隊，早已對戰神作歡笑的迎迓，數十個鐵翼在跨下，熱血在胸



膛的空中騎士，已準備對不遠千里而來的侵略機羣，予以逆襲。

青年的樂以琴，他就是屬於這第×大隊的分隊長。第×大隊曾掃蕩在東線的上空，縱橫無敵，無愧的做了大中華民族的鋼盔，而樂以琴，他卻做了常勝的第×大隊的鐵的前衛。

開戰之第二日，第×大隊奉命南調，垂直參加東線的保衛戰，八月十四日，敵機來襲，在笕橋上空展開劇戰，高大隊長志航，首先創造擊落敵機的紀錄。十五日第×大隊與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部隊會戰於笕橋附近的上空。笕橋是我們空軍的根據地，第×大隊挾着絕對的命令，它必須要在笕橋空中陣地之前，殲滅挾着「杜黑主義」而來的木更津隊。

展開了，遠東上空第一次大會戰。好一個樂以琴，一機當先，衝入木更津機羣陣內，壯烈的遂行空中陣內戰（狗鬪戰）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半空中兩條黑色的火龍，直插向半山之麓，「日章徽」粉碎。

二二〇四號霍克機。「優越感」的「皇軍」第一次感到自身的渺小，木更津全金屬的陣營擊散了，倉皇東逸，像鬪敗的公鷄。追，追，追，樂以琴駕駛的二二〇四號霍克機，倏然變為一隻餓鷹，

一口氣追到曹娥江上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又是兩條黑色的火龍，此次卻插向曹娥江之畔飲水去了。

笕橋上空之會戰，勝利完全屬於我們，此役擊落木更津九六式重轟炸機六架，樂以琴個人的紀錄是四架。

從此以後，「二二〇四」幾個數字，約束住每個空中強盜的心，他們一見到二二〇四號機，便望風而逃。

留·着·永·恆·不·滅·的·懷·想。八月二十一日，東戰場英勇的戰士，正以血肉身軀，向滬西強頑的敵軍進行陣前逆襲，打得敵軍像潮水一樣倒流，我軍乘勝追擊，佔敵陣地。當戰鬥方酣的時候，十餘架敵人的八九式艦上攻擊機，擺出一字長蛇之勢，迎面襲來。我英勇的戰士，感到一陣苦悶。

廣漠無涯的遠東上空，浮着不少的獵物，第×大隊×支隊一羣量大無比的饕餮之徒，遨遊天際，想飽食一頓野餐，隆隆隆隆隆隆，一萬匹馬力的鐵陣，向上海推進，其時一長行列的敵機正匆匆的向滬西我地面作戰部隊掃射，出其不意地萬尺高空，我驅逐機如慧星之下射，樂以琴出現了，

他以最威猛的姿態，控制他的敵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起了火的敵機，飄落朱家宅，朋，剎時化爲飛灰。跟着，格格格格格格又是一架。其餘的獵戶都自飽餐了一頓。

八月以後，第×大隊的主要任務，在拱衛首都，誰都知道，樂以琴、劉粹剛兩員戰將在南京上空不絕的殲敵。三菱、三井航空工業會社，竟變成我英勇的第×大隊的「料理店」。自命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隊在我第×大隊二個月的奮戰之下，全軍覆沒。

劉粹剛在武定門上空以「英麥曼」航法擊落敵機，樂以琴在棲霞山、小金莊上空以同樣航法擊落敵機，都是著名的，得到萬人喝彩的戰績。在那裏，我們留着永恆不滅的懷想，呵！碧碧秦淮水，蒼蒼紫金峯，南京的上空是我們的！是祖國的！是樂以琴的。

樂以琴不愧是祖國江南大地一頂鋼盔！（二十七年五月七日星報）

## 池師長王團長及高營長

題解：這裏又是一篇在台兒莊殺敵的各將領及各健兒的故事。

魯南的重鎮。

日軍在晉南碰了個大釘子後，又開始做躍馬徐海的迷夢。日本欲以優勢兵力，礮谷坂垣兩師團——從嶧縣進佔台兒莊南下攻佔趙墩，將隴海路切斷，做成包圍徐州的形勢。但是由華方新戰略的運用成功，這迷夢，在台兒莊被英勇的戰士撕破了。

台兒莊是隴海、趙台支線的一個重鎮，運河緊流在它的南邊。在平時，每天有千百隻帆船，載着從棗莊運來質地優良的煤，送到運河下游的各大都市去，同時各式各樣的工業品，也從下游輸送這兒來。並有貫通膠濟鐵路的台兒公路，是從這樣場合之下，台兒莊便成了魯南的一個重要市鎮。在軍事上當然它亦是同樣的重要，華軍若將威脅台兒莊的日軍消滅，便可以此為據點，順鐵路西

北進兵嶧縣、臨城，切斷正面的日軍後路，日軍都掩死在徐州的外衛，要保衛徐州，或進而收復濟南，這個重要據點萬萬不能放手，所以台兒莊的爭奪血戰，便在這種情形下展開了。

大刀進行曲。早晨太陽昇上東邊的山頭，暖和美麗的陽光照遍了大地，春仍然來到這戰神作祟的地帶，溫風拂着每個兵士的面孔，吹動了運河兩岸綠的麥田。泥黃色的河水慢慢的向東流去，往日的往來船隻都逃得沒影沒蹤，只有那橫跨運河的鐵橋靜靜的站着，如今愈顯出它那堅強偉大的神態來了。

從上午八時起，日軍的礮火開始射擊，隆隆的礮聲響個不停，聯珠似的礮彈滿天飛舞，礮彈和空氣摩擦的支支聲穿遍了整個天空，大地在振動着，隨着滿天的黑烟和塵土飛舞起來，黑烟像一隻黑色的惡獸，要將台兒莊吞了進去，火藥的氣味使人發嘔。

爬在戰壕裏的兵士們，都鎮靜的守着不動，由於他們在北戰場上的經驗，知道日軍又在玩把戲了。每個兵士的臉上，堆滿興奮和喜悅的神氣；日軍的大礮對他們毫沒作用，不但不能威脅他們的殺敵心，並且還惹起他們的笑罵來。

在太陽昇到正午的時候，礮火更來得兇了，但礮火的怒吼更加兵士們無限的憤怒。他們對着毫無目的的礮火，高唱起大刀進行曲，歌聲裏充滿奮恨和英勇，那雄壯的歌聲與隆隆的礮聲，形成雄壯的交響曲。

跟咱衝上去。日軍礮火猛烈的向北站打來，轟轟的轟炸聲和格格格的機鎗聲加成一，讓人分別不出那裏是礮聲，那裏是鎗聲，大地在奮怒着。

在北站的壕溝裏，高營的五百健兒，沈靜的伏着以備和日軍一拚。每一個鐵黑的臉露出股奮怒的殺氣，眼睛怒瞪着，幾乎要冒出火燄來，每個人把鎗握得緊緊的，在向湧來的敵人射擊。

高營長是個著名勇敢不怕死的傢伙，他看到日軍向陣地竄來，馬上怒火燒起來了，他瞪大眼睛，迅速的將帽子和上衣脫下，把子彈袋緊緊的繫在他那紅黑色的肩膀上，右手握起明晃晃的大刀來，張開那長着短鬚的血盆大嘴怒吼了！

「兄弟們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馬上兵士們如雷的巨聲回答着。

「不怕死的將膀子脫光，跟咱衝上去！」

一剎那間，英勇的五百健兒，像潮水，像猛虎般的從戰壕中跳出來，衝向日軍方面去，陽光照在他們的鐵背上閃閃放光，殺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合成一片，大刀刺在空中飛舞，日軍的血肉橫飛，遺屍遍野，日軍見這一股洶湧的鐵流，像老鼠般的竄逃了，日軍的機關鎗，擲彈筒，成千成萬的子彈，都成了華軍的戰利品。

晚上在臨時醫院的床上，躺着個精神仍舊興奮的華軍官——高營長——和許多光臂的兵士，他們光榮的受傷了。

鐵軍池峯城 在台兒莊的高樓上電鈴聲音不時的響着，隨着便是師長池峯城粗啞的說話聲音。他天天在這裏忙碌指揮隊伍作戰，沒有一刻休閒的時間。

「旅長嗎？要努力幹呀！死光了亦不能過河……！」

「團長嗎？抽空子出出打敵人一下……！」

「營長，將某某地方敵人完全消滅淨盡……！」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沉着勇敢的將領，在那種猛烈礮火的下面，他毫無畏懼的在最前線指揮部隊。在那間房子裏可以看到他一會兒以電話去指示部隊動作，一會兒又拿起紅藍鉛筆在一張大的地圖上亂畫，一會兒又和在他身旁參謀主任商量戰策。他對李司令的每一個指示都很慎重的去計劃，並且迅速的謀部下去實行。

他已是個久著聲譽的抗日將軍，在永定河畔平頂山頭和娘子關諸役，日本國內號稱精銳部隊的坂垣師團，幾乎完全被他的軍隊殲滅淨盡；那兩次的戰爭，的確在抗日戰史上增加光榮的一頁，所以人家都稱他的軍隊為鐵軍。

在台兒莊日軍精銳部隊（磯谷師團）又被他殲滅五六千人，所以在三十號上午，日機撒下許多恐嚇的傳單。

最後，池師長將他對中日戰爭的感想告訴我，他說：「我們和敵人作戰，因為大礮的缺乏，常受到敵人礮火的牽制，不能迅速去制服敵人；但中國士兵政治教育也是目前急需要的，我們必使每個士兵澈底明瞭這次抗戰的意義，然後才能談克敵制勝。」

他對我堅決的表示：「台兒莊便是我全師官兵的墳墓，雖剩至一兵一卒，亦不讓敵人侵入台兒莊。」

台兒莊巡禮。得了參謀的允許，和我同往台兒莊寨內走去。南站的高樓已被日礮將屋頂毀去，附近的空地和鐵路上，佈滿深大的彈穴，零星的彈皮到處皆是。運河仍靜靜的流着，血戰重心的台兒莊便在眼前了。

西門外邊躺着四輛坦克車，那是二十九日上午被華軍的戰車防禦礮擊毀的。這些怪物不想在這裏遭了惡運，像幾個大的烏龜爬在地上。

經過數日的日礮和日機的轟炸，台兒莊的寨牆已變成殘缺爛磚堆了。牆裏面密密佈滿兵士們築好的掩蔽部，英勇的守軍都爬在寨牆的缺口，手裏拿着手榴彈做投擲式，機關鎗和步鎗的鎗口，從每個寨牆縫隙中露出來。牆外的空地上佈滿了赤黑色的血跡，身穿黃呢衣服的日屍堆滿各處，微風送來一股股血腥氣味。

城內的繁華大街，現在已成了一片瓦礫場所，一堆堆的瓦礫阻塞得不能行走，炸彈穴佈滿各

處，一處處房屋被礮火燒得焦黑，零亂的電線都被礮彈打斷。

經過許多繞折，最後到達了堅守台兒莊的王代理團長的住所。

「台兒莊現在已成敵人必欲奪取的地方，」他以極肅靜的態度向我說，「每天台兒莊在我軍血戰中保守着，而最激烈的血戰已經發生過三次了。第一次發生在二十四日的上午，敵人在猛烈礮火掩護之下，自西門衝進寨內百餘人，經過一次激烈的衝鋒和肉搏，方將竄入的敵人完全殲滅。第二次在二十七日，敵人以飛機十一架，大礮二十餘門，坦克車六輛，協助步兵猛烈攻擊，這次我們的戰車防禦礮把敵人四輛坦克車擊毀的，確減少了守車不少困難。在正午時候，不幸在東城又衝進一小部份敵，他們很迅速的便竄到房屋裏和附近碉堡上，這次我們以很大犧牲，才將頑強的敵人消滅。」

「第三次激戰是在二十九日上午。」他說到這裏，稍微休息片刻，然後又以興奮的情緒接下去：「敵人以一連左右的小部隊，車輪式的連續攻我西門和北門，當時全村被礮火的烟霧瀰漫着，且有數處起火，喊殺聲震動了整個台兒莊。十一時城西北角被毀一段，敵自此衝入數十人，但是都

在我們的手溜彈和大刀下去見閻羅王了。」

「經過這數次激烈戰事，鬼子被我殲滅在四五千人以上，可是我們守城的兩團健兒也有相當的犧牲。」

「這種犧牲是軍人的本色！是光榮的！有代價的！」最後王代團長以極嚴肅極沉着的語氣說出這種驚人的話來。

在太陽西下的傍晚，我帶着一顆興奮的心，離開台兒莊，步上了歸途。王團長沉着熱烈的話，遊絲般的繚繞着我的腦海。

中華民族萬歲！我兀自的在心靈深處默喊着。（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大美晚報）

# 滕縣縣長周同守土拒寇記

莫音

題解：

本文介紹一位津浦線上忠勇的縣長，他的負責守土以及組織民衆等事，都是可爲目前每個地方官吏所應效法的。

孰敢迎。

溯自濟南之失，泰安、滋陽相繼淪陷。韓復榘撤軍向魯西。敵以主力追韓，而偏軍循津浦正面連陷曲阜、鄒縣，前鋒抵兩下店，兩軍距滕縣六十五里，而臨城、兩下店間一百里許無國軍。時滕縣全城惶惶，居民扶老攜幼避出城者，日以千計。漢奸匪類，蠢蠢欲動，滕縣劣紳徐蘭舟、黃筱山集無賴輩數十，議組偽維持會，以徐爲會長，製五色旗，備牛酒，謀以迎敵。二月三日，徐、黃等與其徒入衙署，見縣長周同，謂「日軍旦夕至，縣長留此必殃及百姓，盍早退，庫中存金二萬餘，吾輩之所知也，望交維持會作招待費。」縣長聞之，瞿然按几厲聲曰：「吾國家之命官，無政府令，曷敢退！日軍國之寇

讎，行將與衆共死之，孰敢迎！」卽叱退之。因下令閉城四門，躬與警察局長荷短鎗，巡行街市，人心始稍安。

如獲新生。時國軍×××等師，自隴海路星夜援滕，值臨城，傳聞滕縣已陷，因卽遣幹探探之。探未至滕縣三十里，聞有孫某，擁鎗二百餘，據山中，稱游擊司令，因就詢之，亦謂滕已失。探未深信，行抵城外車站，不見敵軍，始知傳聞之誤。遂急覓站長，站長知國軍之探也，則大喜，具告城中狀，卽以電話通城中，告周縣長，周立遣警察局長迎探入城，相見驚喜。因電告臨城師部，師部立派王團爲前導，援滕。大軍續發，王團以五日晚抵滕縣車站，團長審知過去魯境軍民感情之不和，欲痛革其弊，因夜宿車站，時大風雪，官兵共冷食，士卒齊唱軍歌，聲振天地。周聞國軍大至，如獲新生，卽啓南門，偕警長馳赴車站勞軍，握團長手數分鐘不能言，但熱淚奪眶出，旋曰：「滕之人不見國軍久矣，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卽請移軍入城，以慰民望。」王團長以上令不許駐民家，堅不允，周以城內空房多，再三請，王不忍卻其意之誠，因率軍踏雪入。居民知國軍來，一市盡起，張燈鳴礮，歡聲徹街市。劣紳徐、黃等方欲匿跡，爲周所獲，卽送民廳。部署定，周爲團長言：「滕縣，魯之大邑也。（按滕與濰爲魯大縣）民間藏

鎗已登記者，達八萬餘枝，地方組織，有紅鎗會八卦教……如能因勢利導，實國家莫大之武力，久擬躬赴各地，激勸民衆，而以國軍未至，不敢離此間，以惑人心，今幸能行志矣。」因即出其組織民衆大綱，以商團長、團長深然之，允協力。

### 咸願效死

城前集者，在滕縣東北九十五里，劉匪桂堂起身處也，當地之民，苦劉匪蹂躪，備鎗自衛，終驅醜類，故其藏鎗之多，爲全縣各鄉冠，而周士元實爲之長。周曾任費、鄒、滕、泗四縣聯防團長，今年已六十餘，卸任家居，縣長審之，擬親往訪士元，苦無介可言，縉紳黃以元、邱厚山與周雅好，則卽夜偕軍代表鄒季安往訪二人，二人皆七十餘，鬚眉並白，聞縣長軍代表夜至，深驚詫。及聞縣長言，感激泣下，咸願效死。翌晨六時，遂相偕出東門，跋涉雪中，薄暮始抵城前集。周士元聞縣長及軍代表至，又見二老，驚喜交集。聞縣長意，立聚村中人，望二十餘輩，共商團結禦侮組織訓練之法。時已九時，士元請縣長等入膳，陳酒食甚豐，縣長睹而流涕，慷慨曰：「余此來爲國家爭生存，爲同胞謀福利耳，豈以擾我之同胞。」士元先生以此待我，毋乃視我爲過去污吏一流。」因拒不入席。二老聞而哭，軍代表涕泣陳辭，一室感動，泣不可仰。士元慚甚，爲撤席去，備蔬飯以進。明日，縣長與士元遍召當地有力者，



曉以大義，喻以時勢，皆大感動，各告其鎗枝實數，請受約束。縣長與諸紳籌備部署，留五日始返。後月餘，敵軍大隊繞南官橋，國軍兩團被困於龍山一帶，糧盡援絕，凡四日而卒得脫險者，城前集民圍之力也。

專致力民衆組訓。先是，敵軍駐兩下店，以百餘人軍北城，游擊隊環而攻之，數日不能下。至是，各村風傳縣長與大軍已抵城前，均大興奮，老幼爭持鋤畚除積雪。一夜間，自城前集直達北城，頓成大道。敵軍聞之宵遁。

周歸自城前，國軍已大集，於是始專致力於民衆組訓之事，日與各鄉民衆領袖接洽，訓練城市壯丁，清查漢奸，排除匪類，集鹽米以備軍需。城破之日，儲鹽尤達千包。深夜草計劃，批公文，月餘如一日。

民衆均依歸之。及三月十四日，津浦正面敵軍大集，以砲兵佯攻兩下店，以主力趨右翼攻香城時，我右翼單弱，敵遂於十五日迫滕縣南之官橋，城中國軍三千，師長一，旅長三，決死守待援。周縣長十四日出城與民團集議襲敵事，聞城防急，星夜馳城入，督民衆協助守軍，連夜未寐。十六日，滕縣

合圍敵以山砲轟四城，城中墜彈無慮萬發。十七日晨敵燬南門，王師長銘章率特務連親自督戰，敵中其腹，血流蔽裳，猶屹立揮軍堵缺口；及不支，拔槍自戕。國軍戰益勇。周在城北聞王師長殉，馳至，撫屍痛哭，不能發一言。時敵已入城，紛亂中傳周縣長已殉難，而其實周固無恙，方率其從者作巷戰也。

今周在軍中，組游擊隊，舊時滕縣民衆，均歸依之，記者昨遇之於曹縣，其人訥訥不善言辭，而果敢剛毅之氣溢於眉宇。一望而知爲好學力行之青年也。（二十七年四月八日星報）

## 戰時一童軍

韓尙義

題解：這次抗戰童子軍在前線後方，都盡了很大的服務功績，下文就是一個童子軍的

服務報告。

全體宣誓……那天——八月十三號，抗戰開始後，我們的團長馬上就召集我們全體宣誓。

每個強健的青年，大家舉起了粗黑的手臂，熱烈地喊着：「余謹以至誠，自願參加本團抗敵戰爭服務，絕對服從命令，遵守紀律，任何犧牲，均所不惜。謹誓！」誓後就是我和二百四十多個親愛的同志的簽字。就在這天夜裏，我興奮得整整七個小時沒有入睡。（八一四）

給母親信 惟恐母親掛念我就興奮地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母親：

「母親你也聽到嗎？平息了五年多的上海，砲聲又響起來了。記得五年前的一二八之役，你也

在上海，爲那次戰爭，你是吃了很多的苦，使你至今還不敢重來此地。而現在我們的戰士又來給敵人，以迎頭痛擊了，他們是擔負了一個神聖的使命，替我們結算過去一切的血帳的。母親，你快活嗎？——一定的，我相信，除了敵人以外，世界上誰都應該爲我們喜悅。

「我，經過了嚴格的訓練，比五年前懂得多了。如今，我自然不能放棄我的責任，所以我已經毅然的宣了誓，去服務於抗戰的前線。今天，我就要開發去工作了。母親你聽了覺得怎樣？——當然，我也明白，也許你會流淚，甚至還會替我擔憂吧？但是，母親，你想，假如國家真的亡了，我們還能有什麼存留呢？所以，母親不要悲哀，不要恐怕，我希望你做一個愛兒子更愛國家的母親。你應得回信勉勵我說：『上前吧！兒子，我都允許你。』」

「親愛的母親，我去了，你得保重身體啊！兒上（八一四）」

寫好這封信，鄭鄭重重地摺疊了，綿綿密密地封裹了，付與綠衣人，我說：「此信不尋常。」（八一四）

某某醫院。擔架，運輸，登記傷兵，看護傷兵，……一霎眼四天過去了。今天早上，我們慣例地洗

過臉吃過粥，正要開始工作的時候，就有敵機四架在我們駐地的頂上盤旋，一回兒多了四架，又多了四架，一共十二架敵機，「軋軋」地響，在我們的頭上，可是我們一點不害怕。後來就在附近投了三個炸彈，我們還不躲避；但是第四個炸彈又下來了，丟在飯堂面前，於是大家就不得不逃到屋外的豆田裏去。我一動也不動的伏着，側着頭，看着那殘暴的敵機的轉輾盤旋；炸彈還是不斷地下來，那些強烈的炸彈聲音，把我的耳朵也震木了。但是，我得到了一個經驗，我知道每當機聲停了二秒鐘又發出「嗚——」地一大聲時，接着就必然是「轟」的炸彈聲來了。

後來，二隻敵機竟飛到我頭頂上空來打轉了，很低很低，幾乎連機師也看得見。它們轉了一圈又一圈後，我不敢再看了，閉着眼，臉枕在左臂上，只等待着「轟」的一聲的到來。

果然，離開我四丈許的地下，丟下一彈，幸未爆發，但四散的泥土已經蓋到我的身上，我以為是彈片呢，彷彿使我失去了許多秒鐘的知覺，混身是冰般的冷。啊！我真慚愧自己的無用呵！

太陽已由樹梢升到天空了。我整個身體被晒得熱熱的。想到常識所告訴我的，「只要太陽晒得到，敵機就可看到你。」因此，我就偷偷的跳到小浜裏去了；除了一個頭以外，都浸在水裏。但是我

麻木的神經也不感到冷了。

這樣，敵機來去，偵察，投彈，整整的費去二個小時，把院內外盡情破壞後才滿足的去了，遠了。這時，我們才一個個走了出來，大家用失色的臉面面相覷。隊長點名後，幸運地一個也沒有受傷。但是，在大禮堂中，救護隊長受傷了，茶役和廚子也死傷了四五個，大家就慌忙地把東西搬上車，向崑山駛去。（八、一八）

南·站·所·見· 那天，車站裏聚集了千百個待車回鄉的難民。坐着，立着，躺着，他們都是敵人礮火下的可憐的餘生。

忽然，黑色的雲端裏，吐出了一架架的敵機來。一個個一百多磅的炸彈，直向車站投下。無辜的難民，立時血肉橫飛，無一幸免。整個南站，就陷入萬分悲慘的氣氛了。當時，我們的團部就接到了電話，我們便很迅速的上車駛去。

車站披上了一件紅色的血衣，一條條斷的腿，斷的臂，一個個血的頭，血的身體，似在向我們控訴敵人的殘酷。我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四週還猛烈的燒着火，怪臭的氣味，向我鼻管直衝。電線都掉

了下來了，一根根雨絲般的掛着。我們很小心的把傷民搬上車子，向醫院開；一車又一車，一共裝了十七車。（八、二八）

母親來信 大約因戰爭而交通不便之故，所以母親的回信一直到今朝才來。母親說：

「兒子：讀着你的信我滿臉交流着熱淚，這淚是光榮的，驕傲的。驕傲這個勇敢有爲的青年人，正是我的兒子呀！

「兒子！你去吧！爲着我們的祖國，你本該效命疆場，你應該先是國家而後是我的！我不希望你死在家裏，死在床上；我願意做一個愛國家甚於愛兒子的母親。兒子！媽是允許你了，你去吧！一切你得自己當心，我們做事，應膽大而心細，懂得嗎？『上前吧！爲了你的祖國！』母字。」

讀着母親的信，二手捏得緊緊的，我幾乎不信任這是我的母親寫的。平時疼愛我，不肯離開我的母親，也能這樣說嗎？「呵！中國是站起來了，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的呀！」我不由不這樣高歌。

（八、二九）

楊行回來 那天，當我們在未到楊行而在顧家鎮等待傷兵下來時，突然從上海馳來一輛救



護車（？）爲某種關係，就給我們格外注意了。偵查之下，發現他們的臂章、旗子、符號，什麼都是假的（自己做的，並沒當局圖印）。車子又是××國商人的運輸車；其他，隊長又冒稱爲××師的參謀……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自然不得不疑心他是不好的份子了，何況在最近，我還看見過他……隊長在上海出過事，他的說話又前言不接後語的，使人生疑。我已斷定他是「漢奸」，但因他們連車夫一共有五個人，我們對付不了，只得本着「童子軍」的機警，仍和藹的對待他，說要幫他們一同「救護」去。而正因他是偽裝着「救護」車，很難拒絕我們，所以我將自己的車子囑隊員救了傷兵回去，我就和××報記者唐×先生押着他們的車子揚行去。

車子裝了滿滿的傷兵，我們回來了，在路上，他們五人都站在開車人之旁，我和唐先生則和傷兵一塊兒站着，只聽得他們竊竊低語，我們就非常寒心了。突然，天空裏發現了照明彈；接着，敵機飛來了。我就叫他們「停車，熄燈」，但是他們竟不聽。只聽得那個「隊長」對車夫說：「你聽我的話，不要聽他們！」後來，敵機飛得很近了，低了，並且掃射起機關槍來了。車子雖然終於停了下來，但我們已來不及跳下車，躲到田裏去，只得顫抖的眼看着敵機「軋軋」地從頭頂上飛過。幸而，一回

兒機聲遠了，照明彈熄了，車子又向前開，看看前面，火光滿天。我焦急地低聲對唐先生說：「爲什麼他們不從××路打灣呢？或許他們要把我們直開到××司令部去吧！前面火燒的地方，不就是戰線嗎？」

「不要怕！我們聽他們怎樣支配。」唐先生勇敢不屈的回答着。

天快亮了，車子馳進了租界。不多時，他們就要在一家不三不四的醫院裏，把傷兵運下來。但經我們再三的交涉，才到了我們的會裏去，報告我們隊長。隊長很客氣的和他們講談了一會，忽然……

……（中略）五個人的眼驚奇的向我看，帶着恐怖，怨恨。但我卻只有一個「高興。」（九一）

北新涇去 一夜沒有睡，兩眼覺得酸。

電話鈴響了，「北新涇被炸請快去救護……」我心跳着，眼前黑黑的現出了以前所目擊的慘景：敵機的慘無人道的轟炸，無辜難民的苦痛呻吟……雖然自己精神疲乏得可憐，但我也不敢放棄自己的任務；因爲是很早的早晨，救護隊員還沒到全，只得臨時募集一些同志，立即趕去；開車的是一個義務來參加服務的美國人。到目的地一看，真是悽慘萬分；屍橫遍野，房屋在綿延的燒，×

×公司的麵粉船一隻隻的往水底沉，炸死在田野裏的農夫們很多很多。我們馬上把傷民裝上汽車，裝了三車還不夠。

時間快中午了，我們的三車傷民還無處送。一直到下午一時才安置下來。我想，在早上七點多鐘炸傷的人，一直到下午才獲得醫治，實在太遲了。所以我希望辦救護者除注意傷兵醫院外，也得設立一個傷民醫院，以防不測。（九、一三）

眼紅腫了。最近三天去，我跟着第×急救隊，跑的是最前線，幾乎離戰線僅一里許。敵人的礮彈時常從我們身邊過去，但是，我們已有避彈的經驗，所以當它「呼——」的左面打竹林穿過來時，我們就向右面臥倒了。不過，我們工作甚困難，敵機的時出時沒，不允許我們爽快的救護了。

到市政府大禮堂，宮殿式的建築已被大礮打得七穿八洞。可是，巍巍然仍不失其舊有的莊嚴。當我們在市中心工作時，在屋外跑一步路都要偃偻着身子。否則，流彈是隨時可以打到你頭上來的。

因爲是負着「押車」的責任，所以，每次出發都要去掉幾個同伴；而長駐在那邊的童軍又只

有我一個。每天晨午夜三次的救護，我一個人真感到疲乏，兩眼也因少睡而感到疼痛，紅腫起來了。我只得告假了三天，回到上海來。

偉妹看見我，似乎替我難過。但我卻老是記着媽的來信。（九、一五）

雨夜滋味。出發時，天下雨，一會越下越大了。我們的車子上沒有篷，又沒有油布，所以幾個傷兵的創口，洗得很清爽，皮膚被秋雨淋得起了白色的皺紋，整個車身則淌流着紅色的雨水。當時，我就把軍用氈蓋在他們的創口上，但自己的制服卻完全滲透了。

滿滿的一車傷兵，到了××車站，車站是黑黝黝的，帶了恐怖淒涼的色彩，火車也不敢放它固有的光，四週又密佈着鐵絲網，——我一下車，就被抓碎了制服和襪子。鞋子裏裝滿了水，走起路來會吱吱地叫。我們就在這大雨傾盆之下，好容易把傷兵一個個抬上車廂了。見火車慢慢地慢慢地離開了××，我們就回來。

那時快三點鐘了，雨仍不肯停。濕濕的制服緊貼着我的身，車子的急馳又帶來強力的風，我感到極度的寒意。

這夜，我們因租界已在戒嚴時間內，不能通行，就睡在華界的××醫院中。我躺在水門汀的床上，想想自己的服務的價值，也好像是個了不得的人了，我很快樂，所以一些也不感到疲倦。（九一六）

九月十八「九一八」六週年了！今年的「九一八」郭沫若先生說是「國慶」紀念了！的確，過去五年來，我們是被壓迫在下面，我們的紀念也是淒慘的，不中用的；如今，中國是站起來了，第六週年的「九一八」是我們全國集中力量和敵人抗戰的時候，誰不愉快！今天中午，上海每條馬路上的行走的市民，都得停起來由童子軍領導宣誓。自然有着很偉大的表現！

我們全團的同志二百多人，今天都不吃飯一天，只吃光餅十只，省下飯錢來救國。雖然我感到飢餓，但想起敵人的可惡，我就不敢去買東西來吃飽了。（九一八）

桑公館中。昨天收到一封桑公館寄來的信，說他們有許多東西要捐給國家，床、被、枕、衣服、鞋子……許許多多，開了一大張，我就押着車子，向高恩路去。找到××號門牌，按電鈴，傭人來開門，當我們還沒有告訴來意時，樓上的主人就喊着：「是紅十字會裏的嗎？」接着就下來了一個四十歲

開外的桑太太，右足一拐一拐的，笑容滿臉，她說：「我知道你們今天要來的。」桑太太真熱心……我這樣的感謝他。

「那裏話來！你們每天在前方工作，真比我們熱心得多……」她說着就領我到一間堆滿了東西的屋子裏，「這些都是……張媽——（傭人）幫他們一同搬。」她說了，便自己上樓去了。張媽和一個車夫跟我便一件一件的把東西搬上車去。三個十三歲和七八歲模樣的孩子，老是向我身上看這樣看那樣的，帶着多量的好奇和好感。

因為東西多我們搬了好久還沒有完畢；一回兒，樓上一位小姐及一位穿着漂亮西裝的男子也來幫助我們。

搬好了東西，我出了收條給桑太太，謝了她，跑出了他們的家。在路上，我們突遇着二個法國兵；他們止住了車的前進，問車夫說：「有童子軍嗎？」當時，我就探出頭去。他們向我微笑着，一揚手走了。我立刻想到友邦人士對我國「童子軍」的信仰，我又為我們全國「童子軍」的前途愉快。（九、

同志的血。告了一日假，今天一到會，就看見鄭志強同志的一件血衣。「啊！子彈是從左肩直穿腰部，傷勢是相當嚴重的。鄭同志和第×急救隊一同去在最前線的永安橋那裏，礮彈不斷地來，他就躲在壕溝裏，很久很久，槍礮聲停了，他才慢慢地爬起來；但就在這當兒，「砰」的一彈過來了，我們的鄭同志就應聲而倒。現在他是在體仁醫院裏，已有二位同志輸血給他；但是，還沒有施過手術。我祈禱着我們的鄭同志能早日痊愈，仍來爲國效勞。（九、三十）

××回來。北新涇，全浸在恬靜的空氣裏，不時有秋風襲來，蘇州河裏的水就織起了條條的浪紋，像疊皺了的錦被。四週的景色告訴我，是寒冷的季節了。我雖翻起了大衣領，仍覺得有些瑟縮。

今天，我們又到前方去，帶了三大蒲包的餅乾和麵包，預備去慰勞傷兵。

過××後，一路上就有好多傷兵要上我們的車，但因我們車子來回要走許多路，所以只能允許輕傷的先上來。傷兵一上車，我就在車上發麵包給他們吃。「同志們！你們餓了，我這裏有麵包給你們吃。」當時，一對對帶着喜悅而迫切的眼都注視着我，我的確看出他們有幾個是一二天沒有吃過東西了，抗戰的工作真是辛苦勤勞啊。



他們說：「在前線衝鋒激戰的時候，伏子根本不能送飯上來，就是送來了，我們也不吃的，非把鬼子兵打退得遠了，才肯吃。所以有時我們會二三天不吃東西的。」

這樣我們談着各種事情，我們的車子，不覺已經過××，××，××，××而來到了××車站。經衛生隊的說明，知道今天敵機又會到這裏來投了七八彈，所以衛生列車又只好暫停了。於是我們就轉道崑山去。

過××公路的右面是×××，左邊是×××，路是那樣的崎嶇，並且多着破彈穴，所以車子顛動得很厲害，而遇到較大的振蕩時，他們——傷兵就會叫喊起來。因此我只得喊車夫開慢一點。

實足有×個小時，到了××，把傷兵運到××收容所，向副醫官打了收條，我們就回來了。（十、五）

一位營長，在××救了一卡車的傷兵，送往××後，因為車上有位傷了臂部的營長，我念他的功勛，想上海醫院比較完善一點，就特地設法把他運到上海來。

他是湖南人，年齡還只二十八歲。我問他受傷的經過，他說：「敵人攻上來了，我們陣地失去了

三百多米，當時就命令反攻。這時我們收起了步槍，專用手榴彈和刺刀向敵人衝去，終於，敵人退了，遺下了滿陣地的死屍。於是我們就把敵人的死屍疊起來，做我們的防禦工程。這樣衝，給我們反攻過二百多米模樣，上面就命令我們暫守。但就在這個時候，敵人的槍彈過來，把我這裏……」他指着臀部興奮地說。

這樣說東說西，到達了上海，把他送進××醫院後，時候已至戒嚴時間，車子已經不能通行了。於是我和車夫們，只好睡在車上，過了流浪人的一夜。（十七）

捐棉背心。在這樣寒冷的夜裏，着了單衣上戰場，是多麼難於忍受的事呀！我常常替兵士們這樣想。

近來每次到前方去，可以看見將士們都穿起了棉背心，做什麼都很有勁。我立刻會想起上海的一般民衆踴躍捐募的情形來。自從抗敵後援會發起募捐棉背心後，每一個民衆都盡力輸將。當時後援會要全市童軍募捐五萬件，這數目是相當可觀的。但結果，僅我市商會一團，就捐到全數五分之三弱；秦同志和陸同志竟造成了每人二千件的個人最高成績。（十九）

虬江路去。那天打××運輸了三次傷兵後，空車由××路折入××路要回上海，可是，半路上，被×××師的衛生隊阻止，他們說在虬江路有許多傷兵，這車子要借用一下，一定要去的。「虬江路」是閘北的最前戰線，在敵兵步槍射程之內，但既有傷兵，當然要去救。我們鼓足了勇氣，由衛生隊領導前進。駛過五六里路後，事實上，就不能允許我們開燈了；對於那黑漆的夜路，車夫已喊着「吃不消」，我就從車廂裏出來，換坐到車頭上的葉子板上，幫助他察看，低聲叫他靠左靠右。忽然有一段路上礮彈穴很多，真非開一下小光燈不可，但一下子接着就來了「砰砰」的二礮，正打在我們車子的上空，忙熄了燈，停下來，等了一回，然後又慢慢地向前蠕動。

到目的地，那境遇不像我理想中的可怖。但四週的房子已倒坍得不像樣了。一個士兵告訴我，火線就在前面，但此刻雙方都寂靜着。

把二十多個傷兵運上了車，在夜色中摸了回來。前線的機關槍又在響起來了。（二十六年十

月十一日及二十九日辛報）

## 固安一農婦

慧劍

題解：

固安是冀北的一縣名，本文介紹我們那裏一個農婦，她是怎樣勇敢的去復仇的。

手刃過七個敵軍。固安失陷以後，曾一度被我軍克復。我某團部在戰地裏救出了一個村婦，已經四天沒吃東西了，餓得不能說話，身上又有傷。

這是一個常型的村婦，一些特徵也沒有，可是誰都想不到她卻會手刃過七個敵軍。

她領着某團團附和一排弟兄，搜索到所住的這個村莊裏去，在她家裏找出了七具糜臭的敵屍，門外倒了兩具，一個是她丈夫，一個是她母親。

血在燃燒。事實經過是：一天早晨，七個敵軍來敲門，爲首的一個，好像很客氣，把她男子帶出去，只聽到慘叫一聲，她母親追出去看，再補上一聲慘叫，兩個敵軍笑嘻嘻的，抹着他們刺刀上的血

走進來。

她知道這是什麼事，血在燃燒，反而沒有眼淚。一個敵軍指着一口水缸，向她做手勢，意思叫她燒湯，給他們沐浴。

打定了主意。她不動聲色，蠢蠢然地燒了湯，而且被迫地爲他們一個一個擦背。她不讓臉上有一點表情，可是她已沈驚地打定了注意。

浴後的敵軍，最初還是輪流休息，後來到底抵抗不了久戰的疲乏，七個人都睡得和豬一樣。北方女子是想得到做得到的，刺刀進她的掌握，這世界便是她的了，挨次的殺了七個，這並不是神話，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殺到第七個人時，經過了肉搏，她的左臂被拉傷，可是刺刀終於插入了。那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眼中充滿了恐怖與憤恨的敵軍的心坎。

這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完成了復仇的血祭，她便逃走了，飄蕩在這無人的孤村裏面，一直得到我軍的救助，才吃着四天以來的第一口飯。

事後，團部把她送到某總指揮部去，總指揮賞了她二百塊錢，叫她住在保定。有些下級軍官，聽

見有這一回事，都拿了衣服來找她洗滌，補綴，順便給她一點錢。

她在保定做了一個時期的尊貴的滌衣婦。保定失守以後，不知道漂泊到那裏去了。以這一個故事告訴我的人，嘆息着未能探聽出她的姓氏。我說，這是不必的，在北戰線的三月血戰中，像這樣的無名英雄，正不知有多少，我們並不要知道他們的姓氏，我們只要確實知道這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就很夠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辛報）

## 友邦的轟炸家

題解：

敵人的侵略我國，是每個有正義的人所不贊取的，所以本文就告訴我們，是有這

樣一個友邦的飛行員，來投到我國空軍中，幫助我們抵抗侵略的敵人。以及又有

這樣一個韓籍的機師，來作我們進襲時的嚮導。

美聯社訊：二十三日中國空軍轟炸臺灣時，領隊者即爲中國「外籍志願空軍」主腦人物施密德氏。施氏爲美國長島人，精飛行術，曾歷次參加戰爭，如世界大戰時任美國砲兵軍官，墨西哥革命戰爭，「二二八」上海中日之戰，阿比西尼亞抗意之戰，及目前西班牙之內戰（服務政府軍中），曾出死入生，幸獲無恙，故已成爲一「職業的轟炸者」。施氏曾以簡單的語氣述其本人的哲學，稱：「祇有弱國兄弟，始需要幫助，若幫助強國，則變爲無意義。」施氏於去年十月間由西班牙來中國，與之同來者，尚有歐美志願飛行人員四十人，大多皆曾參加西班牙及阿比西尼亞抗戰而獲有豐



富空戰經驗者。當施氏初抵南京時，即因一法國婦人之牽帶，而被認為有間諜嫌疑。嗣中國中央當局即警告施氏，令其實際參加戰事，以釋羣疑。十一月間即在漢口成立國際志願軍，內中包括歐美志願投效人員，但蘇聯除外，此即目前之「中國空軍第十四大隊」，而由施氏自任大隊長。

施氏身長四尺六寸，體重二百二十磅，性情雖活潑，但對其活動之事業，則保持緘默，絕口不談，因其責任須保守秘密，故「予所知者不能相告」一語，常為答復其友人之口頭禪。施氏能操流利之法語，所居與美聯社同在一處，進膳則在海軍青年會，對日機襲漢最恨在午餐時間內，蓋一聞警報，即須棄食就機，騰空搏擊也。彼嘗稱在過去四星期內，其生活中之最忙者，即為轟炸淮河、蕪湖，及南京一帶之日軍陣地，關於中國空軍轟炸臺灣後，將來是否擴大範圍之可能一點，施氏不置一詞，彼之生活極有規律，通常每晨五時起牀，即從事轟炸其欲轟炸之目的地，迨其歸來後，滿身風塵，精神疲憊，一望而知其為曾經長途飛行者。最近施氏轟炸蚌埠一役，據華方報告，該地日軍陣地，無高射礮等防空設備，詎飛抵蚌埠上空時，忽發現下面高射礮彈，密集而至，機身曾被擊中三彈，但施氏卒安然出險，可謂幸極。施氏每日晚間，即詳細研究地圖，以便翌日從事轟炸其目的地，在漢外籍志

願空軍人員，大半皆已獲得俄籍，女子爲情人，獨施氏生活，甚爲平靜。

記者頃晤中國航空界某君，自漢皋歸來，述二二三空軍轟炸臺北部松山機場經過，雖明日黃花，已成過去，然事屬創舉，諒爲讀者所樂聞也。以下卽係某君談話：

查臺灣空軍，木更津、鹿屋二隊，爲日本海軍航空隊著名隊伍，自參加上海戰事，先後被我軍殲滅百餘機，木更津全隊覆沒，鹿屋亦潰不成軍。日方於是積極補充，除自造外，并向某國購商航隊改裝，集中臺北松山機場訓練補充戰士，此項飛機，日人既不惜重資，自屬優良機械，以轟炸機而論，其最高速率每小時行二百七十英里，與德國水上轟炸機最高速率，每小時僅差十英里而已。日方對於機場建築，亦異常注意，多設高射槍礮及裝置防空偽裝，以爲我空軍雖有飛天本領，亦難實行轟炸，殊不知我國爲仁義和平之國，韓國有志青年，雖身爲敵用，心則叛敵。二二三漢口天空之戰，日機有二架被我迫降，中有韓人數名，自陳久願投效我國，恨無門路，乃請纓前導往臺灣轟炸機場，我軍知韓人受我革命主義薰陶，此意係出誠心，乃選擇能員往臺轟炸，參加者共有某某三隊，由韓機師擔任指示目標，我機師皆爲中國青年，分三隊起航，當起航之際，有在機場服務僑俄歸國某女士迫

於愛國熱情，亦扳登機上，參加殺敵，二二三之晨，機輪一動，有如大鵬衝霄，機場壯士，揚巾祝捷，及視平地，則民衆如蟻，競看我機雄姿，此時也，天風怒號，雲陰慘淡，又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感慨矣。及至海濱，我機齊齊低降在水面五十公尺上，低飛東發，狀如蜻蜓點水，又似海鷗成羣，於烟波中追撲浪花，及抵臺北機場，我軍認定目標，俯降投彈，任務完成，莫不 unsafe 飛返祖國。

（四月七日分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及四月二十日大美晨刊。）